國聞週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第十卷第四期要目

國聯最後掙扎……記者
如此十年！（續）……政之
隈伯夫婦……劉震東譯
斐律賓遊記……長汀江庸
中國方志考……張國淦
凌霄一士隨筆
刀（The Knife）……窘羊改譯

KUO WEEKLY WEN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重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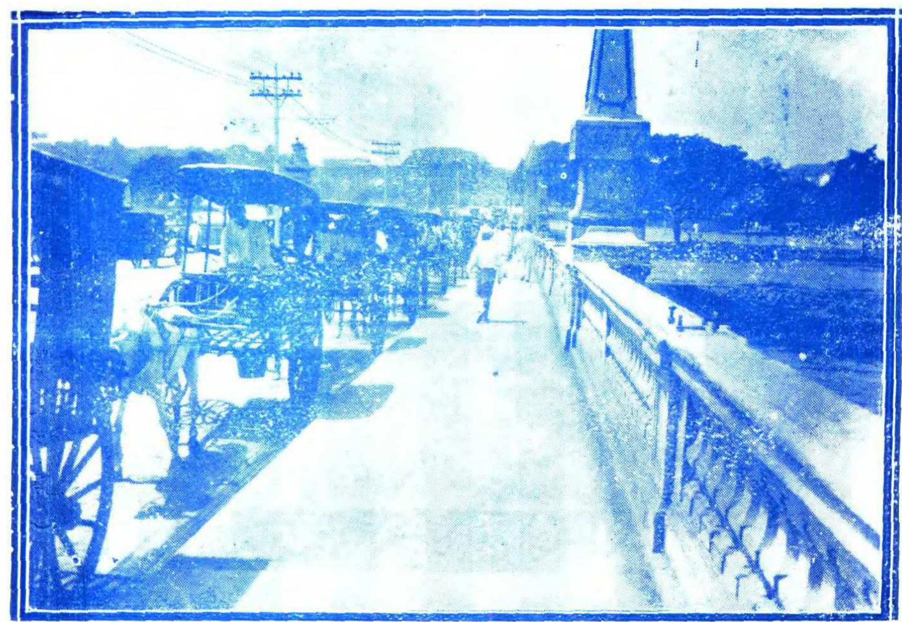
下行車

列車次數 開到時刻 站別	第七次 慢車各等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第一〇五次 特快膳車三等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第二〇一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第一五次 混合三等
北平前門 開	五・五〇	八・二五	一一・一〇	一四・一〇	一六・二五	一七・一五	〇・一五	二〇・四五
豐台 開	六・二四	八・五五	一一・四五	一四・四二	一六・五五	一七・四四	二〇・四八	三・一八
郎坊 開	七・四四	—	一三・〇六	一五・四七	—	—	三、〇八	〇・二〇
天津總站 開	九・二六	一一・一六	一四・三四	一七・二〇	一九・一六	二〇・一一	二三・四一	二・四〇
天津東站 到	九・三五	一一・二五	一四・四三	一七・三〇	一九・二五	二〇・二〇	二三・五〇	二・五〇
天津東站 開	九・四五	一一・三五	一四・五三	一七・四五	停	二一・三〇	二四・〇〇	四・五〇
塘沽 開	一〇・四八	一二・三二	一五・五六	一八・四五		開	一・一〇	七・一七
蘆台 開	一一・五四	一三・二六	一七・〇二	一九・四五		往	二・一三	九・五五
唐山 開	一三・〇二	一四・二四	一八・〇九	二〇・五三		浦	三・三四	一四・四五
古冶 開	一三・四八	一五・〇五		二一・三四		口	四・一四	一六・三〇
灤縣 開	一四・四三	一五・四五		二二・一七			五・〇六	一八・四八
昌黎 開	一五・五四	一六・三七		二三・一〇			六・一七	二一・〇六
北戴河 開	一六・四四	一七・一六		二三・四七			七・〇九	二三・二三
秦皇島 開	一七・一三	一七・四〇		〇・一〇			七・三七	二三・一五
山海關 到	一七・三五	一八・〇〇		〇・三〇			七・五九	二三・五〇
錦縣								
遼寧總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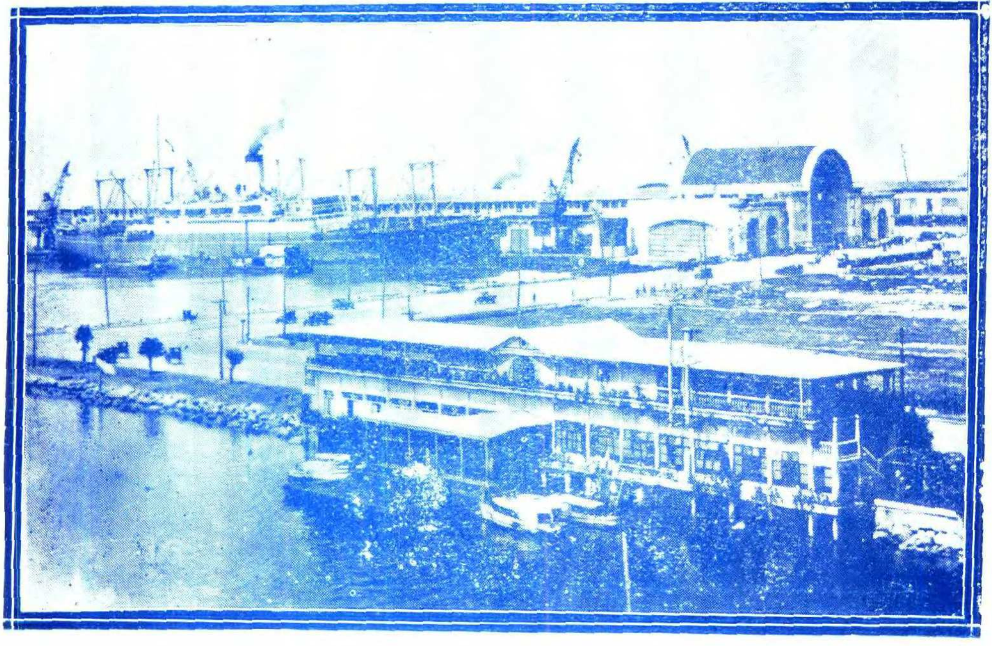
上行車

列車次數 開到時刻 站別	第一〇六次 特快膳車三等	第一六次 混合三等	第八次 慢車各等	第二〇二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第四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三・三〇	五・五五	自	九・一五	一三・〇〇	二一・五五	
秦皇島 開		四・二六	六・二三	浦	九・三	一三・二五	二二・二八	
北戴河 開		五、一三	六・五二	口	一〇・〇七	一三・五〇	二三・〇六	
昌黎 開		六・四三	七・四三	開	一〇・五〇	一四・二八	二四・〇〇	
灤縣 開		九・〇二	八・四九	來	一一・三八	一五・二〇	一・〇三	
古冶 開		一〇・四四	九・四七		一二・二五	一六・〇七	二・〇〇	
唐山 到		一一・五三						
唐山 開	七・〇五	一四・三〇	一〇・三三		一三・〇〇	一六・四五	三・二〇	
蘆台 開	八・一三	一七・二五	一一・五三		一四・〇五	一七・四五	四・三一	
塘沽 開	九・一三	二〇・二五	一三・一二		一四・五六	一八・五三	五・三三	
天津東站 到	一〇・一五	二三・三八	一四・二二	七・三〇	一五・五〇	一九・四五	六・三七	
天津東站 開	一〇・三五	〇・一五	一四・二四	八・〇〇	一六・〇〇	二〇・〇〇	六・五〇	九・一五
天津總站 開	一〇・四八	〇・三五	一四・三九	八・一一	一六・一三	二〇・一一	七・〇六	九・二六
郎坊 開	一二・三〇	三・二四	一六・一五	—	—	二一・二五	八・二八	—
豐台 開	一三・五四	七・一〇	一七・四七	一〇・四三	一八・〇四	二二・四	九・四三	一一・四五
北平前門 到	一四・二五	八・一七	一八・二〇	一一・〇九	一九・一五	二三・一五	一〇・一〇	一二・一三

斐律濱馬尼剌景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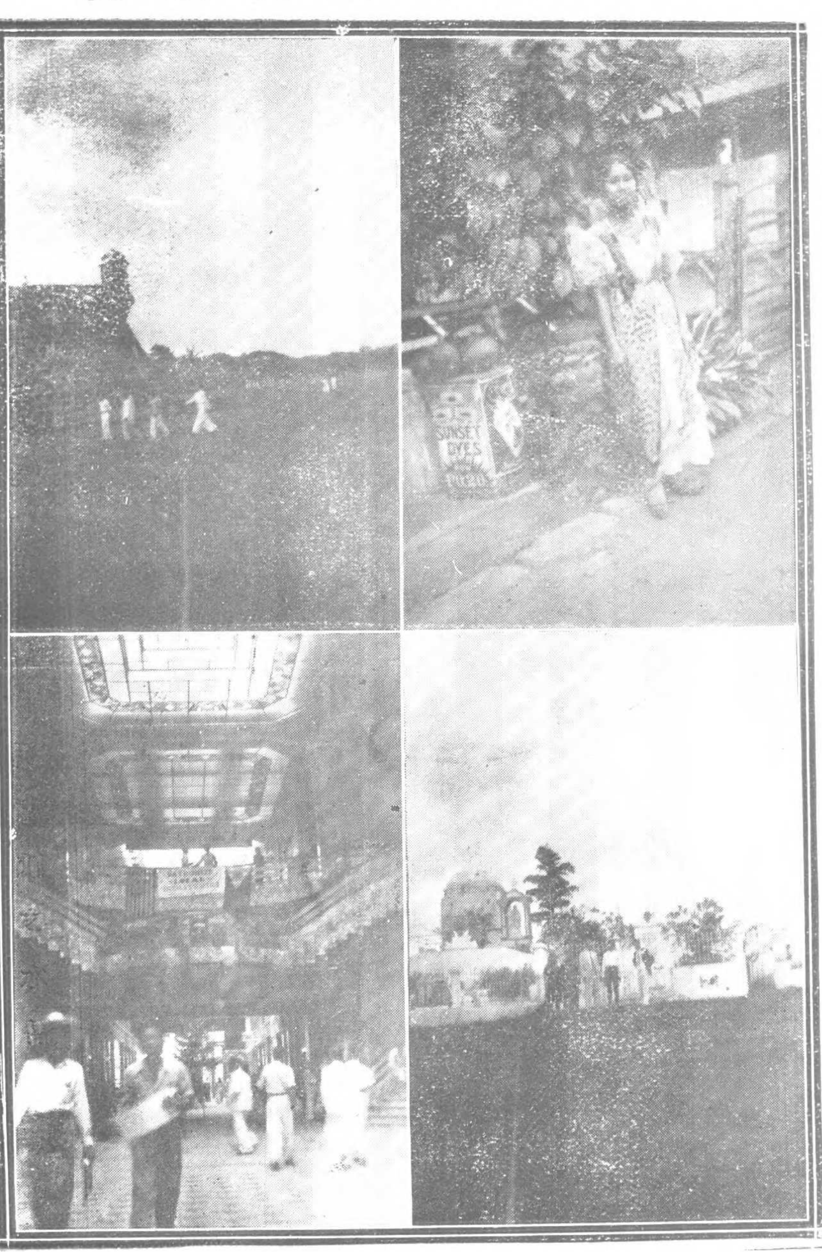


馬尼剌之瓊士橋（請參讀本期江翊雲先生之斐律賓游記）



馬尼剌之船埠為遠東之最大者

斐律濱馬尼剌景物



馬尼剌西班牙古城之一角

馬尼剌之村女（參讀本期斐律濱游記）

馬尼剌之水晶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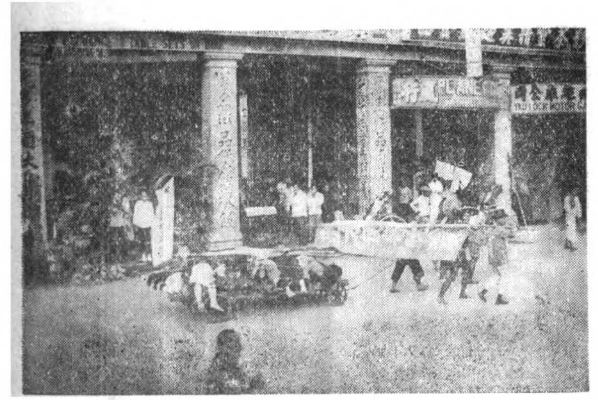
馬尼剌美人之墓地

時人彙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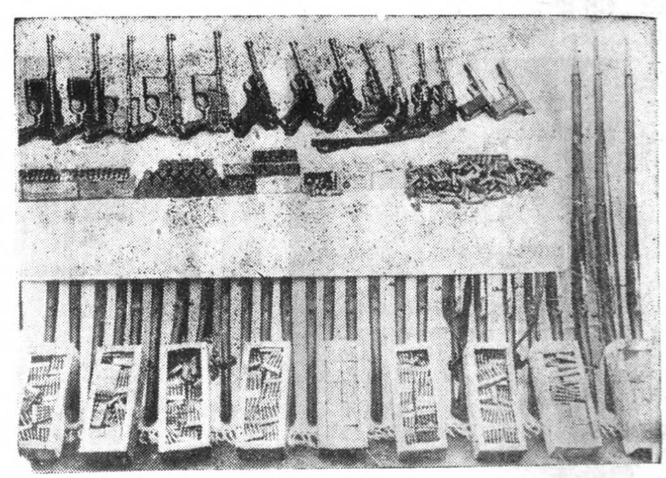


石志泉

石志泉，年四十八歲，湖北孝感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士，歷任奉天高等審判廳推事，庭長，大理院推事，司法部編纂，修訂法律館總纂，副總裁，調查治外法權委員會專門委員，司法次長，國立北京法政大學教務長，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院長，法律系主任兼教授，國立北京大學法律系講師，現任司法行政部常務次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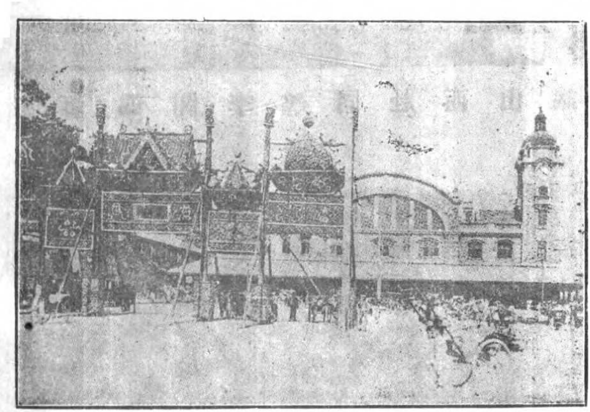
廣州共黨案殘殺之慘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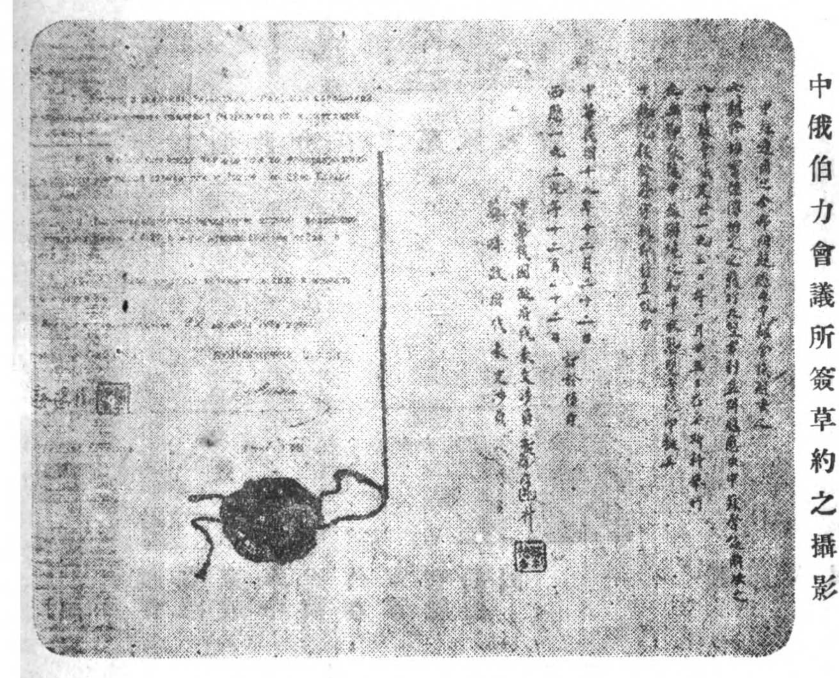
北平搜調俄使館所獲證據之一斑

如此十年

（續）



北京車站歡迎張作霖之彩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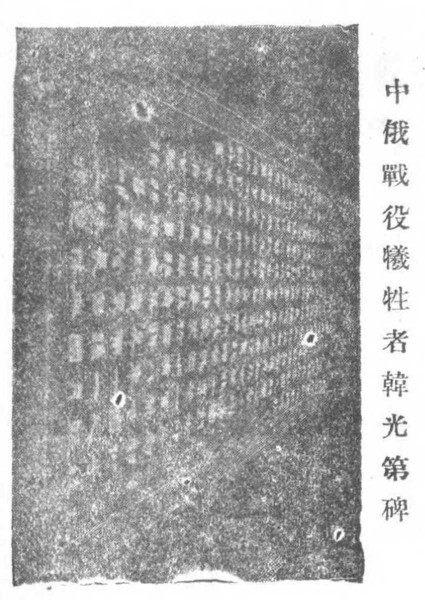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西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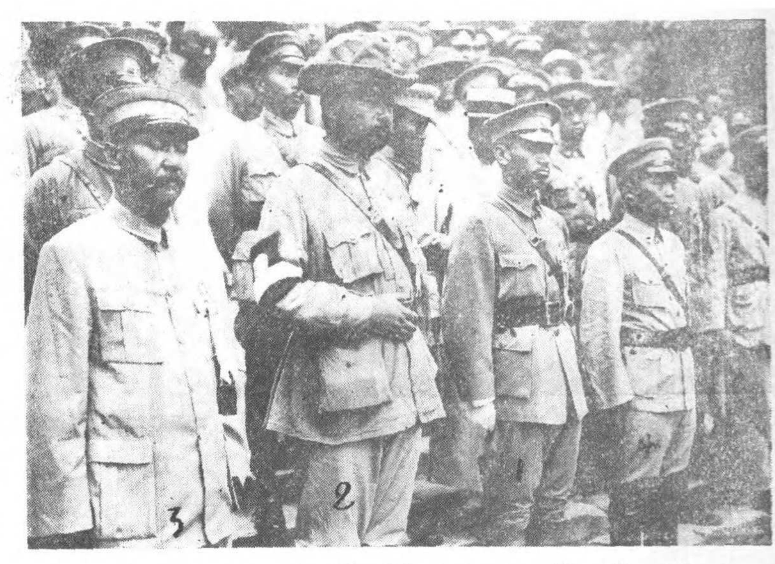
中俄伯力會議所簽草約之攝影



廣州共黨案屍體之清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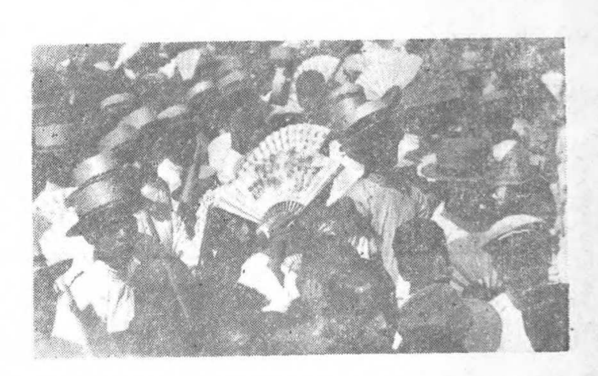
中俄戰役犧牲者韓光第碑



蔣馮閻李等同赴西山謁陵



鄭州人民為避炸彈所挖之地窖



天津歡迎蔣介石之羣衆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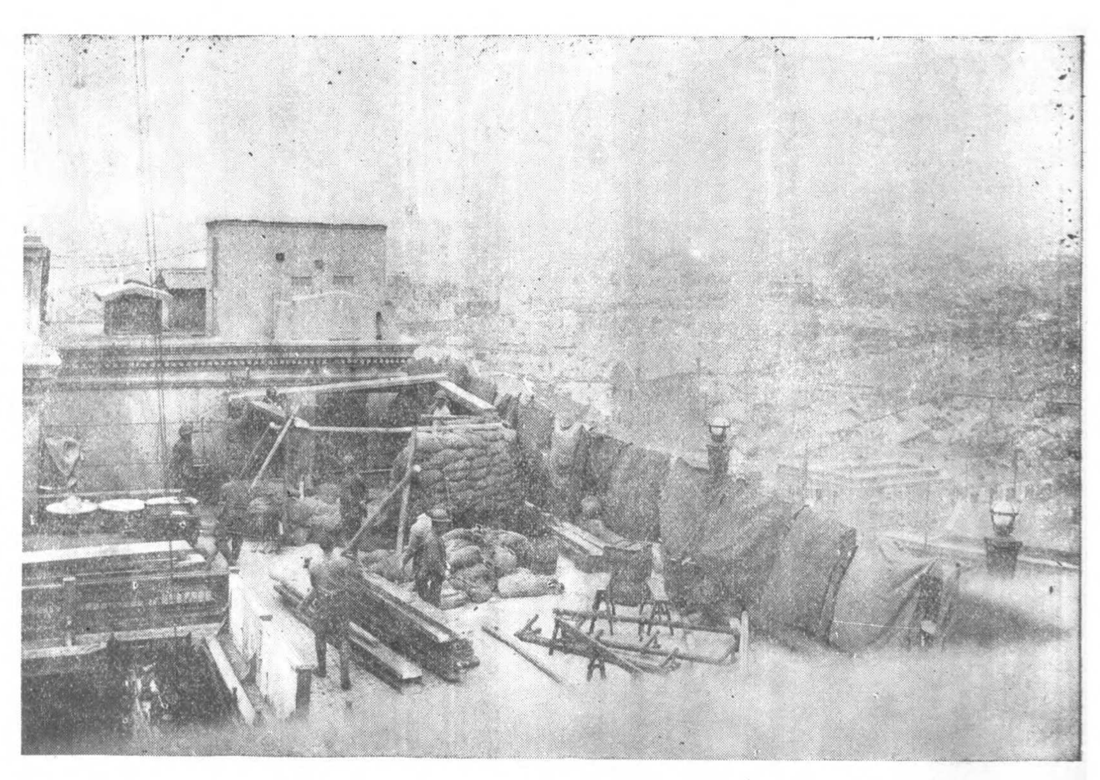


張作霖離京赴奉中途被炸奉軍軍官紛紛遷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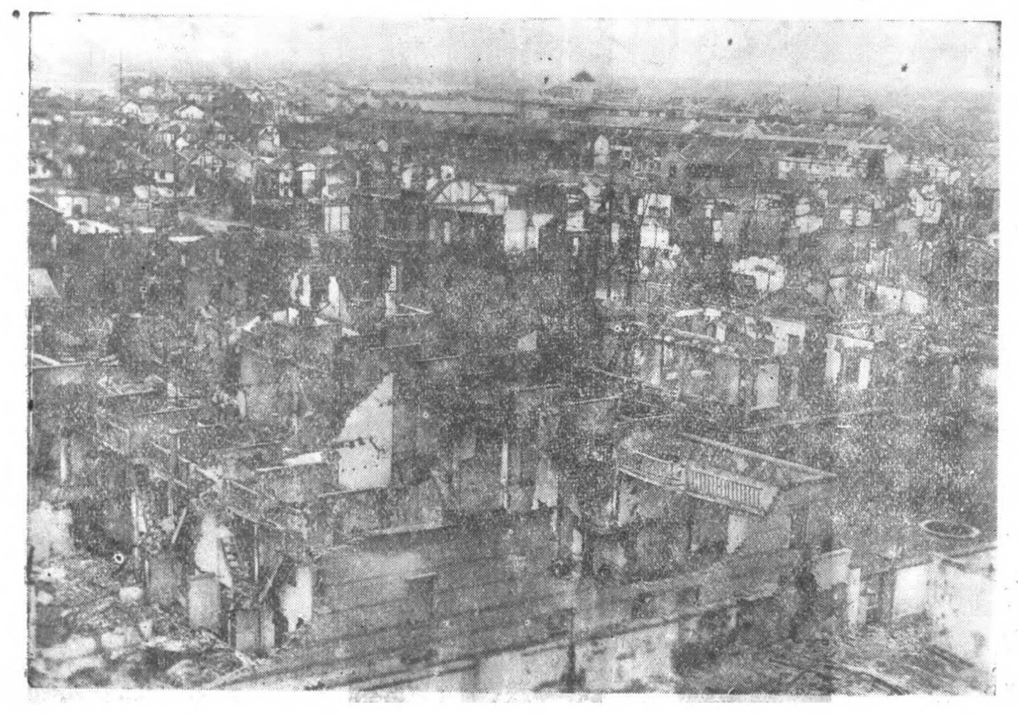
九一八日軍占瀋陽後把守東三省官銀號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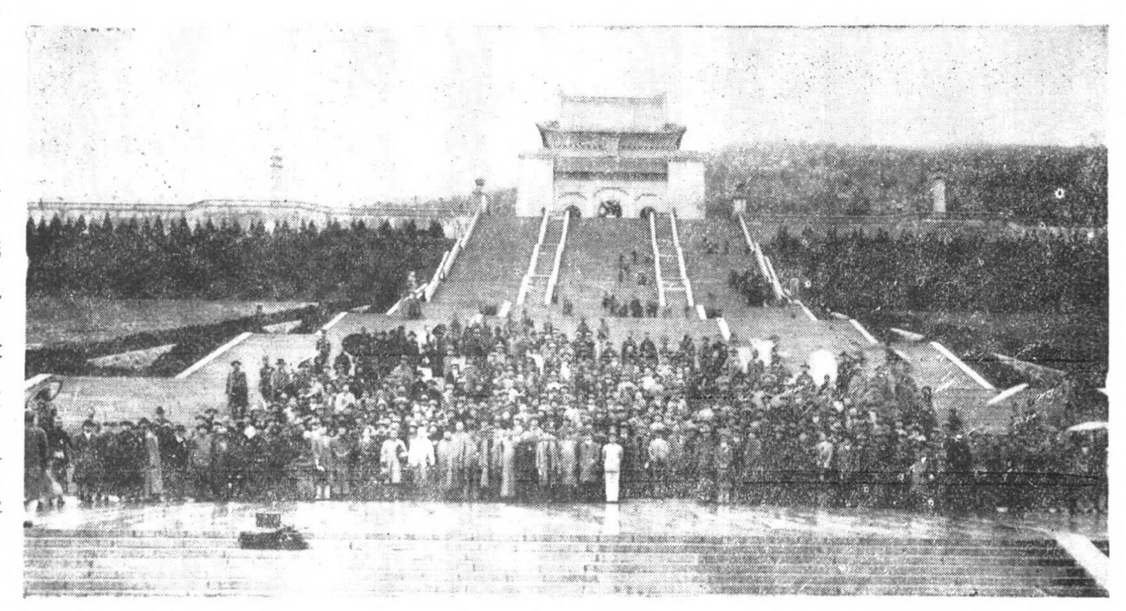
胡蔣交惡後胡被監視此爲胡氏偕女木蘭由京赴滬在車站所攝也



天津事變時日軍在
中原公司屋頂架砲



一二八上海事變後敵機
焚毀民房遂成一片瓦礫



國民會議全體代表赴孫中山墓謁陵時攝影



滬戰發生各國商業停滯英艦長幹旋其間因開停戰會議此爲首次會留影



遠涉重洋來東方調查中日事件之萊頓爵士調查一行



巍巍雄關世稱第一元旦砲響屏藩乃撤吾人睹此和平時之山海關實不勝其悲憤塡膺也



國聞週報

第十卷第四期目錄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廿二日出版

插圖【斐律濱景物數幅】
國聯最後掙扎……記者
如此十年！（續）……政之
隈伯夫婦——新社會之前知者……劉震東譯
斐律濱遊記……長汀江庸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記者
一週間大事日記……記者
論評選輯
抵抗與爭鬪……上海申報



國人應如何助戰——上海晨報

闢中日直接交涉之幻想——天津大公報

法日協定尙存在乎？——天津大公報

假如我是蔣介石——獨立評論

采風錄——國風社選

中國方志考——張國淦

凌霄一士隨筆……

戲劇

刀(The Knife)(續)——穿羊改譯

附錄

民國十九年二十年財政報告(續)

時人彙誌(石志泉)

國聯最後掙扎

記者

十九國委員會一月八日公布之決議草案，向以英外長西門之意見爲中心，近又有國聯秘書長德留蒙之修正案，更充分容納日本要求。甚至即此，日本猶加反對，故十六日開會之十九國委員會，毫無進展，認爲有暫時休會之必要，最近期內，勢將召集大會，援用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自行決議一建議案。而日本之拒絕接受，早在意料中也。今後問題，厥爲反求諸己，誓與暴日同歸於盡，國家生命，或尚有一線希望。

一、國聯最後努力

十九國委員會於休會期間內與中日兩方之磋商，實際上僅德留蒙一人與兩方談判。西姆斯則自日內瓦返比後，因國內政局關係，無暇分身，迨十三日始由比京抵日內瓦，旋即與德留蒙商談一次。德留蒙提出妥協方案後，國聯中表示較爲樂觀之態度。妥協方案之要點，以十三日與日代表杉村談判爲中心。

德留蒙修正案

十三日日代表杉村與德留蒙會談，決議草案，謀製成日本可以接受之方式。雙方成立諒解之點如下。（一）調解委員會之構成，以少數國即英．法．德．義．比五國爲限，中日兩國不參加。（二）招請美國參加問題不撤回，但須將招請美國等之明顯的字句，改爲招請與中日有利害關係之聯盟國及非盟國之字句，如是遂得招請美國參加。（三）直接交涉之字句可以不使用，但須承認直接交涉之精神。調解委員會爲援助中日紛爭之根本的而且澈底的解決而提出建議，關於理由書，則完全廢棄理由書之形式，而改爲主席之宣言，（關於此點大體漸趨一致）。又理由書最末項之「滿洲國否認」云云之字句決定刪除。大會續開至中日紛爭解決爲止。調解委員會於必要之時隨時向大會報告，國聯對於中日問題雖強硬主張其有關係之點

但若改為主席之宣言，實可減輕重担。且於某種程度又可使日本滿足。

主席宣言草案

國聯秘書長德留蒙所擬主席宣言草案以十九國委員會決議草案之理由書為基礎而加以修改正者，全文如左。

㈠國聯大會對於十九國委員會，得依據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之決議，委託其(甲)研究萊頓調查團報告及兩當事國意見書，並在大會中所表示之各種意見與一切提議。(乙)且依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行政院會之決議，起草移交大會討論之關於糾紛解決方案，(丙)而命其速向大會提出議案。㈡關於中日兩國糾紛之一般的情勢，已在萊頓報告書最初之八章中，記述其事實。㈢但現認為尚未至十九國委員會將關於本案的糾紛事實之意見，向大會陳述之時期，何則，以依據盟約第十五條第三項，被付託此項問題之大會所負義務最初在用調解方法而圖其解決故也。㈣是故當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第三項繼續努力進行時、大會方面自不得不採取愼重態度，此所以十九國委員會本日向大會所提出之決議案，僅限於記述之程度。㈤十九國委員會，當以依據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之決議，而在發生糾紛之當事國同意之下，作解決本案糾紛之準備為其任務。㈥十九國委員會為依其所負任務，以當本案糾紛之實際的情形起見，得由其委員中設立受有一定限制之小組委員會，俾助其根本解決兩當事國間之問題，而該小組委員會，更得提議束請其他加入國聯國家或非聯國國家，參預其事業。㈦該小組委員會，為遂行其所負任務起見，得享有採取一切必要措置之權限，並聽取專家意見，或使專家參預其事業。㈧該小組委員會各委員關於本案糾紛之法理的問題，得依據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之決議，關於事實問題，得認定調查團報告書最初八章所記述各節，但對發生糾紛當事國之意見書，則宜加考慮，關於其解決糾紛方法，亦宜依從如第四項所舉之調查團報告書第九章所列各原則。㈨十九國委員會之報告向大會提出後，大會當即據此請求關於解決糾紛之適當措置。並極冀十九國委員會為避使解決本案糾紛上發生困難起見，不主採取與國聯盟約非戰



僞國傀儡不安定之座位—Kladderadatsch (Berlin)

公約九國條約及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之決議暨本決議案所含有之諸原則不相容之措置。』

十九國特委會之原來草案中國已嫌其過於軟弱，故提出修正案，注重不承認滿洲國及日本之破壞國際條約各點。德留蒙之方式，對中國所提各點均被抹殺。再則原來決議草案之理由書，改爲主席宣言，絲毫無法律之拘束力量，乃完全遷就日本者也。德留蒙十四日即以此修正草案交中日代表，徵詢各國政府同意。十九國特委會主席西姆斯十三日返日內瓦，即往晤德留蒙，對彼所持調解方式之見解，頗爲同意。

我提嚴重質問

德留蒙雖曾與我代表顏惠慶博士作幾度晤商十九國委員會決議案修改事宜，但德留蒙迄未將決議草案交中國代表團。蓋氏主張先與日本代表團擬定一折衷辦法後，再要求中國代表之同意。顏惠慶十六日有公函致十九國特委會主席西姆斯氏，內稱中國代表團感覺，應再行聲明中國代表團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對於決議草案所提出應修改各點，及附帶說明害，中國方面認爲異常重要。同時中國代表團方面近來得有報告，謂決議案草案原文，已有修改，按中國方面所提修正各點，純係根據草案原文，如原文既有修改，而對此項修改情形，十九國委員會並未通知中國代表團，中國方面對於此事，異常注意。如外間所傳屬實，即所修正處對於糾紛國中某一方，確有不公之處，則中國不能接受所謂和解辦法。顏氏末稱，彼深望主席西姆斯氏立將實在情形，詳細通知中國代表團。故對德留蒙之措施，頗爲不滿。十九國委員會中有多數委員亦反對此次德留蒙私自與日代表協商修改決議案草案事，感覺任何人在未得委員會同意前，不得擅自修改決議案草案。

二、調解完全絕望

十九特委會議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十九國委員會決議休會至一月十六日再行開會。十六日午後四時在國聯秘書廳開會。出席者如下，秘書長德留蒙，主席西姆斯，各國代表爲西門（英國），馬希格里（法國），凱勒（德國），比干克里（義大利），加萊（巴拿馬），蘭格（挪威），斯亞列斯（墨西哥），賴新斯基（波蘭），西前斯基（捷克），馬斯特（瓜地馬拉），李斯德（愛爾蘭），西拉布（西班牙），基塞特（哥倫比亞），班連尼（匈牙利），巴斯干西洛（葡萄牙），威斯特曼（瑞典），莫他（瑞士），匈斯麥（土耳其）。反日激烈之西班牙代表馬達里亞加，捷克代表之貝尼斯等皆不與焉。斯日開會時，秘書長德留蒙對於中國首席代表顏惠慶博士之質問書，有所解釋。德留蒙否認彼對於決議案草案有修改提議說，彼謂在國聯

秘書應供職之日本某秘書，曾詢彼十九國特委會能否接受某種提議，而彼之答覆，則極爲普通，與答覆任何其他國聯盟約國者相同。因之有人建議，於特委會散會後，由特委會正式否認該項消息，但結果決定由特委會發表一普通之通告，並決定致覆函與顏惠慶博士，解釋眞相。並謂十九國特委會並未向日本有所建議，同時並表示十九國特委會決不長此稽延，而不能決定，即根據盟約第十五條採取第二步工作。愛爾蘭代表李士德指陳，每遇委員會休會期中，輒遭遇一兩次戰事，此次休會亦非例外。愛爾蘭等之二三小國代表與中國取同一之態度，此等代表由純理論批駁不得任意改竄更改十九國委員會正式任命之起草委員會所製之決議理由書草案，而對於德留蒙之越權加以非難。西門爲緩和小國代表，聲稱中日紛爭事件於從來之會談業已完畢，現在之和解手續倘失敗，惟有移入於採用第十五條第四項等語，加以勸解。又西門以現在之大勢既已如此，似已抱最近召集大會報告和解手續失敗經過之觀念。會後主席西姆斯亦謂此爲調解之最後機會。

會後發表公報

十六日十九國特委會於晚七時二十五分，發表官報如下。特委會主席西姆斯氏曾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聲明，十九國特委會認爲除非竭盡一切和解方式，及充分表示彼等之忍耐性，該委員會未能盡其職責。本日特委會重行追認此種主張，但覺如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三款所規定之工作，不幸而告失敗，則該委員會將不得不儘速根據國聯全體大會去年三月十一日所通過之決議案，依照盟約第十五條第四款，擬就報告。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開會時，該委員會覺由特委會主席及秘書長之斡旋兩糾紛國談判之進行，或稍需時日，自十二月二十日以來，該項談

不知死活之日本（英報）

判繼續在進行中。除中國方面有提案外，別無其他新提案。

日本代表團與主席及秘書長晤面時，謂日本代表團正與日本政府磋商新提案，一俟有所決定，即提交十九國特委會。並稱於四十八小時內，可有方案提出，因擬於最短期間內，確定國聯全體大會能否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第三款，完成其工作。十九國特委會認爲目前有暫時休會之必要。

路透電謂會議對報界所發表之公報，對於德留蒙否認爲修正案之主動者一節，顯極含混。但無論如何，調解之希望，則確已失敗。此後趨勢，將由十九國特委會報告國聯大會其任務失敗之經過情形。然後由大會依照會章第十五條第四款，草擬報告。大會報告諒將根據十九國特委會之決議及其附帶聲明書。亦即根據萊頓報告之建議。

三、日本仍然反對

日本對於國聯仍堅持其一貫漠視之方針。佐藤前與西姆斯會見之際，西姆斯稱，國聯爲保持其本來之權威，斷行保全中國之領土，並將招請美俄參加調解委員會。對於中日問題，始終堅持由國聯處理之原則。杉村與德留蒙會見，德留蒙則謂，若照日本從來之態度，國聯對日本之折衝，究無達到妥協點之可能。日本外務省對於上述之表示，決定仍根據始終主張之「滿洲國」存在爲既存事實，及處理中日紛爭，離開國聯之手，而行直接交涉之二大鐵則。杉村與德留蒙折衝經過之詳情，已於十三日到達日外務省。對於日本從來之主張概行容認，對於日本萬不能受諾之點，已予以大部分之刪除。日本所感覺爲不穩而且最危險之決議理由書，亦已改爲主席宣言之形式。不附帶大會之意見。日外務省對於德留蒙案之見解如下。（一）以萊頓報告書第九章之諸項爲新委員會討議基礎之事，其任務頗爲曖昧，因該條項中之第七項有許滿洲自治之事，顯明爲日本所不能受諾，故新委員會應改爲第九章中有多少有益日本之處。（二）倘正文中不能照上述明白的記載時，則應明確的表明委員會之實際的事務，不依照該條項。（三）招請非聯盟國之事，與決議案之趣旨矛盾，因決議案曾經規定小組委員會係依據盟約第十五條第三項而行動，故若加入美俄，豈非超越國聯帮助中日直接交涉之程度，似此前後矛盾，殊不能不撤回。（四）委員會以萊頓報告書之原則有適用於遠東事態之權限云云，殊與其前章之尊重中日直接交涉之言相矛盾，故對於適用之解釋，應悉諸中日兩當事國。（五）中日紛爭無論如何，應由中日直接交涉解決，國聯之小組委員會不過係旁觀者之性質。日政府對日代表之回訓要點如下：㈠主席宣言案，因不付與大會之裁決，在法理上雖不足成爲問題，但其實質上，則爲第一

決議案之基礎，故其內容中，有使日本感覺將來危險之事，殊應要求修正，以期對於第一決議案貫澈最明確的修正要求。至第二決議案不妨遵從德留蒙之提案。㈡招請美俄參加之件，顯明於國聯規約上無根據，故無論如何加以反對。㈢小組委員會之權限，對於中日紛爭之解決權，無論如何採取使國聯放棄之立場，其字句任何形式皆可，要之，須尊重中日直接交涉主義。㈡小組委員會之審議材料，採用萊頓報告書中之最初八章，及解決方法採用該報告書第九章十原則爲前提之事，認爲危險，故應僅以參考的性質視之。

四、我堅持去年主張

日內瓦顏顧郭三代表十二日呈政府，請出兵收復榆關電。全文長約四五百字。當局對該電異常重視。此事國聯中人大爲震動。十四日中國代表顏惠慶發表中國政府致辛丑條約國照會內容，國聯方面認此項照會，足以表示中國有將竭力抵抗日軍侵勢之決心。

汪院長言抵抗

行政院長汪兆銘十二日在日內瓦發表宣言，全文如下：

『中國對於暴日侵略，確定交涉與抵抗並行之方針。所謂交涉與所謂抵抗，雖似相反，實則相成，蓋中國爲國聯會員國之一，有遵守國聯盟約，確保世界和平之義務。雖遭日本侵略，此志不渝，並深信國聯

會員國之各國，及簽字於華盛頓條約，凱洛格非戰公約之各國，亦必以遵守國際公約，確保世界和平爲重，對於日本之侵略，必能確定有效之辦法，而實施之，以期達到此項目的，所以中國始終信任國聯，聽候解決，此爲交涉之本旨也。惟在此期內，日本如侵略不已，中國爲領土主權，人民生命財產計，斷難坐受其侵陵，不能不奮起而爲正當防衛，此爲抵抗之本旨也。交涉與抵抗，實爲相須而行，缺一不可。中國自遭暴日侵略以來，一面報告國聯，聽候解決。一面申命封疆將吏，盡其守土之責，不挑釁亦不屈服，其理由根據，實在於此。自九一八以來，國聯對於東北事件所有決議，日置若罔聞，中國政府及人民，一面極憤日之橫蠻無理，一面對於國聯之優柔不斷，不能不十分繫念。自一二八事件後，全國憤怒，更達於極點。十九路軍奮勇抵抗於淞滬。全國風起雲湧以從之。然其遵守國聯盟約，確保世界和平之志，依然不改。故於一面極力抵抗之際，仍一面歡迎國聯調查團之來，所以期得公道與和平之解決。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發表後，對於日本之無理侵略，滿洲僞組織之傀儡行動，闡發無遺。眞相既明，公論遂定。中國政府及人民雖對於報告書所擬辦法，不無意見異同，致憾於辦理雖明，而制裁之力仍薄弱。然亦無不願接受其大體意見，而開誠商量。而日本對之，則悍然不顧，倒行逆施，日以加甚。明知十九國委員會將於一月十六日開會，而竟於一月二日聚海陸空軍之力，毀山海關，重挑戰釁。此舉不但使中國政府及人民深知日本決無覺悟之時，非竭其全力與之爲殊死戰，決無以自拔於危亡。同時並使中國政府及人民對於國聯之能否履行盟約，確保世界和平，認爲已至於最後之

界線。倘國聯至於此時，尙不能確定有效之辦法而實施之，則中國政府及人民向來所持交涉抵抗並行之方針，將自覺其不能繼續。質言之則所謂交涉將至於全然絕望也，抑此不獨關係於中國之危急存亡，即國聯自身存在之價值，亦有繫於是。國聯基于維持世界和平之目的，而發生存在。若對於中日兩會員國之爭端，不能爲公正之判斷與有效之處置，則原來之目的，似已違反。且此後若有效尤者，未知何以制之？是和平之理想已成泡影，而侵略戰爭正無已也。中國向爲愛好和平之民族，日本宣傳中國人民抵制日貨之舉，此係日本之侵略中國使然。日本不求其所以然，而但欲中國政府强制取締人民爲其消極的愛國之舉動，甚且認此種愛國之舉動，爲擾害生命和平尤甚且擴大宣傳，謂中國國民黨之民族主義，爲危害世界和平，殊不知中國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內容，見於總理孫先生民族主義講義，凡基於博愛平等之理想，勗中國民族盡其文明國民應盡義務，以期享受文明國民應得之權利。以中國之自由平等爲基礎，以世界大同爲究竟，正有裨益於世界和平者，何危害之有？惟吾人不能不鄭重聲明者，中國固愛和平，然所愛者爲正義之和平，公道之和平，若欲以暴力迫害中國，使陷於屈服之深淵，則中國民族不能不爲正義之和平與公道之和平，而不斷的奮鬬也。日本方而之宣傳謂中國無組織，無現代國家所具備之能力，吾人對此等誣蔑，多不能承認。即有一二近似，吾人並不諱言。且吾人現在正努力以改善之矣。吾人尙不能無言者，數十年來中國進步遲滯，其最重要之原因爲何，非日本阻礙之力乎？』

羅外長之談話

關於國聯十九國委員會對中日問題最近之措施，外交部長羅文幹十七日發表談話如下。去年年終，國聯十九國委員會所擬之決議草案與理由書，中國業已表示不滿，並提出修正各點，而日本於國聯休會之時，竟復攻占山海關，九門口，積極準備攻擊熱河，並威脅平津一帶，國聯鑒於日本之積極侵略行動，早應認識中日問題已無調解餘地，而即採取有效步驟，以制裁日方之暴舉。乃最近國聯方面復將上年所擬之決議草案再加修改，減輕其力量，商請日本同意，而同時不與中國接洽，一若決議案如經日本同意，中國政府必可接受者。此事業經中國代表團向國聯警告，聲明中國仍堅持去年之主張，如決議案違反我方主張，萬難接受。並對於國聯先與日方接洽，聲明異議。現我方深信國聯不致不顧其自身之地位，而遷就侵略者之意思。但如國聯强令中國接受不能同意之決議，則政府必致堅決之訓令於我代表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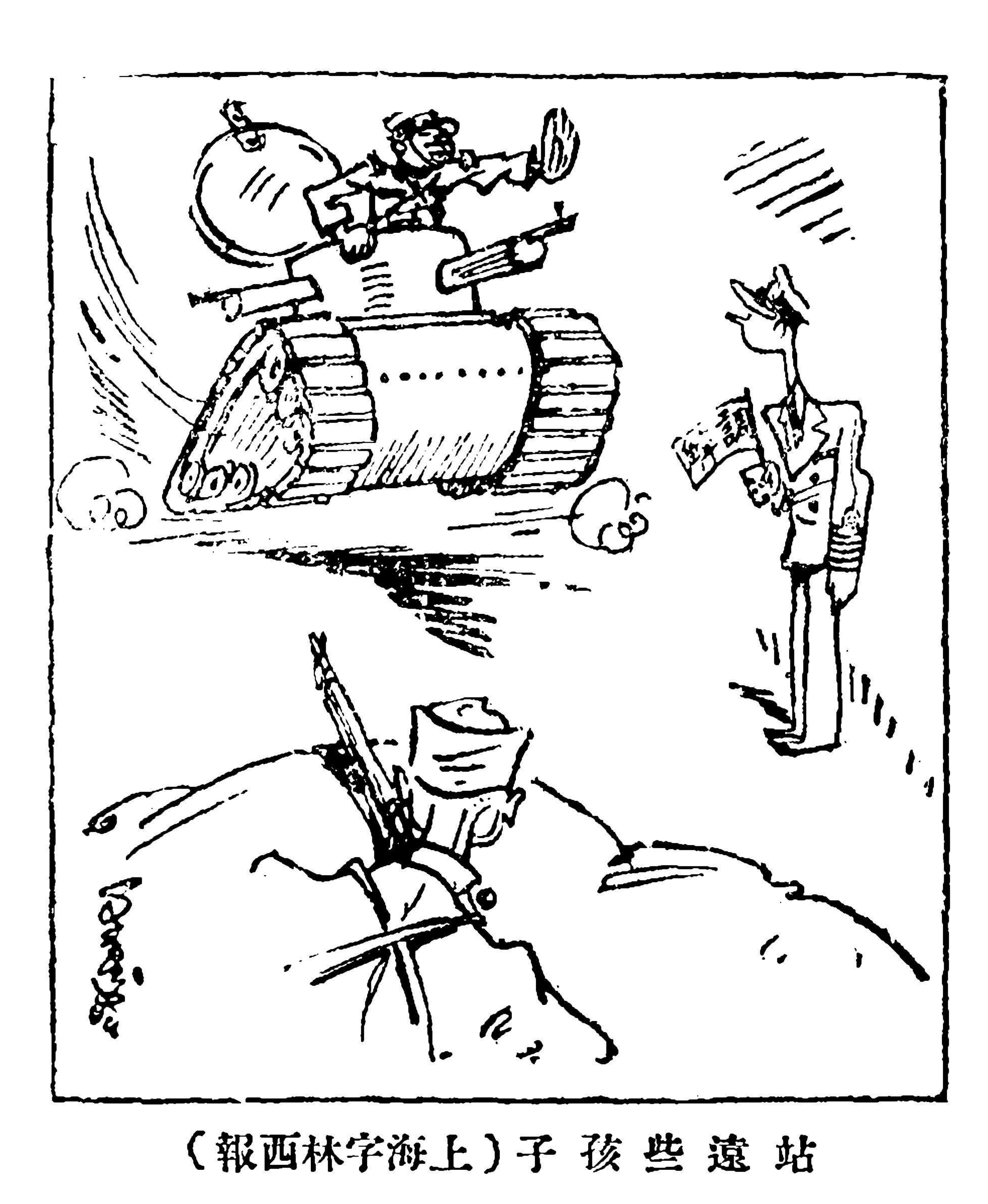
十七日晨我顏顧兩代表訪十九國委員會主席西姆斯，對中國政府態度有所闡明。並稱中國政府決不能接受任何不否認『滿洲國』之決議案，即有妥協方案，如不得中國政府同意，則進行如趨決裂，中國政府不負其責。

五、英美列强態度

英國企圖調解

十九國委員會決議草案，固以西門之意見爲中心，即德留蒙案，又何嘗非英國

所主持。十二日駐日英大使又訪日外相內田，傳達西門關於對日妥協問題之意嚮。十三日倫敦「泰晤士報」評論在滿洲（？）之戰事時，稱日軍最後目的，無疑在占領熱河，外方對此戰事之直接關切，即望其爲地方問題，勿擴大至中國本部。日方計畫，今後認山海關爲中立地帶，頗足讚揚，可證



站遠些孩子（上海字林西報）

明其和解精神。倘今提議中之中國政策之變更，爲有意求歐洲列強協助，可斥爲嚴重的錯誤計算，但倘今戰事擴大至平津附近時，則列強頗難坐視，或將經由國聯採取一致行動云。十七日「泰晤士報」討論滿洲情勢時，稱國聯如能使中日

兩國對滿洲前途，觀點一致，將爲一實質之勝利。國聯不能貶損其原則，亦不能含糊塞責，必須宣布其意中認爲適宜之解決辦法，使滿洲人民繁榮，並使中日俄三國能維持善鄰關係云。頗能代表英國政府對中日衝突之意見，顯然左袒日本。保守黨保持緘默，仍企圖調解。十六日十九委會，西門首先倡議，如日方答覆不能認爲滿意時，可進行第二步驟。此節頗堪注意。

但英國輿論多數主張正論。十三日英國國聯協會舉行緊急會議，萊頓・張伯倫（前任外長）及其他名流均出席，會議通過議案，催促國聯採取有效方法，解決中日爭端，並立即接受萊頓報告書，迫促雙方以該報告書爲基礎，進行談判。同時指派委員會駐衝突區域內，以便隨時向國聯報告事態之發展情形。十四日英國名流及著名教士，如約克大主教，里朋・沙利斯伯里與卜萊福各地主教，魯拜與哈羅學校校長，著作家韋爾斯，前工黨內閣勞工大臣彭菲爾德女士，穆雷教授等，致函國聯，要求倘日本不願撤消承認「滿洲國」，國聯大會應依照會章第十五條第四項，迅速製成事實報告。繼稱日本罔顧國聯會章，亟圖侵熱，「滿洲國」若不正式否認，將成國聯之慘劇，而開洛格非戰公約及國聯會章所構成互相保障和平之制度，亦將隨之崩潰。日本如猶拒絕談判之

原則，阻碍十九國特委會調解之進行，並堅持「滿洲國」之承認絕對不可撤消，並造成一不可更改之既成事實，則國聯大會應依照會章第十五條第四項，迅速發表報告，吾人認為報告應根據萊頓報告書明白宣告反對承認「滿洲國」，吾人並認國聯大會應從速詳察遠東局勢，決定應再採取之步驟。

十四日英自由黨機關「曼哲斯德衛報」著論批評日本對中國之態度謂，根據國聯盟約，日本二年內不能退出國聯，如日本撤退駐國聯代表，仍負有對國聯之義務，如其他會員然，如國聯提出報告，該報告由會員國大多數通過，而被日本反對，則中國可于二月以後，向日本宣戰，屆時將得國聯其他會員國之協助，祇由經濟觀點而論，日本不能退出國聯而蒙受其影響，因其國內經濟情形，極為不定。

十六日曼哲斯德衛報，評中日問題，對於國聯及英政府之稽延不決，異常憤慨。該報稱日本對于中國之侵略日甚一日，而和解空氣仍屬濃厚，結果必使中國失望，認國聯為廢物，國聯至今仍未能主張不顧任何犧牲，履行萊頓報告書之建議，實令人不解，將來非日本屈服，即國聯屈服。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以來，英國政府堅持放任政策，適中日人之計，其故安在，試問獲罪中國及與美國政策背道而馳，與英國究有何益。

十六日「每日電訊報」社論，評本日十九國特委會開會事，稱歐洲列强，對日無採取制裁意嚮，俾其將滿洲歸還中國，此節為舉世所週知。日本更無不知之理。主要反對日本之美國，無論獨立的或與國聯合作，均將不採此手段。該報又稱，德留蒙建議，全般事件之應付，由十九國委員會轉移於由七人組成之較小委員會之手，希望此議，在日內瓦能被接受，小國中或許有人表示反對，但在此種影響遠東和平之嚴重事件中，應由肩負責任者決定云。

十五日英著名記者施蒂德氏在「星期泰晤士報」著文，稱「明日在日內瓦國聯球場上，開始球賽，較頃間澳洲所舉行者，更為重要，此項比賽將藉以明瞭國聯於處理國際糾紛時充當裁判員之聲望如何，除非日本較肯通融，或列强放棄國聯盟約，則十九國特委會與國聯大會須將先後決定，是否應採用萊頓報告書，以及如何遵行該報告云。

美恪守舊方針

十六日美國特向全世界聲明美政府仍堅守原有宣言，不承認日本在華憑藉武力之所得。國務院已通電駐歐各外交代表，申明此旨，但亦附帶聲明，此電並非照會各國，僅予各駐外代表一種南針，遇有來詢美國態度者，告以此旨而已，國務院中人言，美政府已接報告，外間認美國遠東政策漸見軟化，深恐此種傳說將

令歐人贊助美國不承認政策之心受有影響，故特授權各駐外代表，不論何任人來詢及此事者，即告以此旨可矣。此外又聞歐洲政治家因鑒於美國不願正式參加十九國委員會之討論，亦曾非正式探詢美國是否對於不承認政策準備讓步，因是美政府有此聲明。惟美政府此種聲明，適發於十九國委員會重行召集之日，自可認為具有重要意義，此項通電，曾得當選總統羅斯福之贊同，足徵羅氏亦同具此政策。民主黨政府將不變遠東政策，於此得一明證。美國雖未積極參加十九國委員會之工作，但委員會之一舉一動，國務院隨時得駐瑞士大使威爾遜詳細報告。美國務部否認胡佛總統曾訓令駐英大使米隆通知英政府，謂據美政府意見，國聯對中日糾紛之和解方針，已經失敗，國聯應按照盟約進行云云。惟國務部承認，視國聯和解為無效，國務部對於其認為國聯之問題，不擬加以干涉。該部並覆述在國聯重新開會討論此項問題之頃，對於不干涉政策，認為極關重要云。

法國圖謀和解

十三日法下院開會，討論遠東問題，及國聯之處理，議員芳丹尼．穆蒂樂．貝里及德狄托司德等，相繼提出質問，法政府是否仍有意遵守關於管理中國勢力範圍之一九〇七年六月十日之法日協定，或認該協定已為華府條約所替代，彭氏答稱，此項問題之討論，應延至國聯應付遠東問題以後。彭氏鄭重陳述，法政府如先國聯陳述其立場，將陷於窘迫地位。法國在日內瓦之態度，將不取決於政治權宜之理由。法國意欲與日本維持友誼，而對於中國獲取自由之努力，亦表同情。故法政府目的，將為圖謀實現此遠東兩國間之和解。即決定將此項質問之辯論延期。社會主義黨芳丹尼要求在十九國委員會恢復以前，下院應開辯論會，謂前年日本侵略東北，去年三月成立「滿洲國」，借以分割中國，此時又攻熱河，實觸犯日內瓦協定，國聯之責任何在。德狄托司德謂，國聯只處理有組織之國，而中國之廣東南京及雲南皆分散，日本之權利為條約所承認，政府不能破壞與日本聯合之政策，日本為『遠東和平之警士』。彭考登台宣稱，「余相信下院與余同意，此種辯論在日內瓦開會之前夕，殊不便利。彭氏繼又報告法國對中日案政策之梗概。吾等對遠東之政策，與前此無異，已向國聯陳述，吾等之後關心者，即公理之實現，如有一國只希望某一國受條約之約束，則無公理之可能，吾國仍努力調停，然須重述者，條約自為條約，任何條約皆有全部之效力。駐日法大使瑪泰爾即將首途赴華，轉赴東京返任，瑪氏認遠東時局，現時暗淡異常，彼決將盡力協助中日問題圓滿解決。

（完）

如此十年！（三）（續）

政之

民國十九年本報發行第七卷，實爲近十年中最不幸之一年，蓋今年除自相斫殺外，幾無一事可紀。方新舊歲替代之交，蔣閻有極短期間之合作。即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蔣曾電令何成濬韓復榘等討逆軍悉歸閻節制，閻乃聯合張學良劉鎮華等通電有『毅然決然擁護中央統一』之語，唐生智遂陷於孤立。十九年元旦閻在太原誓師討唐，當日出發，一月三日抵鄭州，所部均佩『主張公道』之標記，氣甚壯也。閻態度如此，唐生智卒於十五日離軍下野，所部交由劉興負責維持。閻即於十五日由鄭北返，二十二日在太原補行副司令就職宣誓禮，聲明其『整個的黨，統一的國』之主旨焉。惟是中原之戰雖暫結束，問題醞釀，依然猛烈。石友三變軍，雖經疏解，遵令調豫而中央軍則沿津浦線絡繹北進。灰色部隊，充塞河南，不下四十餘萬，一方面則兩粵之事，亦賴中央勞師遠征。蔣曾於二月九日電閻，自謂平定兩粵，極有把握，閻則於十日復電，謂武力不足以統一全國，表示願與蔣共同下野。時津浦道上秣馬厲兵，形勢久已岌岌，閻電既出，新幕將開。蔣十二日復閻謂下野今非其時，勸勿消極。閻十三日又去電仍申前請，蔣置不復。十八日閻遞電蔣，請以『大張撻伐，肅清平豫，問罪冀晉』之事。且謂『無須勞師動衆，一紙命令，無不服從。』蔣十九日覆稱『兄果有服從命令之誠意，則請取消下野引退之說，非然者，雖矢言服從命令，恐動員令完畢之日，即通電辭職之時，而辭電朝布，兵禍夕發，是以禮讓爲名，爭奪爲實』云云。又謂：去年八九月間，中央迭促煥章（馮）出洋，旅費二十萬元，亦早撥尊處轉發，使得早行，則西北戰禍可免。不幸，兄堅約煥章同行於前，東縛其行動於後。劉郁芬之來，中央方竭誠欵洽，而西北軍出兵東南之電，突自太原發出。今日宜首踐與馮出洋之約，復其自由，切實負責實行編遣案以昭大信，』云云，筆戰之烈，令人嚇怍，此豈閻錫山元旦討唐誓師之日，所能逆料？時中央軍準備已齊，劉峙業於二月十八日抵徐州坐鎮矣。二月二十一日李宗仁，黃紹雄，白崇禧，張發奎，胡宗鐸聯名通電，促蔣下野，推閻爲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

張學良副之。二十三日閻馮及川滇黔粵桂各省將領四十五人通電主張黨員總投票，決定黨統；有『三屆續統可；二屆復統亦可；產生四屆亦無不可。』諸語，蓋黨人方集矢於三全代表大會之指派辦法，而其辦法固南京中央所公決者也。茲電經汪精衞於二十四日復電贊同，實則總投票本爲不可能之事，而汪之公開說話則自此電始。二月二十日陳調元部阮肇昌師在棗莊解決高桂滋部，是爲大戰之序幕，蓋高於馮系有勾結也。時韓復榘駐軍開封歸德，實居第一線，二月二十七日遂通電主和平，張學良亦於三月一日電勸蔣閻息爭。會閻於三月五日復發通電，自稱即日偕馮出洋，以明初心，謂『主張國是，原爲止亂，何肯因止亂而起亂。』適三中全會開會，仍求減輕戰局，故對閻決議，僅派李煜瀛張繼趙戴文查辦；顧受閻招待久在建安村之馮玉祥氏，竟於三月八日與閻長談之後，離晉返陝，於是蔣馮閻之大戰，終以不免。三月二十日太原各黨部聯合辦事處通電迎汪討蔣，陳公博等奔走最力。閻於四月一日宣布就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其去南京任命之副司令就職宣誓禮，不過七十日也。戰幕既揭，韓復榘退出開封，萬選才部於三月二十九日入汴。南京則於四月五日明令免閻本兼各職，並予通緝。七日中常會並議決除其黨籍。蔣隨於九日到徐州視察。馮返陝調兵後，四月二十一日抵洛陽，佈置軍事，蔣則由徐返京後，二十二日抵漢口佈置，三十日仍回京，五月八日重行北上，指揮籌畫，閻曾於一月六日赴石家莊，與馮約晤於彰德，決定戰略，時戰事側重隴海，所有中央派往援粵各軍，已令調回，故兩粵相安於無事，而反蔣派乃得活躍於西南。五月下旬，野雞岡開封之間，以及永城，亳州，鹿邑拓城等處，蔣馮主力接觸，傷亡之衆，爲前所未有。豫東決戰後，魯省戰事亦緊，此方以晉軍爲主力，六月二日晉軍攻禹城，下之，二十四日韓復榘退出濟南，越日傅作義入城，二十七日進至泰安。適張桂軍經改組派之運動，合軍入湘，故何健於六月四日放棄長沙。桂軍六日進至岳州。會以平漢路馮軍進展遲滯，桂軍不敢獨力攻略武漢，李宗仁因於十五日仍行退出長沙焉。此際中原大戰方酣，東北勢力，爲各方所注目。六月三日張學良三十誕辰，蔣至於親電賀壽，而六月二十一日且明令以曩之曾閻者，復畀張以陸海空軍副司令之崇銜。時隴海正面，相持已月餘，雙方均無進展，二十三至三十日馮以誘敵計，與蔣出戰於太康杞縣間。中間亳州被圍數月，馮令孫連仲間道援亳，解亳州之圍，六月十五日，大挫中央軍之後，二孫會於亳州，該地與蚌埠爲平行，故馮令二孫遝趨蚌埠，冀斷徐州後路，然實力非所逮也。方戰事激烈時，馮部張順德曾抄歸德，石

友三曾襲柳河，皆去蔣之所在地，不過數百米達，迄告失敗，故自八月中旬，隴海戰訊沉寂，而中央軍則以全力出津浦路，壓迫晉軍，先是泰安曲阜間戰事已甚劇烈，八月十五日晉軍被迫，退出濟南。在雙方堅持間，張學良益受重視，張於八月十一日抵北戴河，張羣方本仁吳鐵城皆至，馮閻汪亦有代表將來周旋，時汪已到平，八月四日且會馮閻於石家莊也。張表示不外期望平和，八月三十日回瀋，隴海路蔣之飛機時漸活躍，馮閻諸部益疲敝。九月一日北平擴大會議通過國府組織大綱，以閻爲主席，馮，汪，李宗仁，謝持爲國府委員，七日閻到平，九日閻汪謝三人分別就主席及國委職。至是益迫東北表示態度且以國委及部長職相商，實則張已決與蔣合作，於九月十六日下動員令入關，十八日發通電，仍繼續三月一日之勸和主張而殿以『靜候中央處置』語，其趣旨可見。至是本月之激戰，迫不得已，惟有結束。東北軍以九月二十二日抵平津接防，擴大會議則於二十日全移太原，九月二十九日中央軍攻下蘭封，十月三日克開封，蔣於是日午後到汴，六日陳誠占鄭州。蔣於十月三日電中央請大赦政治犯，又請開國民會議，與改組派議論吻合。十月九日蔣乘飛機回京，同日張學良則在遼省府就副司令職。十月十五日鹿鍾麟等通電罷兵，聲明靜候措置。十一月一日閻馮聯電聲明即日釋職歸田，馮離太原，汪先於十一月一日去并，閻則十一月三十日到津，決即出洋。張學良因北方善後，於十一月七日離瀋，十二日到京，適中央四中全會開幕，張到大受歡迎。張四日北返，蔣則十二月五日赴贛，任督剿湘鄂贛赤匪之責，蓋在中原用兵期間，長江赤氛日烈，勢成燎原，不容再予放任也。張學良六日抵津，馮閻部將商震宋哲元龐炳勛等皆奉召來謁，協議善後，時日本以蔣張提携，盛倡中國對日强硬之謠，九一八之事，殆已伏因於此矣。要之，本年戰事之慘，犧牲之大，打破從來紀錄，國力內耗，外患益熾，自作之業，不可以逭，本報第七卷，逐周紀述，血與淚俱，雖不忍特作專篇而因果之間，固可覆按也。

民國二十年元旦，國府毅然決然宣布裁厘，剷除七十餘年來之秕政，一時頗引起人民對政府之信仰。八卷一期本報，杜協民君特撰「裁厘運動之過程」，對裁厘之今昔，有詳核之敘述。斯時國內政治，最重要者一爲張學良主持平津，晉軍退入山西，華北之善後問題，一爲剿赤問題。先是國府主席蔣介石，親赴潯漢督剿赤匪，雖迭傳進展，事實上則屢次失利，十八師長張會瓚全軍覆沒，以身殉之，赤禍猖獗，大有咄咄逼人之勢，蔣於年末返京，一月二日即派何應欽赴贛督師，更調在魯之孫連仲部至贛協剿。自十九年中央與閻馮

中原大戰終結之時，十月三日蔣氏即會通電主張召集國民會議，頒布約法矣。二十年初即進行籌備，各項選舉法令次第頒布。斯會是否討論約法，幾無人道及。惟黨國柱石立法院長胡漢民，素主訓政保姆論，以為中山全部遺敎，即是約法，與蔣氏江電主張頗不相合。二月末，胡氏發表談話，說明國民會議討論之範圍而不及約法，蔣氏更為不滿。二月二十八日夜蔣宴在京全體中委，對約法問題與胡爭議甚烈。蔣遂幽禁胡氏於湯山。三月三日蔣氏在國府紀念週報告此事經過有云：『乃胡漢民同志以立法院院長之地位，獨持異議，堅不願有訓政時期之約法。』又云：『今胡漢民同志不顧本黨與國民之公意，徒憑個人私見，堅不欲有約法，』『將引起以後有約法無約法之糾紛，重貽黨國無窮之禍患，』『越位失言，淆惑人心』，蔣胡決裂，引起粵方反蔣運動之擴大，蓋粵派及海外華僑對胡氏之持身清廉，素即景仰，對蔣氏此舉，頗懷不滿也。二日中常會即議決召開國民會議矣。三月九日開始起草約法。同時粵方反蔣運動，愈形露骨，四月三十日粵方鄧澤如，蕭佛成等通電全國指責蔣氏六事，有『人民為革命無數犧牲，與我武裝同志積年之奮鬥，其結果則造成蔣氏個人之地位，而以陰賊險偽待人，靦然民上，』『爰亟列其罪端，提出彈劾』等語。政潮雖在醞釀中，而國民會議，仍於五月五日在京開會。十一日蔣在中央黨部報告，謂粵方之陳濟棠意欲背叛中央。十二日國民會議大會通過訓政時期約法。十五日大會並通過嚴重警告陳濟棠案。凡此皆載第八卷十九二十各期。何成濬等二十五將領亦作桴鼓之應。情形儼如以前內戰之序幕。時在北平主持擴大會議及在太原起草約法草案之汪精衛已抵粵，孫科陳友仁亦相繼至。於五月二十七日成立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推國民政府十六人，正式與中央對立矣。時長江一帶赤匪甚熾，加以十九年中原大戰之後，中央亦頗感疲敝，北方閻馮，仍在伺機觀變，故粵事雖如此目無南京，中央當軸暫時容忍，亦未敢冒然以對待桂系及閻馮者對待之。贛中剿匪軍又受重創，第五師師長胡祖玉以傷重逝世聞，蔣氏乃於六月六日赴贛督剿，行前曾發告全國國人書，曾云：『凡離開本黨，附和反動者，無不滅亡，擁護中央，堅苦奮鬥者，無不成功』。其意固甚明也。蔣氏召因粵變赴日之陳銘樞返贛，任剿赤右翼總指揮，集中大軍約三十萬對朱毛總攻。粵方乘此時機，整飭軍事。未幾七月二日萬鮮慘案發生，日本侵占東北之悲劇開始。詳細情形，俱載本報八卷二十七期，時日本政府正高唱對華積極政策，討論增加駐鮮軍隊，準備有事於我東北。大公報及本報雖迭次警告國人，注意日本政策一般仍漠然也。我國軍人正燕巢堂上，蠻爭觸鬭，石友三之軍事又於七月二十三

日發動矣。幸迅即結束，未至擴大。萬寶山案，迄無進展，贛中殘匪，依然作困獸之鬬，七月底長江水災，空前慘重，人民損失，不可計數，而日人則高唱『「松花江時代」來矣！』（見本報八卷三十四期），狂吠樹立滿蒙國策矣！而粵方政府因汪精衛堅持對中央用兵，竟而侵湘矣，九月七日主席蔣介石在國府報告，謂粵軍入湘已逾二百里，國府已有準備。招商輪船早已停駛，軍事大有引滿待發之勢。未幾所謂中村事件發生，日本對我態度，日趨强硬，蓋早有精密之計劃也。至長江水災，亦愈加慘重，詳見本報八卷三十七，三十八各期，迨九月十八日夜十時，日人依預定之計劃，藉口柳河溝之爆炸，占領瀋陽，不二日間，凡南滿沿線之重要城市，無不入其掌握，東北邊防長官兼海陸軍副司令張學良在平，命令所部，堅持不抵抗主義，企免地方糜亂。全國震動，民氣激昂，政府則力持鎮靜訴之國聯，再三昭告國人，深信國聯及公論必能與日本以適當之制裁也。九月三十日國聯行政院一致決議日軍儘速退至南滿線，日本亦正式接受，乃國聯缺乏主持正義之勇氣與制止侵略之決心，日本洞悉國聯情勢，每於國聯開會之際，特別擴大其暴行。我政府堅持不直接交涉之方針，不戰不和，不守，其無方針無辦法之咎，雖百喙不能置辯。日人利用國際之無決心，我國之無辦法，於占領吉奉之外，更北進擾亂江省，惟馬占山奮起抗戰，稍爲此古老大國，略爲吐氣。國內各方，皆懍大厦將傾，同將受壓之禍，高唱精誠團結，粵軍之入湘者亦退返廣東，和平使者，絡繹滬粵道上，粵方以恢復胡漢民之自由爲講和條件，中央亦於九月末首取消閻錫山之通緝令，表示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十月十三日胡漢民訪蔣長談，京粵對峙之局愈形和緩，胡於十四日赴滬，十五日電在粵之汪，孫，蕭，鄧，曾云，『今日正爲吾黨同志澈底覺悟力圖團結之急要時機，蓋非各自覺悟，無以改正已往之錯失，無以求黨內之團結，非黨內團結之堅固，無以結合全國之力量以禦外。』粵方亦派代表北上。十月十九日中常會決議『自第二屆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後因政治關係而開除黨籍者，一律恢復。』曾經討伐通緝之汪精衛，李濟琛，馮玉祥，閻錫山等皆又變爲忠實同志矣。十月二十七日所謂和平統一會議者，在上海舉行。蔣氏曾一度飛滬晤汪，握手言歡，彼等心中是何滋味，當非外人所能知也。會議雖頗有波折，卒於十一月七日決議，『京粵雙方以合作精神，各於所在地尅期開四全代會，』『開會時雙方發表通電，表示本黨統一。』至於黨統問題，則冶各屆中委於一爐，及四全大會選舉之中委爲四屆中委。支離破碎之黨國，至斯表面上賦破鏡重圓矣。凡此重要問題，本報

特輯『上海會議』載於八卷四十四期。十一月八日及二十六日日人兩次砲轟天津，更集中大兵，進攻錦州。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於十二月十五日辭職，所謂團結合作，暗流仍在醞釀中，四屆一中全會十二月二十四日開會，通過中央政治改革案，規定國府主席不負實際政治責任。改組政府，粵派上台，而日人則二次大舉進攻錦州。政府及華北當局對於禦日並無準備，於敵至之日，方電中央請餉請械，毫無計畫，毫無決心，錦州終於隨民國二十年而俱逝。

二十一年九卷一期，對中國政治有深刻之批評文字。

二十一年一月三日錦州失陷，行政院長孫科及外長陳友仁，高唱對日絕交而不備戰之外交方針，其莽撞尤甚。一月十八日蔣介石及汪精衛等，在西湖棲霞洞，會議合作大計，蔣汪合作，頗有進展，而胡漢民則頗拒絕，粵派乃不得不辭職。

一月二十八日汪氏就行政院長職不數小時，日軍開始轟炸上海之暴行，國府乃倉皇遷洛，血戰月餘，日軍未能得逞，舉國興奮，世界震驚。但因缺欠準備，卒於三月四日退出上海，國聯大會於三月十一日決議令日退兵，及尊重盟約，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國聯調查團於三月十四日抵滬。日本製造之偽國於三月十五日宣布成立。在英使調停之中，上海停戰協定於五月五日簽字。對日外交，靜待國聯調查團之報告，及國聯之處理。中央政治，雖曾舉行一次國難會議，但因政府缺乏誠意，毫無成就，國人雖要求公開政治，非常迫切，但政府仍然主張如期結束訓政。惟自十九年之剿匪，迄無成功，此半年中外侮日亟，國難日迫，對於剿匪，自不能兼顧，故匪勢極猖獗，武漢時在包圍中。軍事委員長蔣介石自一中全會來，對於內政外交，殊少主張，惟有一信念，即欲行抗日，必先剿共是，故蔣氏任豫鄂贛三省剿匪總司令，於六月七日赴漢督剿。認定剿匪非專賴武力所能奏功，主張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雙管齊下。惟赤匪此剿彼竄，頗費周章也。六月十四日日本會議一致通過承認偽國案，蓋已決心分裂我國。在此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生死存亡，即在旦夕之際，而廣東二陳之戰起，未幾而行政院長汪精衛於八月六日通電欲與張學良同時下野，國難中之政潮又起一大波瀾。而日本侵熱軍事，更是時張時弛。九月五日國聯調查團離華。九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承認偽國，中日問題至此毫無和平解決希望矣。國聯方面，一再徇日人請求，延期開會。九一八之變，瞬息週年，國聯之調解無效，日本之暴行愈熾。國難一週年中，本報特別致力於纂集事實，編為專篇，凡中外正確之輿論，搜羅堪稱豐富，附插各項諷畫，意義尤為明晰。

在此一年中本報之發展，頗爲迅速，足徵國人對本報之愛護，日益深固。

十月二日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同時在日內瓦，南京，東京各地發表，本報於十月十七日出版之九卷四十一期中，特著『萊頓報告失敗』一文，根據事實，條約，理法，對萊頓報告，作客觀之批評。繼在九卷四十二期中，有『萊頓報告建議之分析』，及九卷四十三期之『中國對萊頓報告應取的態度與對策』，尤爲獨是隻眼，言人所未言。

國難如此嚴重之際，識者雖有廢戰運動，山東韓劉，居然發生衝突，幸賴調停，未致擴大。乃魯戰方平，川戰又起，恐駭軍閥，迷夢未醒，依然自相斫殺。或云，有人在背後主持，未敢信也。至此，國人反求諸已之聲，洋洋盈耳，蓋外交毫無眉目，國難迄無轉機，國人均澈底覺悟，苟中央政治有辦法，一切自迎刃而解。本報連載『自殺？自決？』（九卷四十四期）『如何善用權力』（九卷四十五期）『認清自已的失敗』（九卷四十九期）等篇，對我國目前政治，及黨國領袖有懇摯沉痛之批評。十一月二十一日國聯行政院特會，方開始討論萊頓報告。本報特輯『日內瓦中日舌戰』載九卷四十八期。十二月六日國聯大會開會，英代表西門且作袒日演說，九日大會通過空洞決議，又請十九國委員會，討論萊頓報告及提出解決方法，本報編有『國聯演說大會』，載九卷五十期中。

余草此文，意在本十週之經歷，著內外之變遷，明事實之得失，昭因果於隱微，顧以人事碌碌，抗塵走俗，握管於百忙之頃，紀敘疏漏，視初意不逮佰一。所昭然可見者，若無舊軍閥之顚頂，則國民黨成功不能如彼其易，若無國民黨之輕率幼稚，好爲內爭，則內政外交，亦斷不能失敗如此之甚。往者不諫，來猶可追，本報雖幸在步步荊棘中，成長發達，以有今日，固甚望現在將來之黨國領袖，社會名賢，撫此十載滄桑，矢敬矢誠，各各努力，此則本社同人所馨香禱祝者也。

（完）

本報特別啓事

本月二十六日，爲舊曆年節，本報工人照例休假一星期，一月三十日無報，第五期於二月六日照常出版，敬希讀者公鑒

去年國難多

（漂泊王）

「一」 淞滬撤兵

淞滬撤兵可奈何！敵軍高唱凱旋歌！
江南戰迹誰憑弔？最是去年國難多！

「二」 失地不收

失地不收做什麼？胡行亂走懷旋磨。
滿州傀儡成敵國，最是去年國難多！

「三」 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穴惡魔，急來抱佛始親俄！
外交失敗談何益？最是去年國難多！

「四」 一髮千鈞

一髮千鈞是熱河，出師禦敵尚蹉跎。
殘山賸水無顏色，最是去年國難多！

「五」 東粵龍蛇

東粵龍蛇戰方過，山東又起惡風波。
繁華東魯成灰燼，最是去年國難多！

「六」 兄弟鬩牆

兄弟鬩牆未止戈，岷江南北不平和。
生靈何罪遭荼毒？最是去年國難多！

隈伯夫婦——新社會之前知者

劉震東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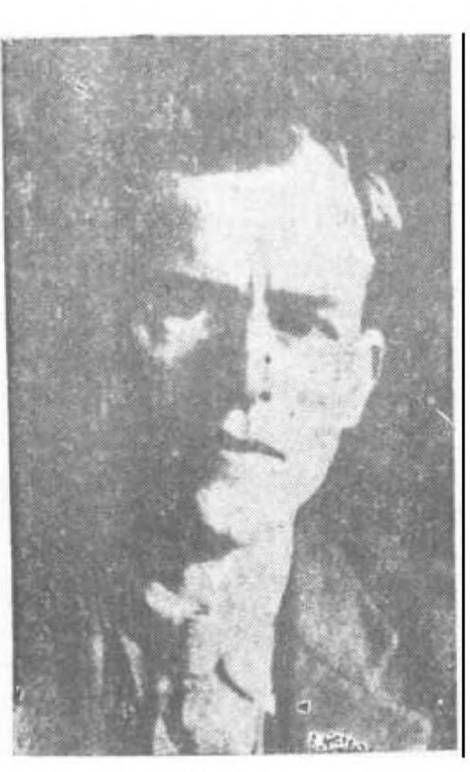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G.D.H.Cole與Webb夫婦同屬英國費邊社(Fabian Society)員對英國勞工問題，極爲注意。Cole對Webb夫婦了解甚深。此篇載現代史料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號，亟爲迻譯以餉讀者。

設有人焉值稱爲計劃社會經濟之前知者，隈伯（Sidney Webb)是也。——彼願人稱其名，而不願人稱其因工黨于上院中需其工作而受之爵位。（按氏之爵位爲Lord Passfield)又使有人焉值認爲知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及合作(Co-orporation)爲社會主義社會中重要部份之第一人，邊特瑞茜隈伯(Beatrice Webb)是也。不論在任何情狀下，伊亦不願人稱其爲侯爵夫人。伊堅決拒絕接受此封號。伊丈夫因被迫而受之封爵，伊亦不願隨其丈夫同受爵位。

此二人者認社會主義如何可以必其實現之遠見或相距甚遠，彼輩之社會主義，用爲政治政策，庸未有已定及自是之哲學基礎。彼輩對人及方法雖曾錯誤甚多，但其對下列兩事，則從未失其信心。彼輩深信社會經濟生活，應以計劃及秩序爲基礎。更信此種社會只可穩固地建築于堅密之組織，及活潑之勞工階級運動之基礎上。

彼輩生平事業，均貢獻于宣揚漸進主義之功能中，此實爲趨其所希冀實現之新社會之唯一道路。在一般人先，彼輩擁護工黨政府之漸進政策。不論利用何種或其力可及之工具，社會主義者，或非社會主義者），都以社會主義爲前題。現彼輩所最羨慕之理想，已經一般社會主義者，用一種根本與彼輩所用不同之方法理想，使之實現。方余作此文時，彼輩正從蘇俄遊歷歸來。因其欲親身一見有計劃之社會主義社會之真實狀態故也。

在吾人討論彼輩所主張之理論前，吾人應略叙其生平重要事業。七月十三日，隈伯先生恰爲七十三歲。十九歲時，彼被文官考試錄取，遂任職十三年之久，其大半則在殖民部。在此期間，彼復加入律師公會。于其辭去文官職後一年，即一八九一年，得後一八八四年所組成之費邊社（Fabian Society）之同意，被選爲倫敦縣議會候選員。任此職復十八年



本文作者G. D. H. Cole

。彼四次被選連任，四次均得票最多。在此時期，彼惟一之興趣，集中於技術敎育部。此部伊實爲其主席。自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六，彼復在皇家工會法委員會，及其他要職中工作。與較彼長六月之鮑特小姐，于一八九二年結婚。隈伯夫人實一社會學，經濟學之作家。伊與斯賓塞（H. Spencer）甚爲接近。一時期中，伊之思想，甚受其影響。方伊結婚時，伊已著「英國之合作運動，」與蒲斯(Charle Booth)合著「人民生活與勞工」一書。

隈伯夫婦，初次共作之重要論文，係一八九四年刊行之「工會主義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其後尙有其他著作，如英國地方政府史，與著名之皇家貧民法及失業委員會之少數報告。隈伯夫人，亦爲委員會中之一員。自此之後伊之學識思想，在英國勞工運動中之影響，日漸增加。彼輩對創設倫敦政治經濟科學學院，實爲首功。隈伯先生曾爲該學院之行政學教授。一九一三年彼輩對「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週刊之創立，亦十分盡力。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五年間，隈伯復爲工黨執行委員。一九二二年，始初次被選爲下院議員。一九二四年，于工黨執政時，被任爲商部部長。于第二次工黨內閣時，被任海外屬地及殖民部長。

彼輩之畢生，均在不計利害之熱心狀態中，求社會主義能成爲改造社會之切實而可實行之計劃。同時，彼輩欲使社會主義，成爲新社會之一種期冀。彼輩從未忘情其理想。但平時亦嚴格訓練其理想，使不致放弛。彼輩對社會運動之根據，似有不可滿足之好奇心，以故彼輩能嘗試，建設一新社會制度。有一時期，其他社會主義者，方斥責工會主義爲

反動運動，僅為精細工人封閉在工資制度理想中之一種貴族政治。彼輩則為之作史以明之，開一社會主義信心及理想之方單。彼輩幾為消費合作運動之唯一公正友人，對其工作及組織方法，嚴下批評，冀其重新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之必須原素。因受甚深之印象，認地方政府，在國家政府組織中，居重要之地位，遂費多年之光陰勤勤懇懇，作一部地方政府史，欲以指出社會主義之社會制度中地方政治組織與國家政治組織之合宜關係。彼輩從不因工作過于繁重，或畏懼失敗，而停止片刻工作。

無疑，彼輩自有所限，無充分之國際思想，並無充分之感覺。彼輩以為計劃基礎之英國政治情狀，不過為歷史方面偶然之變故。但事實終不磨滅。自馬克思(K. Marx)以來，彼輩對社會主義思想之用力，實較任何人為多。彼輩深願因事態之改變，而修改其理想與計劃。列寧與史達林之馬克思派共產主義，與限伯夫婦所分不開之費邊社會主義間，雖有深大區別，但其相同之點亦甚多。彼之畢生目的，及現今蘇俄之所成就者，實較不同點尤為重要。其共產社會主義信心，必能實現。據蘇俄之試驗，有目的之社會，不同點僅如何可以實現社會主義之方法。而非社會主義當權後之性質。此半因英俄間政治經濟情形不同之結果，半亦心志與觀點不同之結果。方共產黨爭權之時，其與費邊社會主義黨似大相逕庭，然及其權力在手，立即毫無遲疑，轉變方向，另用方法建設新社會，此中多與限伯夫婦四十年來所提倡者相似。

彼輩開始工作之時，英國尚無所謂工黨，故社會主義運動，復無絲毫英國社會主義革命之印象。彼時雖有馬克思派學者，但強半均未曾讀馬克思之作品。即不然者，讀亦未必盡懂。限伯夫婦即曾讀之但所受之益亦甚小。彼自一極異之政治經濟遺傳中，轉到現時之社會主義——從米爾(J. S. Mill)，芥溫斯，(Jevons)邊沁(Bentham)後人，以至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者。

此主義之精華，僅在取批評之態度，有選擇之方法，並多用理性，欲一觀每一特別計劃之贊成與反對兩面。總之，其對一切概論，及熱心，取冷靜而懷疑之態度。自堅持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至完全單獨社會改造之社會主義，實一對最多數人之最大福利主義。其目的在使改造次第成立，凡能助改造成立者，彼均願得其幫助。彼之所以如此，因其已與功利主義者連集一起故也。且其對於進化，有甚深之信心。以為新社會主義之社會，乃一漸漸從資本主義蛻化而成者。即使無社會主義運動促其實現，其變化亦必同樣迅速。無

人如彼輩，信進化力量迅速地走向社會主義之途者。

馬克思，于其方法中，信社會進化主義，不比隈伯夫婦薄弱，所受進化理想之影響，亦較彼輩爲少。然馬克思用理智之變證法，步海格爾(Hegel)之後塵，認爲社會進化，必隨不斷之階級鬬爭，且隨時時發見之社會革命以俱來。隈伯夫婦則相信進化之程序，乃紆緩而和平。其異點之發生，半



新社會之前知者隈伯

由馬克思之腦海中，以大陸之歐洲國家爲背景，彼處無所謂議會之民主政體。至於隈伯夫婦，則生長英國，除婦女參政權外，議會之民主政體，已發展至備，且未否認議會政治，漸漸地變爲社會主義國家爲不可能。此事當時未曾嘗試，並無工黨出面排去眞正困難。當時實可作如此想，以爲正繁榮之資本主義制度，除社會主義慢慢地代與或可維持有相當之効率。在過渡期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兩種制度，或可並行不悖。

隈伯夫婦，雖信漸進主義爲不可避免，但是對其所欲實行之社會主義之實行，則不視爲部份問題，因其對社會主義之機械及其理想深感興趣。對於資本主義之漫無計劃，及其無意識之紊亂情形，深致攻擊。對於其所欲建設之基於國家管理原料而使各部互有輔助之有組織有次序之經濟制度之遠見，决不有所違背。彼輩欲工業國有，並爲政府所管理。實則工業國有，乃使國家經濟生活至合理計劃之一種方法。各種產品及事業，均可以平均發展，同時並可以平均分配新社會中用合理化所出之產品，知何者爲社會上所必需，遂盡力以產生之。

總之，有計劃之國家經濟，全部理想，如蘇俄現今所實行者，全在隈伯夫婦作品之中，已見平日宣傳彼時尚未實現者。此在其平日作品中——如到社會民主政治方面去，—及受其影響之費邊社所發行之宣傳品中，均可覓出。彼輩致英國社會主義者經濟計劃之思想，——事實並不止英國社會主義者，其對於外國社會主義運動之影響，亦甚深。最清楚者，即此計劃理想之意見，已於其大戰後所作之「社會主義政

府憲法」(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及『資本主義文化之崩潰。』(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二書中見之。

在此等書中，特別屬于政治方面者，自亦有與蘇俄共產主義理想有天淵之別，因彼輩常以英國及英國政治情形作其政治思想之背景。彼輩對于議會民主政治之基礎，從無辯論，認其存在爲已成之事實，僅于如何改進其形式，及其行使討論之。其所得之理論，只基于誘勸，不基于武力。彼輩見社會主義之社會，用議會民主政治，爲其實行之工具。不受干涉之輿論及私人之自由批評，于此種政治之實行，亦實有關係。當彼輩于社會主義國家之憲法一書中所提出之「實行與公開」口號時，彼輩即完全認爲社會中，不論何種之批評，應當予以絕對自由，政府一切機關所行之事，亦應絕對公開，庶人民有批評之資料。

凡此，自與共產黨之態度不同。史達林對限伯夫婦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之效率，應用極精細之思想及小心的實行，絕對同意。彼「統治數目」(Control figure) 中之精華，五年計畫實行之衡準，亦即共產黨不斷之自省及不斷之提防，以阻鬆懈之推動力。但公開在限伯夫婦心目所允之意義，則又另一問題，其中含有不受阻碍之批評自由，不僅對社會經濟之某一機關，或某一部份效率之批評，但對整個社會制度，亦應有同樣批評。對於其他形式，或其他招牌之社會主義，于握政權者所主之主義不同者，亦應取寬大之態度對之。

政治與宗教之寬大政策，在英國習慣中，已有甚久之歷史，實即長時間極激烈衝突所得之報酬。迭克推多制，在英人實覺難堪。以爲對其以往對公事之理智及純潔所得一切之勝利，背道而馳。寬大制度，在過去之英國社會進步中，實有極大之價值。然此並非謂英國之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之直接挑戰，可勝其壓迫，但此于英國人民之不廢棄寬大政策者，亦可作一解。彼在其自身，實多價值，此其所以能存在並得多數之信仰。豈必于此時廢棄之？馬克思所見社會主義之將來，必于激烈及無限之階級鬥爭中產生之，然乎否乎？

雖在今日，俄國所發生者，已可概見，仍難使英國之社會主義者置信。因此簡單階級鬥爭之臆說，甚不合於英國事實上之階級分配。在富有之資本家與一無所有之無產階級簡單對抗之下，其中尚有甚多之區分，極複雜之中產階級，如細緻之手工者，有工資之工人，技術家，小資本商人，及小資本家。凡此中產階級除英國外，在其他國家，自亦存在。但在其他國家，對社會主義接收及反應之程度，絕不如此。費邊社中之贊成者，多於此階級得來。在一地方之工黨間，形成一極重要而有影響之成分。

限伯夫婦之漸進社會主義，計劃社會于資本主義制度，逐漸于無痛苦變出，對此種人民，最得信仰。此並非彼輩所可失者多，恐懼混亂，恨衝突，愛寬大，及優遊生活所致，實因有計劃有秩序之社會經濟制度，在彼輩心目中，極得同情也。彼輩見現今制度之如何淩亂，及浪費，實欲盡其一己

之責，思有以直之耳。但彼輩已然之地位，及少獨立之故，對于暴動革命及內戰之思想，深置怨恨。

此種分子，在中產社會階級中之影響，即足阻止共產主義于英國社會中埋伏深根。但最近，在英人心目中，雖隈伯夫婦之自身，亦不能不對社會主義之安然由資本主義中漸漸產出，深置懷疑。兩次工黨政府之失敗，——固均在少數下——未能得深大之印象，對於資本主義組織之懷疑，實助此疑問之大因。在經濟制度中，集合主義已有若干發現，遂益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不足以予過渡期間，並行不悖。

此類疑慮，予以為在隈伯夫人心目中之鼓動，較在隈伯心目中為尤甚。因伊有較快之想像力，而彼則一較有秩序較有程序之思想者。且隈伯于兩次工黨政府中，均曾參加實際工作，其每日之工作，已足佔其整日之思想。而伊則置身事外，對於事之將來，則所看較清。予以為欲至俄國之心，夫人較隈伯為尤甚。類似俄國所實行之國家計畫思想，隈伯似實為其產生者。

總之，隈伯夫婦，于其多年對英國社會主義之成績，于今春赴俄，親見共產黨極意經營極可驚羨之新世界。在俄，彼輩所受之歡迎，不亞於其他國家。以其為極有榮譽之新社會前知者，在三四十年前，彼輩已有此想像力及遠見。雖在英國，彼輩主張漸進及進化之社會主義，但在極有訓練之迭克推多制之俄國亦不見任何用以為建設社會主義之工具者可以驚駭。

隈伯夫婦，周遊各國之時，予猶憶彼輩對於日本十分驚佩。以為其人民知其所需，而能用全力以赴之。但對中國人之優美性質，則未能領略。中國在彼輩心目中，實一無形式，無集合組織能力，彼輩認日本除無至社會主義之決心外，實有建設一社會主義國家之各種必具性質。隈伯夫婦于無論何種之無政府主義，尤其屬于政治者，深惡痛絕。彼輩極愛形容世界事件，以為實無政府者與布爾雪維克者之永遠衝突。必將不倦地舉以告爾，彼輩實屬於後者。予不疑其知史達林之亦為一布爾雪維克者，而托洛斯基，或為一無政府者。但不因其助革命成功之工作，何為而作放逐者。俄國之管理，已由無政府者之手中，而入于布爾雪維克者手中，亦如革命工作，已由破壞而入於建設之階段。隈伯夫婦，一九二〇年如在俄國或亦被放逐。但在一九三二年之俄國，則處之泰然。

此漸進主義之提倡者，已至蘇俄，親見激烈手段所促成之社會革命，彼輩必于方法與理想不同之中，覺其基本組織與彼輩之理想，固甚似也。彼輩之往，蓋亦欲親見彼輩畢生所夢想者，如何竟能實現，而對列寧之以極端不同之方法，亦可使其相同之目的實現，而特寬其胸襟也。蕭伯納，在經濟事件中，乃隈伯夫婦之門徒，自俄國歸後，亦極贊俄國之制度。則其師歸後之對史達林，致其敬仰，予何疑焉。(完)

斐律濱遊記

長汀江庸

余於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晚自上海赴斐律濱。先是余適以校事於斯月十一日至滬，訪仲和，聞坎拿大國家鐵路公司（華名昌興公司）發起斐律濱團體旅行，往返以十二日為期，勿須護照及檢驗身體等手續，只滬紳一人担保，仍乘原船回滬足矣，船費僅國幣三百五十元，尚不及赴斐單程之數，（計英金二十二磅赴斐船費原定美金七十八元，）且抵斐仍得膳宿舟中，費省而便，遂決計同往。先赴南京，勾當校事，於十九日午前七時返申。午後六時自新關碼頭乘該公司渡船至浦東其昌碼頭登亞洲皇后船，君緯，季先及仲和次壻董君芝湄均來送別。此行本非意料所及，且性素畏寒，時值嚴冬，隨身僅有中服，然即著西服，春夏衣物亦決無攜帶之理。斐島地居熱帶，冬季氣候恒在攝氏寒暑表七十八九度，非著夏服不可，香港登岸，則需春服，四季西服，若同時製備，費亦不貲。幸廣暹體格與余相若，所有一切應用衣物，悉可假用，治裝之費亦可撙節。回憶十二年斐島開國際律師協會時，余方任法律館總裁，即擬赴斐參與，護照已領，船票亦購，乃因該會突然延期而止。十八年華洋義賑會本囑余赴斐律濱臺灣兩處募欵，因歷時較久，遂與周君詒春分途並進，余獨往臺灣兩次，斐島之行俱蹉跎未遂，時引以為憾事，此機不可再失，故事前不敢遽達堂上及校中同人，恐萬一以家事及校務相阻也。凡遇事機，無論纖鉅，須兎起鶻落，猛進直追，不宜反顧，若稍一因循，或終身不可復得。余游歷歐美之願，蓄之多年，故英語程度，雖至淺薄，仍鍥而不舍，非冀探討專門之藉，特以備出國時旅行交際及閱覽報章等粗淺之用。然稍加思索，金價如是奇昂近數年中必難償此奢望。遊美未能，一遊此具體而微之斐律濱，亦足聊以自慰，此種心理又與他人或不盡同。亞洲皇后船，二萬五千噸，設備完美，余與仲和同居一百三十九號一等室。七時晚餐，座客寥寥，蓋旅客多未登舟也。飯後周覽舟中奏樂，讀書，吸烟諸室。夜一時啓椗，先寢。

二十日晨八時興，九時早茶，十一時進粥，一時午餐，同座殷君芝齡，航空建設協會總務主任，亦因公赴斐律濱者

○赴斐遊覽華人男女約二十人，無一相諗，侍役悉粵人，語言弗通，交談各以英語○舟中購物及浣濯等費均按美金計算，余嘗夏服一襲亦費美金一元○（太平洋艦向例如是美金昂故覺其費耳）飯後，步甲板上，晴暖無風，海波澄碧，時見飛鳥迴翔水上○七時半晚餐，西人男女多改御晚服，此固西俗，英人守之尤篤，迨歐戰之後，世風已漸趨簡易，美人尤素喜脫略，此等儀節今已不甚拘泥，故與仲和在滬相商此行均不携禮服，惡其繁也○十時後，舟微震蕩，計程似正過福州灣，惜舟中無Indicator 海程指示圖，（Indicator 為海船上指示航行何處及距離遠近之平面雕刻物）舟至何方不能一覽而悉耳○

亞洲皇后舟中晚宴

溫馨鑪大不知寒，人在晶簾繡幕間，袒臂蠻妮瑩似雪，銜波傑艦穩於山，殊方俗尚何妨徇，（斐島之遊為祝聖誕節）晚讌儀文信可删，莫笑歲闌偏好事，輕裝涉海浹旬還○

二十一日晨八時浴，九時早茶，一時午餐，同座有不諳西文者，菜單已另譯中文一份，且隔座吾國女賓皆改御中服其體貼可謂至矣○舟中如是其使，此後如再有此類團體旅行，吾國人之參加者，當益踴躍○飯後環甲板數周，覺氣候漸暖，海風已不甚寒○四時午茶，閱英文小冊斐律濱指南，與仲和商酌遊覽日程○斐律濱風景以Bagulo巴璣洛為最，然去馬尼剌頗遠，火車須一日，汽車亦七八小時乃達，非一日所能往返，乃决計不必舍近求遠，此行專遊覽都市及其附近名勝○七時半晚餐，九時入音樂室觀電影五卷○

二十二日晨六時，抵香港，早茶未畢，仲和姪德慎（余姨姪）偕秦君省如來迓○秦君滬巨商秦潤卿之子，德慎香港大學同學也○羅君雪甫挈其子明睿踵至，蓋鈞任先有電告之約定○午後一時飯香港酒店，乃先與省如德慎赴香港大學參觀，乘汽車周覽全港，經淺水浦旅館茗坐少時○香港情形與八九年無少異也○持馮君幼偉張君公權介紹書訪中國銀行經理鄭君鐵如○鄭君去歲曾陪公權遍歷南洋，述斐律濱事甚詳，訪陳君廉伯晤談良久，擬招飯香港酒店，以與雪甫有先約辭之○訪雪甫父子少坐，同赴香港酒店，晤溫君新甫，陳君潤生，邵君蔚明，及羅君明佑○余自滬啓程時曾電達明佑來迓，稍晚，而余等已上陸矣○前過香港何東君曾開茶會於此，余亦被邀之一人，當時座客頗盛，至何君開會之用意所在，則不能記憶矣○午餐新甫，潤生，因事未入座而去○餐為粵庖，餚饌器皿俱精，手巾經蒸溜消毒，侍女盛之銀盤，鉗而進客，尤合於衛生之道○飯後明佑，蔚明，偕往市上購物

，訪梁君燕蓀於昌德公司，叩及二十八日晨返香港擬赴廣州並遊澳門應孰先孰後，以舟停香港三日也。燕老謂澳門除賭客娼妓鹹魚三者外無可觀，可不必往，有暇寧多流連廣州一日。余與仲和之擬赴澳門，初意觀光之外，尚欲一至唐家灣訪唐君少川。今澳門既不值一遊，遂決定歸香港，即乘廣九車赴廣州。啓椗尙早，燕老明佑邀往各處遊觀，先至名園，參觀聯華公司製片場及華人游泳場。蔚明有古玩店洛興號即在聯華公司事務所樓下，邀入一觀，店規模甚大，珍貴之品頗多，惜匆匆不暇賞鑑。在聯華公司小憩，明佑囑同攝一影以爲紀念，因余亦聯華股東之一也。瀕行燕老約二十八日午餐，未敢遽諾，以舟抵香港如在晨八時以前尙可趁廣九早車赴廣州也。六時啓椗蔚明，明佑，德愼，均送至船埠。晚餐後風浪大作，寫日記未數行而罷。

二十三日晨八時興，風浪未息，早茶僅食一蘋果一雞卵，午餐亦減，惟服冷牛肉茶冰結淩冰咖啡等涼品過多腹瀉，乃飲勃蘭地一巨杯。晤李君煜堂，亦赴斐律濱遊覽者。李君年八十二，矍鑠猶如六十許人，自云平生惟好旅行，旅行最有益於人之健康，一歲光陰半消磨於旅行中，歐美各國及內地都會名山大川足跡殆徧，此君性情吾國老輩中實所罕覯。李君又云近與香港親友立一九老會，九人子孫多至三百餘人，周東生一人子孫即八十餘人，吾國人生育之繁，粵人妾媵之多，殊可驚訝。午後五時，風定，驟熱，易夏服，開風扇，仲冬之末，如置身夏季矣。船長退還担保書，以備上陸時持示斐島官吏，又附以二片，一持示移民局員，一持示驗疫醫官，手續亦殊繁瑣。前在滬閱昌興公司發起聖誕節斐律濱旅行傳單，曾聲明不用護照免驗身體，而購船票時，仍索取本人像片，時余已赴南京，致累仲和，遍詢滬戚，始覓得與外孫輩所攝二寸小影一紙，又特爲放大，由是推測，此次旅行，該公司與斐律濱政府似未有充分接洽，明日上陸有無意外挑剔未敢決也。晚餐後補寫日記。

二十四日晨七時半抵斐律濱馬尼剌，鄺總領事光林，現同翁照垣將軍赴南洋各埠募集航空經費，由隨習領事陳君以源（字景洲禹年族弟），館員葉君泉，代表鄺總領事奉鈞任電來迓。移民局以余等獨無上海美總領事証明書（香港來者均帶護照）不遽允登岸，經昌興公司經理再三交涉，至一時許之久，始給以上陸証書。陳君約先到總領事館，館在華僑所辦之中興銀行二層樓上，室僅三間，晤莫副領事介恩，廣主事永樞，新閩日報記者丁君鴻翔，華僑日報記者吳君席安，已先候於此，詢張學良氏及河北人士對於東北義勇軍之接濟如何，就余所悉者，一一舉以告之，知華僑對於祖國甚關

切也。莫君約午餐於樓頂大同俱樂部，因客多室不能容，且距餐時尚早，乃挽陳君陪往市衢一觀，步至Escoeta耶斯可逵街，此爲馬尼刺最繁盛之處，入覽所謂Crystae arcade水晶宮者，柱礎均大理石雕琢，屋頂覆以玻磚，光明偉麗，實副其名，樓僅兩層，中悉商店，珠光寶氣，目奪神移。一時返領事館，與莫陳虞三君偕升六層屋頂大同俱樂部眺臺午餐，馬尼刺海灣及全市歷歷在目，與仲和在臺上互攝一影。飯後至La Insular那因蘇拉製烟廠參觀，馬尼拉以雪茄馳名，間製烟之廠，Alhanbra亞爾亨勃拉最大，此廠次之（亦有謂此場較大者，）因本日爲星期六，午后停工，惟睹以製成之雪茄運機捲之於玻璃紙而已，女工猶多未散，出鏡調脂，宜騰一室，妍媸莫能辨也。莫陳二君邀往250 Uli Uli Sanmiguel善密隔爾烏里烏里二百五十號新居小坐，並邀其夫人同往參觀有名於世之Bilbid prison璧立璧監獄，二君新居在斐律濱總督官宅近處，木樓數間，花木環繞，傍臨小溪，幽潔可愛，城市山林，兼而有之。四時半至監獄，由Inspector監查導入，先請觀執行死刑之電椅，以此刑具爲美國所特有，非至美國或非律濱不能睹也。詢之該監查，因人體質之不盡同，至遲二分鐘絕氣，速則僅七秒耳。減少死刑之痛苦，亦人類思想及法律觀念應有之進步，將來文明諸邦，必有仿而行之者。電椅非經特別介紹，不得參觀，此次同遊斐島數十人，得

目睹此椅者惟余與仲和二人而已。仲和語余該監獄除其堅牢之鐵門外，建築，組織，管理，實與學校工廠相類，於整肅之中而寓有活潑氣象，則爲他監獄所不能企及。余亦同此感想。翌日爲西俗聖誕節，斐島昔隸西班牙，故島人視聖誕節綦重，獄中方準備慶祝結綵插花，囚徒踴躍異常，若忘身在囹圄中者。獄外囚徒親友餽送禮物者，尤絡繹不絕，獄門幾爲之塞。參觀後退出在售品室，購藤具一，以爲紀念。監獄出品多屬藤木器具，殊精美，然值亦頗昂。五時啓門，縱人購票入觀囚徒各式體操，此亦該監獄之特色。囚徒體操時悉易制服，其整齊不亞於有訓練之軍隊操。約一小時而畢。返莫陳二君宅。七時復偕二君及其夫人赴總領事館大同俱樂部之招，同座般君芝齡，斐島華僑領袖李君清泉，中興銀行總理薛君敏老，及許君友超，曾君廷泉，陳君三多，皆華僑中鉅商，在滬時幼偉，公權，曾有書交仲和致李君清泉爲余二人介紹，乃面致之，飯後至Boy Scout Circus童子軍馬戲場，余猶有童心，躍登轉臺之木馬，因旋轉過速，目爲之眩。復赴Ataana Cabaret亞打亞那跳舞場，觀斐島舞女跳舞。馬尼刺省無跳舞場該舞場在Rizoe里查爾省，舞場甚閎，以不諳跳舞，不耐久坐，俞君遂送余等回舟，已十二時半矣。

二十五日莫陳二君及其夫人來迓同往Las pinas chureh

拉斯壁那斯教堂，觀西歷一千九百一十八年西班牙神父 Father Digo Cera底各色拉竹製風琴，斯琴用竹，凡九百五十支，竭四年之力乃成，置之樓上，高可及頂，一併撫之，其音琅琅，與金屬製者無少異。歸途入水族館一觀。館在西班牙古城傍園庭甚佳，水族則無甚奇者，種類亦不多。莫夫人云曾見一魚狀若蝴蝶絕美麗，今不見矣。擬參觀斐律賓政府公署及上下議院，皆因聖誕節休息，無人引導，僅入門內徘徊而去。入Cathedral教堂（該教堂名Cathedral即教堂之意）一觀洗禮，送陳君夫婦歸，復偕莫君及夫人赴Wak wak golf club瓦克瓦克高而夫球場，李君清泉，薛君敏老之招聞，該俱樂部為美斐及吾國紳商所組織，入會之費，斐幣Peso比鎖一千五百元，二Peso比鎖抵美金一元，合華幣三千餘元，長樓橫宥，下臨草地，附屬游泳池，設備極侈。飯後回莫陳宅，過鬥雞場，斐島土人之好鬥雞，如西班牙人之好鬥牛聞，雞距束以利刃，猛鬥至死乃止。余意欲入觀。莫夫人以鬥雞非上流人所為，場中極為囂雜，慮褻來賓，無意勸入。實則余輩之來，為觀風問俗，固無往不可，過門不入亦可惜也。至莫陳宅少坐，復偕莫陳二君及夫人往 Empire 帝國劇場觀斐島土人演劇；不諳方言，又復奇熱，不及曲終，遂往Manirahote馬尼刺旅館茗話。莫陳二君及其夫人因祝聖誕節，須招待來賓，先歸。余與仲和散步草地，佇立榕陰，忘其道遠，以天色尚早，乘黃包街車過 Pasig river 巴塞河上之lance bridge 瓊司橋下車步入Escolta耶斯可達Palaza巴拉雜及華人商店最多之 Rasorio 羅紗留等街，薄暮與仲和商定試一乘市上雙輪馬車，先至馬尼刺旅館，然後易汽車赴莫陳宅，車輕馬駿，奔馳極速，二人並坐，至為舒適。久不乘馬車，平津滬馬車淘汰殆盡，車敝馬瘠，亦不欲乘，初頗怪市上汽車電車如是其多，何以馬車仍並道而馳，一若與汽車電車有角逐之勢，試既乘之後，乃知馬車。不惟費廉而速，且馬尼刺省殊狹，馬車足可周旋，不似北平上海道遠非汽車莫能致也。抵郵政局前，仲和喚其停駛，下車步行，欲尋馬尼刺旅館竟迷其方向，又無行人可訊，旁皇歧路，久乃得一汽車，駛赴莫陳寓所，已七時半矣。莫陳二君以遷居未久，值聖誕節，而余與仲和又遠來島上，故踵事增華，大張祝宴，剪紙張燈，樂此佳夕，余久不飲，亦連舉數觥。十時筵散，先歸。

郊外

曉日冬郊外，鷗鳧水半塘，綠蕪盤馬地，紅幄鬥雞場，
支樹成茅舍，栽花繞竹廊，誰家曬衣女，一徑入桄榔。

馬尼刺旅館

冰盞新調橘水鮮，晚風庭院納涼天，南溟花自無冬夏，

雨過陂頭放白蓮。

海濱

臘近風光似夏初，晚涼花氣襲襟裾，海濱十里濃陰路，
穩坐烏蓬小驪車。

二十六日晨八時虞君來迓，偕赴 Mariloo 馬里諾礦泉浴場，先至虞宅，邀其夫人公子同往。汽車約行一小時許。浴場在一小村中，板屋數間，闢爲十餘浴室，掘地成池，敷以白石，頂漏日光，以手捩蓮柄噴泉而浴。連日身入熱帶汗流勿止，濯以冷泉，淋漓痛快，浴後振衣長廊，微聞花氣，隣有茶社，樹木扶疏，雛鬟邀客，同入小坐，搗椰爲漿，芳潔盈盞，更製醋雞，佐以蛋餅，云是村庖，別具風味。斐島婦女裝束殊奇，肩籠薄紗，挺如雙翼，邀立花前，爲攝一影，瀕行要約印成寄示，一笑諾之。歸過華僑墓地，停車一觀，規制閎麗，埒於王侯，昔日僑商之富，足見一斑。午飯大同俱樂部，陳君繼至携上鄺總領事所餽雪茄二匣，貝製燈罩，烟碟，水池各一，拖履一雙，均馬尼剌名產。飯後復步至水晶宮，購椅墊六幅，手杖一支，拖履一雙，浴衣一襲。四時啓椗，莫陳虞三君均來送別，余等抵斐，適值聖誕節假期，三君得有餘暇，竭誠照拂，導往各處游觀，固屬幸事，然三君則因余等之來，不獲一日休息，享其家庭之樂，又深以爲歉也。此次留馬尼剌僅三日，於斐島政俗及華僑近狀，固無暇考詢，姑就余一人感想所及，拉雜言之。余曾一遊臺灣，覺美人治斐與日人治臺心理確有不同。日人治臺政令則尚束縛，教育則主放任，束縛，故臺人政治思想永難發展，放任故臺人知識程度無從增高，此殖民政策愚民政策也。美人之於斐律濱則不然，斐律濱雖爭獨立，而猶未能得，然實際已早歸斐人自治，上下議院議員斐律濱人充之，重要官吏亦多參用斐人，總督不過總攬其政權而已。臺灣則僅有一備總督或地方官諮詢之評議會，例如總督府評議會，其權限尚不逮清代各省之諮議局，而評議員十五人，臺灣人三人而已，各府之評議會，當亦如是。官吏惟委任官參用臺人，薦任以上之官，幾無一人也。政治上之待遇既有霄壤之別，至於教育，斐律濱早已普及全島，無人不識字者，日本之於臺灣已屆學齡之兒童並不強其就學，本國所厲行之強迫教育，對於臺人則靳而不予，故意姑息爲政，以遏臺人知識之發達，故日人踞臺灣四十餘年，而臺人之憒昧猶昔也。彼此政策不同如此，故斐人之自治能力，非臺人所能同日而語，苟美國一朝許其獨立，必蔚然成一後進之新邦。余於菲律濱警察之少，及集會結社之自由，亦深致歎服。斐律濱不惟鄉村罕見警察，即首府馬尼剌最繁盛之市街，如Escolla耶斯可達一帶，汽車馬車

行人之多，突過上海之南京路，幾不見有警察指揮交通，而車馬行人熙來攘往，亦並無衝突阻碍之事，其事似微，亦足徵斐人之習於自治。斐律濱入境雖嚴，然入境之後，則頗自由，不惟言論，即集會結社，亦少有禁阻。聞前者上海抗日及最近籌辦航空捐助之欵，均甲於南洋，此固由斐僑富於愛國之念，亦講演宣傳易於他埠有以致之。至於華僑近狀，則頗抱悲觀，從前斐律濱商權悉操諸華僑之手，近來斐人知識日進，排斥益力，華僑內迫斐人之苛例，外遭日商之攘奪，百業日形凋敝。要之吾僑民志慮淺短，團體渙散，政府保護無力，僅恃勤苦耐勞，决不足自立於今之世也。然此等情形，恐不獨斐律濱為然，南洋各埠均有同慨。此三日遊記，凡斐律濱名物，皆援用原名，而附以譯義，匪惟名從主人，吾國方言因地而異，僅譯其音，必不能正確也。吾鄉鄭君民著有斐律濱一冊，余曾為之序，似記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滬時因有斐律濱之行，購得一冊，以供參考，書中有斐律濱出石牙一語，初不解石牙為何物，瀏覽一過，屢見石牙二字，乃知石牙即 Cigar 雪茄，鄭君既不註以歐文，又不用通常所譯雪茄二字，而譯以連江之方音，宜其令人無從索解。余生於蜀，操蜀語，所譯之音，他省人讀之，亦决不吻合，故非標出原名不可。晚餐食 Pakaya 斐律濱瓜，灑以檸檬汁，絕美。夜演粵劇芙容恨，演員皆舟中侍役，十一時始止。

鑛泉浴場

草軟花深愛水鄉，解衣消受噴泉凉，雪衣十五鄰家女，手酌椰漿勸客嘗。

舟發馬尼剌口占

誰信蓬山隔萬重，估船三日去匆匆，羨他生長炎方好，白袷衣堪過一冬。

二十七日海行無風，補寫日記，The carlo opera can.pany歌劇會亦未入座。

二十八日晨八時半抵香港，雪市德愼來迓，廣九早車已開，燕老送請簡來，約到華人俱樂部午餐。先偕德愼渡海，遊兵頭花園，復乘登山電車，憩山峰旅館，覓得一賃車處，改乘汽車下山。山中無車，須喚之市上，待二十分鐘乃行。山道皆柏油路，所經山道，尙無如是之考究者。登山電車取一直線而上，歷時較少，汽車則沿山而馳，里程紆遠，約半小時乃抵中環。訪雪市，不值，遂赴華人俱樂部，雪市已先至矣。燕老弟季典同作主人，飯後久談，乃返九龍，偕雪市乘廣九四時三十五分車赴廣州。車中遇外交部參事林君楮賢，亦因公赴廣州者，沿途風物頗似江浙，花木則兼有熱帶彩色，鄉村瓦屋，多於茅舍，崇樓巨宅，亦觸目皆是，此又江

前所不逮也。余乘廣九車尙係初次，昔年遊粵，往返皆舟，舟行亦殊適，此次爲節省時間，故道陸而行，八時抵廣州，寓新華酒店七層樓七〇七號室。自十九日登舟十日未宿陸上矣。室凡四間，大小寢室各一，來賓室一，浴室一。來賓室外，尙有涼臺，周以盆花，中置榻椅，可納涼茗坐，縱覽風物，如是旅舍亦殊稱意。重來羊城，其市政之進步，良可驚佩。柏油廣道，貫達城郊，平津馬路，瞠乎後矣。當修路之際，不但破壞民居且重徵其修路之稅，粵人喻爲割地賠欵，然路工既竣，地價驟增，民亦共樂其成，此種大規模之舉，亦惟廣州可以實行，蓋粵省物力庶富，兼以華僑資產，近來多囊括還鄉購地興業，故財源不竭，市政易興。各省舉辦市政，絕少成績，即如北平余家小方家胡同，尙無馬路，曾建議居民自籌三分之二，餘由市政府協助，迄無應者。即路燈捕除之費，亦幾由余一家任之，致此之故，一由吾國人於公益事業恒吝財惜力，二由居民多非土著，視住所無足輕重，三由一街之中殷實之戶實亦寥寥無幾也。馮君幼偉之兄仲莊，中國銀行辦事處長，潘君述菴得幼偉書至車站相迓，不値以電話向各大旅舍探詢，招飲南園，同座仲和，雪甫外，潘壽穰，林龍媒，戴明德，榮子青，王文甫，劉成龍諸君，皆廣州著名紳商，舊交僅潘林二君，飯後與雪甫同車巡覽市衢，十一時回寓。

二十九日晨六時半偕雪甫赴蓮香茶樓，因在港聞梁燕老云，廣州茶樓七時以前早點品多而精，不可不一往試，故邀雪甫導往，仲莊已先至，余午前晨不食油膩之物，今晨乃飽啖而去。道經番攤館，入觀賭客已滿，廣州賭風可謂盛矣。渡珠江至河南歧興里雪甫舊居，即余十年前下榻處，省端甫疾，端甫病年餘，聞余至，亟欲一見。今病小愈，而色極沈滯，談半小時，扶病送至江干，阻之不可，情殊可感。渡江乘汽車同赴羅岡洞觀梅，南遊方屆仲冬，孤山鄧尉，及無錫梅花，均去花期尙遠，本未作探梅之想，聞燕老云，車過蘿岡，可遙見梅花，已極神往，不意至羊城後，晤仲莊乃知蘿岡距城僅七八十里，汽車一小時半可達。且仲莊謂羊城風物一覽無餘，力持蘿岡探梅之議，余與仲和亦欣然欲往，經黃花岡，下車憑弔少時，沿途水邊離角，已見梅花，將抵蘿岡，林花如雪矣。仲莊云，蘿岡梅花之多，以鄉人種梅爲業，粵製之陳皮梅，皆取材於此，天下事不能專講風雅，植花種樹亦有利在乎其中，而後人樂爲之，其言殊實有至理。鄧尉梅花逐年漸少，即由種梅之利不逮種桑，昔所謂香雪海者，今幾變爲桑田。蘿峰寺在一小岡之上，其傍爲玉嵒書院，宋進士鍾玉嵒講學之所，寺不甚閎而精潔可喜。憑闌一望，山色

溪光，與遠近梅林相掩映，眞香雪海也。殿後小山種梅萬株，花方盛開，香風襲袂，花多於鄧尉，境勝於梅園，（無錫）孤山靈峰，更無論矣。留連久之，不忍遽去。寺僧敬禪出紙索書，口占一絕，書條幅畀之，至十二時方赴北園應仲莊及壽枏之約。前度遊粤黃君晦聞招飲於此，羊城酒家號稱侈麗，惟北園幽僻，饒有花木之勝。酒罷還寓，仍乘四時二十分車返九龍。雪父堅約至大三元一嘗蛇羹，詢之侍役，始知時交春令，已不烹蛇餉客矣。然有一趣事在羊城所聞，不可不補記之。近日報紙多載及朱兆莘氏之猝亡，由於啖蛇所致，昨晤潘君壽楳即譏朱氏之主人，當時主客近十人亦均啖蛇，朱氏外各無恙，則朱氏之死，非由啖蛇可知。然聞朱氏是日啖蛇至十七小椀之後，復赴他處宴會，其人食量之宏，亦殊可駭。飯後散步市上，十時返舟。

三十日正午十二時啓椗，未晤雪甫，連日牽率同游，疑其病矣。廣州之行，舟車膳宿等費，悉出之雪甫，愧悚之至，此行旅費極省，因馬尼剌香港廣州皆厚擾東道主人也。

三十一日午後四時，船主因今日歲除設一 Horse racing 競馬之戲，余負三次，勝一次，贏美金五角而止。此會歐美婦女皆避之若浼，此即歐美上流婦女自矜自貴之處，爲吾國所謂摩登婦女所宜效法。晚餐之際，間以跳舞拋球擲綵，翦紙爲冠，玩具雜陳，觥籌交錯，樂音靡曼，歡騰一室。十時後復開化裝跳舞會，吾國閨秀四人，亦踴躍參加，李君誠源，更奏胡琴三拍，其音疏越，不同凡響，舉座鼓掌，歡聲若雷，舟中度歲，殊不寂寞，計程明午五時抵上海矣。

羅峰寺僧敬禪索書口占一絕

舊雨相看鬢各絲，羊城重到十年遲，侵晨共詣羅峰寺，正是梅花最好時。

羅峰寺探梅賦呈同游諸子

仲冬胡爲江南來，菊花已殘梅未胎，江山寂寞遊興減，思檢行篋倥偬回，故友好遊有同癖，邀同泛海登蓬萊，瑤草琪花目未睹，高柯大葉非榆槐，隆冬草木類春夏，瀛壖三日堪徘徊，不意羊城偶一宿，傾倒更有羅峰梅，岡巒起伏數十里，風定逕闊無纖埃，玉嵒書院羅峰寺，梅花深處多樓臺，香風引袂穿林入，山石過雨生碧苔，憑欄下瞰來時路，濛濛花霧蒸成霾，今日探梅在海嶠，吾生踪跡花難猜，昔年遊粤正三月，木棉怒放珠江隈，自信看花有奇福，非力能致天安排，異日來遊定初夏，荔支方熟花遍開。

（完）

介紹『先秦國際法之遺跡』

記者

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徐傳保博士於民十四應巴黎大學法科試所著論文之第二部，題曰先秦國際法之遺跡，長數十萬言，首述先秦有否國際關係，及古代國家之性質，以考証先秦國際法之遺跡為中心，舉凡先秦國家辦理外交之機關，國際間之條約文件，無不作科學之分析，於國際關係，在國際公法範圍關係下，又分為和諧關係，凡聘問覲賀之類屬之，不睦關係，凡調解，干涉，裁判之類屬之，戰爭關係，凡啓戰絕交，討伐，交戰，休戰之類屬之，在國際刑法範圍關係下，則敘述不庇凶人等等，在國際私法範圍關係下，則敘述關市稽察保護僑民等等，更附論東周列國之同盟會考，末殿以司馬法之研究，著者積十年之研究，參証我國古籍六十種，旁徵博引，極為詳核，著者對於西洋法律理論及發展，有極深之造詣，故能以最新式之科學方法，整理我國舊籍，以近代之法學家眼光，觀察古代國際關係，提示我國國際法發生之久遠，言前人所未言，實我國近日法學界之一大貢獻。

戰國之世，羣雄並立，合縱連橫，勾心鬭角，國際往還，頗為頻繁，外交折衝，素稱切要，因事實及環境之需要，遂自然產生國際間平時戰時所應共同遵守之一般原則，國際思想及國際法之觀察，於焉萌芽，惟降及後世，海內一統，閉關自守，以天朝自居，對於他邦，無論文野概以夷狄視之，國際思想，久已中斷，國際法之觀念，自不能有繼續之發展，外交方策亦久不講求，自海通以還，泰西列强勢力，澎湃襲來，鴉片戰爭後，清朝士大夫對西洋之堅甲利兵，漸有認識，方知留心國際問題，每於吾國古籍中研求國際法之跡象。前乎此者，雖有丁韙良之左傳公法及藍光策之春秋公法比義發微二書，或持論預有成見，或方法缺乏適當，未足以言貢獻，若徐氏之著，取材淹博，編次詳明，殊屬難得。

即撇開國際法之立塲言，斯書所搜羅之圖表達六七十幅，不僅與研究古代國際政治，外交儀文以極大之便利，關於古代外交官舍，都市建築形式，及兵器之演進，亦莫不有詳明之介紹。著者歷時十載，參証中外學者意見數十人之多，苦心孤詣，不厭求詳，誠近今出版品中之巨著也。斯書民國二十年出版，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均有代售，定價五元。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一月十三日起至二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止



國內

熱河危在旦夕

邇者石河方面，戰訊寂然，日本亦再三宣稱，祇須我不反攻，彼不再行進展；顧從另一方面考察，日本對於熱河，戰意極濃，姑無論熱防有失，平津立危，即在日軍攻熱中間，彼方爲便於侵略計，亦必犯我灤東，冀圖迂迴長城，進取平泉，直趨承德，如是則朝陽凌源建平許多險要，胥歸於無用。本月十一日，日本陸軍當局、曾發表談話，謂熱河係「滿洲國」領土，湯玉麟曾向溥儀稱臣，如熱河有不逞行爲，是爲背叛；如他軍開入熱境，是爲侵略。又謂南北滿各地大股義軍，已被日軍解決，所有者惟熱河一省，故勢在必討云云。自彼立言，誠不足怪，蓋熱河不受支配，則僞國難得苟安，而熱邊義軍存在，尤使日閥與僞國，有芒刺在背之感，其將出以軍事行動，實爲必然之勢，更自我國方面言之，熱邊義軍，多爲遼吉黑三省轉戰數千里之鐵血健兒，窮蹙一隅，非進取不足以圖最後之生存。在勢與理，蓋斷不能與日軍並立；況日方威脅利誘，層出不窮，湯玉麟實偪處此，非與日寇撕拚，對內且失其立場。加以中國門戶洞開，敵探遍地，後方徵調，對手悉知，彼亦斷不能許我從容佈置。預料若無特別變化，熱河戰事，不久必起，而灤東警訊，勢當隨熱防吃緊之報以俱來。現在情勢，不特無可避，且亦無可緩，謂非固守灤東，不足以保熱河，安平津，而戰事一起，非以全國之力量，不能策華北之萬全。此最近熱邊及華北之情勢也。

日閥荒謬聲明

日陸軍當局方面對熱河問題，十一日用談話形式，作如下之聲明：熱河省與舊東北四省之其他三省，有不可分之關係，在「滿洲國」宣言獨立時，曾明示其屬於『滿洲國』之一部，而滿洲當局對於萊頓調查員之質問，亦已表示其國境爲萬里長城之意。且湯玉麟亦曾簽字於宣言。是故熱河爲『滿洲國』之一部，乃屬儼然之事實，而『滿洲國』對於該省內擾亂治安者，或侵入該省內之不逞分子，自得視爲侵略者，而講求自衛手段或討伐手段，並施以與馬占山部相同之討伐。要之，此既屬「滿洲國」內之事。自非他人所能過問。而世界各國亦有明瞭認識熱河所處地位，並考查該省情形之必要也。日陸相荒木十四日稱：熱河爲「滿洲國」完整部分，深信已由滿洲之日軍與「滿洲國」軍隊合作，即可恢復和平與秩序云。南京日領上村十二晨回京，携來日政府覆我抗議照會。午已送達外部，全係強辭奪理。略謂榆關事變，係一日夜有人向日憲兵住宅擲彈及開放手槍，日政府當根據天津

條約上所有之彈壓治罪權向貴國山海關當局交涉，經雙方約定，二日晨在山海關南門談判，距正將開談時，貴國軍隊竟向我軍開放大砲，日軍以貴國軍隊既先攻擊，不能不採自衛行動，故而反擊，此次事變之日方損失，日政府聲請保留等語。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十二日訪問斯蒂生。後對記者團關於「日軍此際是否將占領熱河省全部」之質問，答覆如下，「日軍之攻擊熱河省與否，乃一依張學良及中國軍之活動如何，倘張學良軍進迫鐵道沿線，則日軍不能不根據條約上之義務，以任保護「滿洲國」及其權益之責，「滿洲國」之視熱河爲其領域，乃與張學良掌握東北政權之時，以熱河爲滿洲之一部相同。」

灤東形勢緊急

日軍進攻熱河，似分三路，一自榆關北上，一自朝陽義縣，一自開魯。近日石河，秦皇島等各方面情況，表面雖似沉寂，實際上日益緊迫。日軍在遼西集中配備即將就緒。綏中榆關間日軍共有二師團，爲第六與第八師團。前所方面駐有茂木騎兵旅團，榆關駐有鈴木美通之第四旅團。鈴木美通，近在榆關商會演說，詞極橫暴，謂日軍對有抗日行爲之軍民必澈底消滅之。現在榆關一地，日軍兵力及彈藥已有充分準備，足可支持若干年之戰鬥云云。秦皇島日艦三艘，其對華北企圖，及實現擴大之軍事行動，殆屆春初爲最危急之關鍵，第八師團長西義一十七日錦州專車到榆關，勘察陣地，並開會議，對鈴木面示作戰計劃。十八日始東返。榆關敵情益呈緊張。近日軍部派梅津少將至平津與日軍協商侵擾華北陰謀。土肥原亦有潛行來津之說。海偉亦有赴平之訊。日方利用漢奸，擬大舉騷擾。

九門口已失守

榆關失守，九門口之險要性亦隨之俱去。十二日晨，日機六架猛烈轟炸九門口，掩護步騎砲聯合部隊猛烈攻擊。我軍固守陣地，嗣後敵來愈來愈衆，火力益熾，兩翼步兵湧進，勢成包圍，我軍死守，終將當面之敵擊退，遂自動撤回。日軍大部在口外李家堡附近占領陣地，構築工事，一部日軍及僞警約二百餘名，已進至九門口。十四日午刻敵飛機五架不斷在九門口石門寨沿線低飛偵察，並向我陣地投彈三十餘枚。石門寨前線僅雙方哨兵衝突。惟日軍以石門寨爲入熱要道，地勢重要，企圖向該地進攻。九門口一帶日軍確有大舉衝進模樣。此方面，日本以僞逆軍張弼部作前驅。

日軍集中朝陽

義縣新立屯黑山等處各駐有于芷山逆部一團，錦西溝幫子，近又開到逆軍丁錦部之第二軍約五千餘名。日軍對熱之前線大本營設朝陽寺，司令爲日人加藤英次郎。該地現駐日軍五百餘名，攜有重砲四門，機槍六挺，大虎山駐有日軍八百餘名，並在該地設立守備司令部，司令爲日人永田。以上各地日軍，近日積極收買食糧並向各縣強徵大車牲口。又逆軍張海鵬部第二旅現在錦州綏中間活動，綏站停有裝甲汽車三輛，鐵甲車二列，並強扣民車三百餘輛，準備向熱邊輸送日軍。日軍對熱志在必得，其預定計劃，自一月一日起，限二十五天進佔熱省，行軍路綫共分三路，南由榆關，中由阜新，北由開魯，並利用空軍大肆爆炸。日軍並由傀儡政府委派張景惠爲僞征熱軍總司令，張海鵬·于芷山·丁錦·張璧等分任各路總指揮。

義軍齊集開魯

十四日晨，通遼日軍以裝甲汽車分載大批軍隊向熱邊開魯進攻。於開魯通遼間與我義軍兩部遇，激戰數小時。我各部義軍，正聯合推進中。鄧文

及馮占海所部義勇軍，於補充槍械子彈後，已於十五日早，分爲數隊，進攻洮南各地。開魯義軍，以何淸明爲總指揮，已轉取攻勢。馮占海及大刀會之聯合軍三千爲前衛部隊，由通遼方面北進。鄧文及李海靑之聯合軍二萬，則擔任通遼之西南方，決定全軍一齊進擊。目下正籌備食糧。現以開魯爲中心已集結完畢之部隊，加入大刀會衆已達三萬一千名矣。

政府準備抵抗

華北局面如此危殆，政府對於抵抗問題，迄在精密商討中，惟事關軍事，不便述及。近有每月增加軍費二百萬之說，當係準備軍事之用。十二日國府接日內瓦顏顧郭三代表聯名電，請政府派兵恢復榆關，謂惟有中國能表明有力防衛其本身利益，方能希望友邦之協助。政府非常重視。西南政委會陳濟棠・李宗仁十三日午召集各政委，各省代表，到總部開聯席會議，擬西南大聯絡，鞏固國防。各省主席軍長一律加入政務會爲委員。胡漢民十三日派女公子木蘭携親筆函致各委，對抗日計劃及佈置國防條列甚詳。陳濟棠十三晚在歡宴席上提出討論，各委均贊同。十四日繼續開會。十七日政務會議決議，與執行部聯電國府，請速表示抗日態度。內有：「若猶執迷不悟，誤國殃民，則西南方面惟有聯合各省同志及全國民衆，共負抗日之責」等語。其他軍人電呈中央抗日者，無日無之，足徵人民意志之一致。所謂「中國蘇維埃政府」十五日在瀘發表告中國人民宣言：謂倘令政府軍立時停止向蘇維埃區進攻，允許人民民主權利，並組織義勇軍支隊爲中國國防，獨立與統一奮鬥，則中國紅軍願與國軍一體抗日。該宣言又稱：日本目的在瓜分全中國，令其屈服。宣言具名者爲「中國臨時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與「工農紅軍革命軍事會議主席」朱德。此與最近獨立評論第三十五期丁文江之主張，若合符節。惟近傳朱毛部隊近逼南昌，上述宣言別有目的，勿待贅言。

美英關心華北

日軍佔榆關後，英美朝野深恐侵入華北，獨覇利權，異常重視。十四日美國務部聲明美國將不請日本保護華北美僑。國務部認若欲請求保護華北美僑，應向中國政府聲請，而官場中亦認若向日本聲請保護美僑，不啻承認日本將向華北方面擴張行動。美國曾暗示，倘若中國北方再起衝突，則美國將警告中日雙方保護美僑生命財產。如日軍繼續向平津等地發展時，則美國將認爲形勢嚴重不能坐視。十六日美國上院海軍委員會主席孝德里治在上院提議，主張美國全部艦隊，應常住太平洋，氏稱今後若有擾亂世界和平之事件發生，將在太平洋上。至英國方面，十四日倫敦泰晤士報訊英國已向日本政府抗議日兵攻佔山海關事，並請日本當局注意英國在華北權益。自由黨「觀察報」十五日社評稱，今日世界，最可怕懼及最危險之事實，即日本集中其勢力重心於鞏固其自高麗迄長城之大陸權力。在日人計劃中，認爲必須使張學良在華北完全不成勢力，使其組織大本營於北平。東京深知英・俄・美・德，現無抵抗能力，日本現已超越其原來目的與欲望，由頗合理之途徑，折入另一方向，使其前進不已，或將集全世界之詬謗於一身。此時除承認日本能作其欲作之事，並集中力量阻其攔入長城外，別無他法，吾人必堅決否認「滿洲國」。

赤匪逼近南昌

年來蔣介石督剿鄂皖湘贛，赤匪，頗獲勝利，赤軍爲打通國際路線，

年前徐向前等竄至陝西，中央派何成濬氏入陝圍剿，徐部折入川境，近傳賀徐殘匪現在通江一帶。田頌堯部在通江集三旅進剿，匪圖由萬源城口回竄，萬源現由劉存厚部四團防守，追剿軍劉茂恩亦全部到達萬源堵截，匪無法得逞。或仍將北竄，現殘匪不足七千。八日賀龍由鄂西鶴峯進陷湘屬桑植後，又竄永順保靖等縣，我軍圍剿計劃，由陳渠珍師長加調龔人傑顧家齊兩旅，晝夜兼程前進。田少卿團，十四日抵桑境，慈利大庸桑植三縣團隊實行聯防，扼守慈・大邊境，劉正聯絡鄂西駐軍，同時進擊。贛中朱毛部以國軍大部駐南豐城黎川等縣，後路深感威脅，特令由偽獨立第四師暨南豐模範團集合南豐之饒坊大頭山及鷄裹塘，聲言犯南豐，以圖牽制。當經駐南豐部隊於十三日馳剿，激戰甚烈，斬獲甚衆。竄東鄉之匪十三晚即由陳坊橋一帶向東退竄。滸灣之匪偽七軍全部亦同時向後移動。十五日朱毛會發表宣言，荷國軍不進剿，願與之協力抗日云云。十八日南昌五十三團體再電蔣，近日赤匪乘隙傾巢進犯，陷金谿・掠東鄉・占崇仁・圍臨川，逼近南昌，人心震動，岌岌可危，設有疏虞，赤匪且沿江順流而下，遲薄安慶，旁潰湘湘，延蔓閩浙，東南半璧，從此休矣。萬乞簡銳親往，悉移駐鄂之師，速爲援贛之舉。各團體領袖及黨政要人擬由省整會領銜，再發沉痛長電，催蔣早日來贛。偽中央原設瑞金之葉坪，因聞十九路軍進抵龍巖，恐被襲擊，乃移設寧都之橋頭，所有盤踞贛閩邊境之匪，紛向寧都移動。

川局已有辦法

內江會議決裂後，雙方重動刀兵，自十四日起已完全停止，劉湘已回重慶。劉文輝大部調集新津，向西開動。劉本人亦到新津，近派人向聯軍表示，擬率部赴西康固守，惟要求在成都駐兵二團，以便與外間通氣，鄧田表示拒絕。聞劉文輝部尚餘三萬，劉湘亦力竭，各方亦表示國難嚴重，不願再戰。十八日中政會議，議決由中央大員率同軍事財政教育各主管部擬定之專員赴川，會同川省當局，根據民十七國府命令，商訂具體辦法，呈准施行。必要時得召集各種委員會，籌擬進行。中央將派張羣入川，政府日內即可下令。

孫科就立法院長

十一日晨第三九三次中政會通過立法院孫科氏任命之第三屆立法委員共九十人，名次爲馬寅初，傅秉常，呂志伊，焦易堂，史尚寬，林彬，陳肇英，馬超俊，劉盥訓，彭養光，戴修駿，樓桐蓀，吳尚鷹，馮兆異，張志韓，陶玄，鄧召蔭，陳長蘅，盧仲琳，張鳳九，方覺慧，劉積學，羅鼎，蔡瑄，衛挺生，劉克儁，劉景新，朱和中，史惟煥，朱履龢，黃右昌，郗朝俊，竺景崧，鄭愼辰，傅汝霖，張維翰，賈士毅，李仲公，狄膺，程中行，何遂，丁超五，鄧家彥，張知本，黃季陸，梁寒操，潘雲超，唐有王，黃復生，王祺，王秉謙，戴任，馮自由，徐元誥，張國元，黃一歐，劉通，鄧哲熙，王崑崙，鄧鴻業，王漱芳，鄧公玄，吳經熊，翟會灃，趙琛，盛振如，陳茹玄，羅運炎，陳伯莊，姚傳法，孫維棟，祁志厚，陳君樸，王曾善，陳劍如，陶履謙，簡又文，鍾天心，王孝英，胡宣明，王毓祥，楊公達，謝壽康，董其政，周一志，趙文炳，迪魯瓦，博克濟雅，貢覺仲尼，羅桑堅贊。各委員會委員長人選已確定者，爲經濟馬寅初，交外

傳秉常，財政吳尙鷹，軍事陳肇英。十六日午孫氏與立法委員七十人在國府宣誓就職。斯日林森致訓詞，於草擬憲法，如期結束訓政，致深切之希望。按立法院委員第一屆僅有四十九人，第二屆加至六十三人，至第三屆纔增加至九十人。故孫科擬議增加立法院預算。





日俄關係惡化

日本佔三省攻熱河，意在進迫蘇俄，早爲識者視破，惟因年來滿洲基礎未固，蘇俄採取和平政策，故未正面衝突，然近因蘇俄堅不承認僞國，及中俄恢復邦交之故，日方妬嫉長忌，形勢漸趨惡劣。十一日日外務省當局，對於斯丹林七日在中央委員會之備戰演說，持如下之見解：『日軍部之所以在明年度預算中，要求龐大的軍事費，係以鑒於蘇俄一面既向日本要求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一面復使全國工業作戰事準備，而現則依是使日俄兩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之最後的可能性，亦歸消滅。』最近南滿鐵路公司總裁八田氏對拓殖省上一計劃，主張南滿鐵路資本應增至六萬六千萬日元，又日本從軍事上便利起見，擬將全東三省鐵路之寬度劃一（四英尺八英寸半）但中東路爲五英尺故在滿洲里至海參崴哈爾濱至長春間頗感不便，日方本意頗僅于蘇俄及「滿洲國」交界處，需用俄車，使日俄衝突時，蘇俄在「滿洲國」境內，不能用其設備，作軍事運輸之用。反之，日本可自胡蘆島·牛莊·大連·安東等地，立輸軍隊至俄邊，無須換車。蘇俄對此計劃之反感如何，殊値注意。蘇俄政府有一·二二一·六一七·四四四金盧布之資本之中東路半數權利，一九二九年時，中東路除開支費實有三千八百萬金盧布之盈餘，即使其不計更換路軌寬度後之軍事危險，若無相當報償，決不願放棄其權利。蘇俄既未正式承認「滿洲國」，對任何建議有損中國之合夥權利，不論其得償與否，似難同意。使日本決心改變中東鐵路路軌之寬度，則不論蘇俄政府之同意與否，大概即將進行，但蘇俄雖至堅忍，在日本以武力佔據全路時，對改變路軌之寬度，是否將不加阻止，亦屬疑問。但在日俄衝突有可能之下，蘇俄對東三省邊界與海參崴之直接交通，加以阻碍，蘇俄政府決不能等閒視之。此實日俄間一大癥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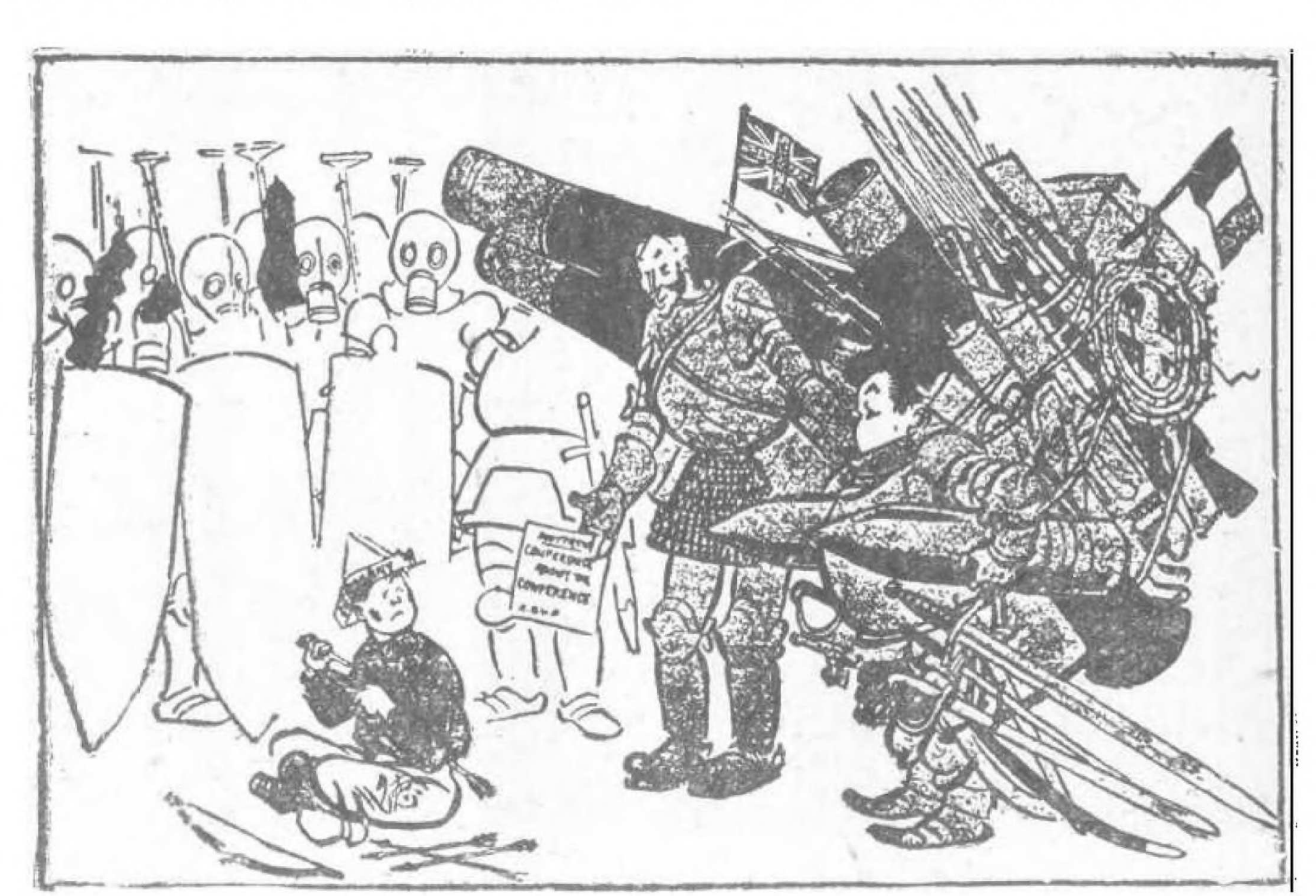
胡佛批駁菲島獨立案

赫斯葛丁氏提議允菲律濱經十年過渡期後完全獨立之提案，先後經上下兩院通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送入白宮，待胡佛批准。胡氏於一月十三日正式批駁。　胡佛批駁獨立案之最大理由爲因遠東情勢紊亂。　胡佛宣稱「菲島與人口過剩之大國爲鄰，其獨立實給予和平滲入之機，甚至以武力強入，亦未可知。彼信美國對其他民族之解放，尙有其他應採之步驟，但此步驟應基於從今十五年或二十年後之人民自決選舉。吾人不應對此不安定之世界，再增加其紛亂」。白宮十五日發表宣言，對胡佛批駁赫斯葛丁案，加以解釋。此文件國務卿斯蒂生氏，陸軍部長赫萊氏，商長卓平氏及農長哈得所主稿。在其宣言中，前菲島總督斯蒂生氏謂：赫斯葛丁案於美國菲島政策創始者之希望相反，並可引入歧途。伊謂僅忍耐及不計利害之美菲人民代表，可以解決菲島問題。吾人必努保護美國在內及在遠東

之利益，美國之保持菲島於遠東，甚有供獻於維持均勢。故吾人之退出，匪特不足以滿菲人實現獨立之切望，實愈加其困惱。

下院又以二百七十四對九十四票二次通過原案，十六日上院討論胡佛批駁之郝斯葛丁案。上院議員力主菲島獨立之簾鐵瑞奇氏，宣稱，彼對日本之侵略獨立之菲律濱，無甚危懼。並謂日本必能在「滿洲國」建設一穩定之政府，彼時日本必無意於併吞或征服菲律濱，彼並預料，日本必將首先承認菲律濱為一獨立自由之國家。此案再經上院三分之二之大多數通過方能成為法律，但必須經菲島議會或菲島製憲大會承認後，始能生効，據十六日，菲下院非正式會議，表決菲島獨立案縱由上院推翻總統之否決而通過，亦不予以接受，菲上院亦將作同樣表決。

據確聞，美政府預測在菲島獨立實現之場合，日來非正式的對日本外務當局關於該島獨立，有無締結日美間認為必要之新協定之意嚮，探取日方意見，該新協定之目的，似以菲島為中心，於西太平洋設置一種不侵地帶或恒久的中立地帶，且菲島獨立，若果實現，則太平洋之情形將起重大變化。為適應此種新情形，則一九三一年簽訂之關於太平洋島嶼之屬地及領地之四國條約內容，難免有改訂之必要。日本外務當局對於上述美政府之非正式提案，因鑑於外交的機微，認為尚非答覆之時機，故暫時不發表正式意見，擬俟菲島獨立實現後，接到美國正式提案時，認為對於四國條約之改訂及締結確立西太平洋安全保障之必要的新協定，於主義上殊無反對之理由。日外務省首腦部之中，且抱有若美國對於滿洲問題表示好意的態度之際，不僅西太平洋之局部的解決，即對於締結太平洋全般之日美間之新保障協定，亦無不可之意見。際此時機，此種現象實堪注目也。



你懂不懂，這叫裁軍會議。（英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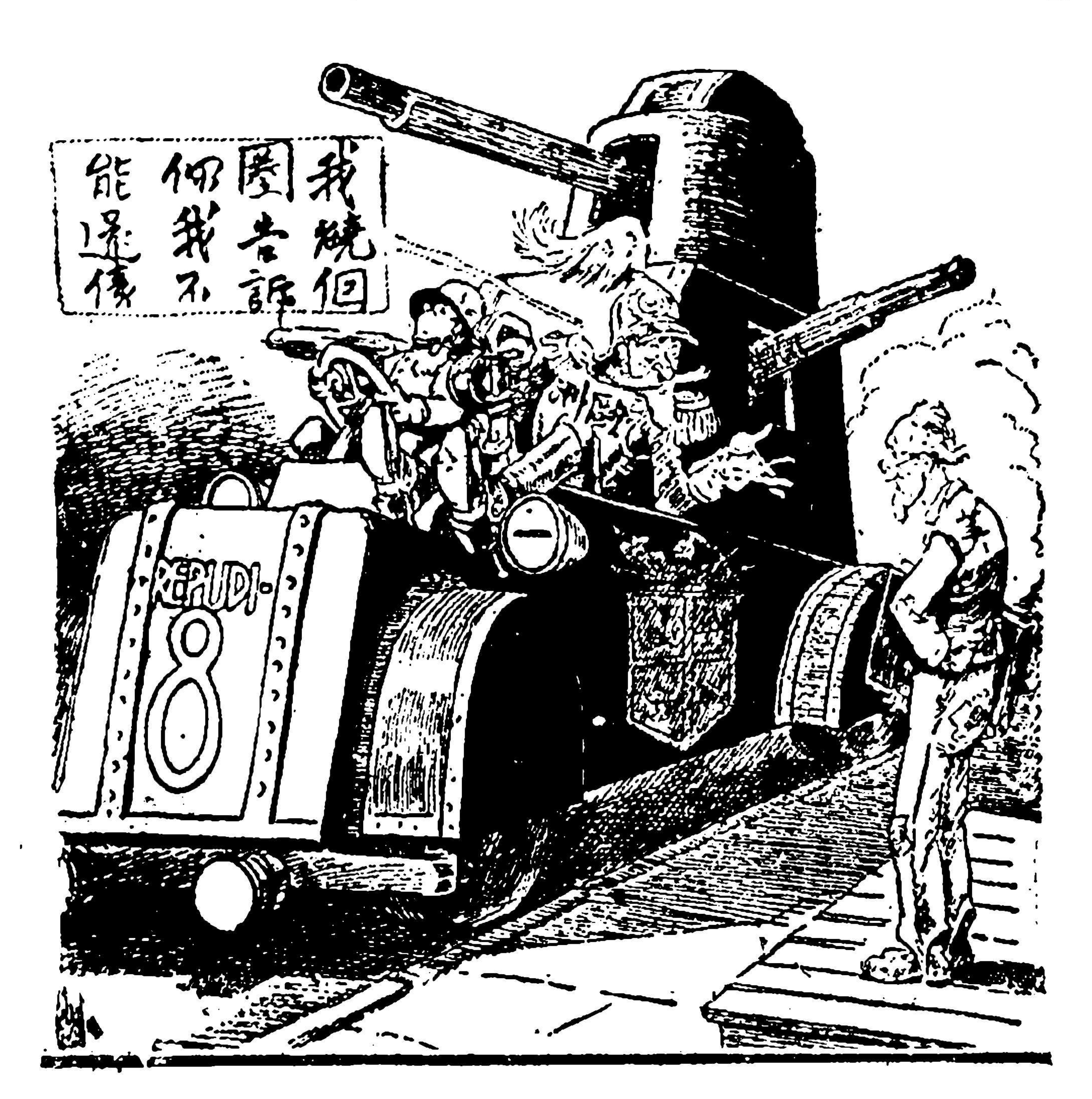
美國向下面看看吧

（美報）



美國如何救濟歐洲。第一步須流血吧

（美報）



又一位維持大車的漢子

（美報）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一月十三日起
至二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止

一月十三日　星期五

▲顏顧郭三代表電政府出兵收復榆關。

▲汪院長在日內瓦發表抵抗宣言。

▲贛匪圖北犯南昌。

▲陳濟棠李宗仁召集聯席會議討論西南大聯合事。

▲日內瓦日代表團討論秘書廳案。

▲英泰晤士報發表袒日意見。

▲胡佛正式批駁菲島獨立案。

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德留蒙修正案交中日徵求政府意見。

▲日逆軍紛向遼西集中。

▲日外務省表示對德留蒙案可接受。

▲國際貿易局報告，日貨在長江傾銷成功。

▲徐賀兩股圖竄鄂東。

▲美國務部警告中日保護美僑。

▲王德林部退入俄境。

一月十五日　星期日

▲朱毛發表告民衆書願共抗日。

▲外部電代表團堅決反對新安協案。

▲熱河形勢愈緊，朝陽頻聞砲聲。

▲美國白宮對菲島案發宣言。

一月十六日　星期一

▲十九委會開幕；毫無結果。

▲顏代表質問西姍斯主席，何以修正案不通知中國。

▲賀龍竄擾湘西。

▲美國訓令駐歐外交代表否認日本在滿地位。

▲南昌商界決議促蔣赴贛督剿。

▲日軍轟炸開魯。

▲美上院海軍委員會主席提議全部艦隊常駐太平洋。

▲菲議會表示拒絕接受獨立案。

一月十七日　星期二

▲羅外長發表談話。

▲西南兩機關電請國府表示抗日態度。

▲太原捕學生。

▲宋哲元來平。

▲德共黨反日舉行示威運動。

▲新總統羅斯福宣言擁護條約。

▲贛匪逼近南昌。

▲菲島獨立案通過上院。

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

▲十九委會無結果，西門勳議召集國聯大會。

▲十九國委員會討論修正案。

▲滬團體忠告段吳。

▲太原治安會議規定槍決罪四項。

▲中政會議決川省善後辦法。

▲日共黨大檢舉十八日宣告解禁。

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

▲蔣暫不赴贛。

▲石河前線平靜，敵騎兵向熱邊集中。

▲王德林義軍堅決抗日。

論評選輯

抵抗與爭鬪

晦

(一)抵抗之意義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我全國上下無時不言抵抗，無人不言惟抵抗乃能圖存，似我一抵抗即足以使敵人望而生畏，不再前進，我再抵抗則東北失地可復，以往國恥即可消除，是故更進而倡為「長期抵抗」之言，以為如此可以勉勵國人，亦可以稍緩敵方之威脅矣，然而事變迄今一年又四個月，瀋陽之被佔，錦州之失陷，并未收復，其間惟淞滬之役，我雖蒙空前未有之損失，然未嘗屈辱，尚有對等之講和資格，吉黑抗戰，僅餘赤血斑斑之史跡，留待將來之清算耳。

抵抗也者。須敵人來攻，我方抗拒，則主客之勢既異矣，人為主動，我為被動，絕無自力支配之餘地，設使人不來攻，我則老師靡餉，一籌莫展，譬如坐困愁城，內擁飢民，外迫強寇，圖旦夕之苟安，無長久之大計，為計之失，莫過於此，矧抵抗者純為一種消極態度，為保守而非進取，今日之世界，匪特凡百進步，日新月異，各國皆講求加速度之發展，謀國而事保守，恐承平之世，亦不可能，況強敵已入境乎。

(二)現時而言抵抗已屬亡羊補牢

敵方欲鯨吞我國，今日據一地，明日割一城，乃借口治安，動曰和平，復號於世界曰，『中國非近代國家，無近代組織，』故可以隨意割切也，我若祇言抵抗既乏整個的有計劃組織，而僅以地方一部分之力，與敵人全軍相抗，勝敗之數，豈待龜筮。

且東北三省富甲東亞，一朝之間，竟爾坐失，我縱曲意求全，渴望和平，而敵則鐵騎四出，攻城掠地，錦州已沒，又失榆關，九門口要塞之地，亦危在旦夕，長此困守，將何以自全，敵方欺我實力薄弱，必將委曲求全，以謀妥協，殊不知我愈求苟全一時，愈望和平，而敵方則愈加突進，愈肆猛攻，縱任其縱橫蹂躪，猶未必能求得和平也。

試以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陸軍當局對我國三中全會所發聲明，非但蔑視國際間之友誼，且盡侮辱之極度，其終結之語曰，『……現下之急務維持遠東和平之第一手段，厥為清算危險已極之中國國民黨及其外交政策，』斯言也，與「飲馬吳山」之語相較，猶有過之無不及，我其能隱忍到底，僅言抵抗而已耶。

(三)爭鬥之意義

我國積弱，固非一日，然地廣人衆，天賦特厚，設使有積極之領導，轉敗為勝，自亦不難，敵方國力疲弊，僅以本年度預算二十二億三千萬圓日金觀之，即有不勝擔負之概，其國債之積累，且至百億日金，如再增兵

對華，每增兵一師團，至少增加軍費三千萬日金，正式對華作戰，假定其出兵一百師團，年費至少在五十萬萬日金以上，以敵方今日之國力，一年之間，即耗其國富二十分之一，縱令其作戰而勝，亦必爲歐戰後之德意志第二無疑。

例之以一二八淞滬戰爭之敎訓，我以劣勢兵力，窳敗器械尚能與敵相搏至三十二日之久，我如有整個計劃，全體動員，即令國防全無，要塞盡失，出莫大之犧牲，與敵作五年十年之奮戰，則我有餘力，敵且自斃矣，遠之如拿破崙之侵俄，近之如日軍六個師團之侵西比利亞，俄人不言抵抗，僅有努力奮戰，致敵方挫敗而退，乃得鞏固其國基，況今日之勢，所謂公理正義者，必須有强力，乃能貫澈其所說之公理，國際間勢力如不均等，則萬無公理正義可講，蓋公理正義皆隨勢力爲轉移者也，欲圖自國勢力之强大，則非積極爭鬬不可。

㈣爭鬬之前途與現實之認識

日之對我所以敢於得寸進尺，繼續侵略不已者，特欺我國民萬無爭鬬精神耳，如我眞能全國動員，亟起一戰，奮民族革命精神，爲百年歷史爭鬬，則西山落日之敵，烏能作持久之戰，亞爾薩斯洛連被割之往事可師，波蘭亡國裂土之仇已復，我有三千四百四十四萬三千餘方里之地積，擁四億以上之民衆，拚命爭鬬，則東北地域，豈任敵有。

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露骨侵略，既惹起資本主義各國間之利害衝突，一旦對我作戰，則三億日金之對華輸出，將完全杜絕，二億餘之工業原料輸入，尤受嚴重影響，加以龐大軍費之支出，彼窮乏已極之民，其何能堪。

是以今日之中國，欲圖立國生存，萬不宜再事敷衍，作消極無爲之抵抗，長敵人之氣燄，當前之急，尤須對現實有確切之認識，勿過畏敵人之武力，奮力興起，爲舉國必死之爭鬬，惟爭鬬乃能求得生存，惟爭鬬乃能保我民族，現已大難當前，禍迫眉睫，忍無可再忍，讓無可再讓，急起爭鬬，方是一條出路。（錄一月十一日上海申報）

◇　◇　◇　◇　◇　◇

國人應如何助戰

新

榆關之炮火，僅戰爭之序幕而已，然即此序幕亦足啓吾人無限『臨事而懼』之心。國人若能因此『臨事而懼』之一念而『好謀而成』，則失之於桑榆者，猶可收之於東隅。吾人於此敢就『國人應如何助戰』之一問題，略供所見，以備愛國同胞之採擇。

此次何旅安團在榆關之犧牲，不可謂不壯烈矣；夫以此種與榆城俱存亡之精神與敵抗戰，猶僅歷兩日有奇而全軍殉難，足見愛國之精神仍不足以抗科學之利器。吾人今如欲喚敵人一決雌雄，則除奮其愛國之精神以外，尙須速行補充科學之利器。惟補充一事，實非一蹴可幾；在時人視之，雖以爲甚易，但吾人回顧航空救國之止於空言，防空抗敵之毫無成績，實不禁深感國人酣睡之未醒，而弇懷抵抗工作之艱鉅。且較適用之飛機一架，高射砲或野戰砲一尊，坦克車一輛，需欵皆在二三十萬元左右，而所需之數量。復多多而益善；政府財力既不足以應此需求，國民輸將又難集成數，以致備戰多時，仍不足當敵人之一擊。今戰幕既啓，前方將士縱不辭以血肉之軀與敵人之科學利器相搏擊，然勝負之數，早已決於科學利器之有無。故國民如深知此戰關係國家之存亡，則凡擁有巨資之人，實應有毀

家紓難之舉；而抵抗之能否持久，亦視國民毀家紓難精神力之強弱以為斷。此其一。

敵軍所至，屠殺焚燬奸淫刼掠轟炸之暴行，即隨之俱來，而人口密集之城市，尤為日軍攻擊之目標。今戰幕既啓，自山海關以至平津一帶之必化為戰場，固在意計之中，即其他沿海沿江繁華之區，亦隨時有遭其侵襲之虞。處此情形之下，吾人縱無術減少財產之損失，要亦不能不設法減少生命之犧牲，更不能不為多數難民籌劃避難之所及生活之資，以免再蹈榆關人民慘遭轟炸屠殺以及逃難者餓宿秦皇島上無以為食宿之覆轍。但此事言之甚易，而為之則甚難，非各地人民均有互助之精神及實際之準備，則戰區人民必有避難無所之慘痛。此其二。

一般人民生活艱窘，智識幼稚，意志薄弱之吾國，到處均有可資敵用之漢奸，此觀於東三省天津上海及此次榆關事變而可知者，故吾人今欲為長期之抵抗，尚須隨時隨地設法救濟此種貧不聊生之無業遊民，以免為敵所用，為虎生翼。但欲到達此種目的，非有大規模之救貧組織不為功，而救貧組織之推進，尤賴富裕社會之努力。此其三。

戰幕既啓，前方將士及戰區人民之負傷者為數必多，斷非少數軍醫及紅十字會人員所能救護療治，即救傷藥品亦有缺乏之虞；倘全國醫生及護士暨慈善團體無總動員之準備，則從事於為民族爭光之戰者，必有無人救死扶傷之遺憾。此其四。

以上所述，特其較顯而易見者耳，實則戰爭期內，問題寧止於此！前此淞滬戰爭幕甫啓，全國頓起幾等於自殺之擠兌風潮，瀋陽變作，城內米商立即拒用奉票，致平民陷於無米為炊之絕地；吾人懲前毖後，則金融將如何維持。糧食將如何調劑，亦悉為刻不容緩之問題矣。此其五。

勉矣政府！勉矣國人！戰爭之序幕既啓，雖戰禍將延及若干省，戰線將延長若干里，戰期將延長若干年，前線戰士之死傷將有幾何，人民財產之損失將有幾何，軍需之耗費將有幾何，悉非事前所能逆料，但亦不能不預為估計，早為之備。處此科學萬能之時代，惟實際之物質及實際之工作，乃足以抗當前之勁敵；若救國徒托空言，談兵止於紙上，則大戰開始之日，即為喪師失地之時；非徒不足以增民族之光榮，反足以促國家之覆滅。若然，則吾人又何貴有此『犒師之役』乎！語有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吾政府及國人其敬念之哉。　（錄一月十日上海晨報）

◇　◇　◇　◇　◇　◇

關中日直接交涉之幻想

國聯十九國特別委員會定於明日開會，外人期待中之中日調解問題，經榆關事件之發生，已成絕望。中國對於國聯，信賴年餘，徒增損辱，時至今日，全國上下，決心於自力自救，任何人已不敢再存希望國聯之心理，故明日之會，日本毋寧為待決之囚，松岡杉村等連日積極活動於日內瓦，正為求形勢之對日好轉，然國聯自一九一九年成立以來，從未經過摧殘與侮辱如日本年來所為，明日之會，是否為國聯宣告關門之日，此乃國聯本身及在會中四十餘國之共通利害，如十九國委員會屈從日本主張，自甘破壞國聯，則其責任當由十九國與日本共負之也。

據十三日日本外務省表示：對於國聯十九國委員會之開會仍依始終主張之「滿洲國」存在為既存事實，及處理中日紛爭，離開國聯之手而行直接

交涉之二大鐵則』。此乃日本軍閥一貫之主張，外務省祇奉命傳聲而已。然果如是，日本與國聯終無苟合之理。蓋前一「鐵則」，明明推翻國際聯盟公認之萊頓報告書，後一「鐵則」，直正式爲國際聯盟之死刑宣告耳。抑日本人士，更有謂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之適用爲不足懼者，謂如此乃可以促進中日直接交涉之機運，此實一極端錯誤之幻想，吾人竊願有辭以闢之。

方九一八事變之後，偽組織未宣布成立以前，吾人固嘗主張中日問題，宜依國聯斡旋之形式，定直接交涉之大綱；顧自去年三月偽組織一經出現，吾人即認爲中日交涉，陷入絕境，自是以還，不復再申前說。今日問題，實際甚爲簡單，即日本取銷其偽造的『滿洲國』而後中日有交涉可言。不幸眼前形勢，視去年尤爲惡劣。日本不但堅持維持『滿洲國』，以破壞條約侵略中國之既遂的犯罪行爲，强迫世界，認爲『既成事實』，且進一步公然宣言擴張偽國之區域，決心侵我熱河，復又飾辭奪我榆關，威脅華北全部。試問在此情態之下，中國人誰敢想像與日本言交涉？更不特此也，日本在東三省，違反三千萬人民之公意，强造偽國，播弄傀儡，裂我國土，殺我義民，以溥儀之愚騃無識，已感生趣索然，以鄭孝胥之勇於賣國，且禁自由言動。若夫各地方浪人橫行，士兵驕縱，細大不捐，權利是攫，妓館『幫閒』，或膺地方之指導，旅舍『番頭』，亦成公署之要人。在精神上澌滅我民族自尊心，在物質上吸取我小民生產力，中外爭傳，事多有據。日本如此行徑，迫中國四萬萬愛和平尚寬大之民衆，泣血椎心，目眥盡裂，甘賦偕亡，仇結百世；乃猶欲推而廣之，百計製造『袁金鎧』於平津，並謀尋覓『謝介石』於閩粵，夢境長迷，陰謀無已。夫以中國民族之繁殖，性質良莠之不齊，吾人誠不敢云賣國官迷，果能絕跡，然而以日閥之褊狹躁急，驕妄狠毒，溥儀鄭孝胥覆轍可鑑，熙洽張景惠活例當前，縱有無恥之徒，不肖之輩，醉心官位，如蕩婦之懷春，迷性金錢，如偷兒之穿窬者，志願爲倀爲奴，相與詭秘勾結，然爲本身利害計，在神智清明之一刹那間，當亦不能不躊躇卻顧，置念將來；況以國民之憤怒，公衆之糾察，縱有巨慝神姦，敢於倒行逆施，終必以萬夫所指，無從施其鬼蜮。然而，日本軍閥，見不及此，仍復以詭秘之行，嘗試於中國各地。試問在此情態之下，中國國民，又誰敢與日本親近？抑吾人重有感者，日本國民，素稱愛國，元老重臣，尤多偉傑，往年大隈提二十一條，元老施最後之忠告，田中取積極政策，大報盡坦率之諫言；獨自九一八以來，少壯披猖，老成緘口，政治界如仗馬寒蟬，言論界如鸚鵡學舌。政治中心，不知所在，輿論樞紐，操自軍人。試問在此情態之下，中國敢對日本何人置信？日本又有何人可與中國爲負責之談話？

最後吾人更願說明者，中國今日，需要建設，不願紛擾，急求和平，務在休養，故吾人所力爭者惟在收回東北失地，保我完整主權，過此以往，胥無奢望，而世界二次大戰，更非中國識者所願見。即中國對於國聯之信賴，亦由日本武力高壓政策之所逼成。故日本國民，苟無術以裁抑其軍閥，糾正其迷夢，依然追隨羣狂，甘與世界爲敵，且一面仍圖維持擴大偽組織，一面又欲壓迫中國，與之直接交涉，此乃斷無實現可能性之幻想。結果任其鬥爭之推演，惟有同歸於盡之一途。現在中國國民，已有深刻悲壯之覺悟，特不知日本炯眼之士，愛國之彥，有無此等認識？本文屬稿至此，閱及日本內田外相準備在議會演說對華問題之一節，一則曰『日滿支』

，再則曰，不干涉中國內政，其去當前問題之核心，殆不知距離幾許。日本外交當局，見地如此，宜乎中日雙方，終陷於兩敗俱傷之悲境，此其責任，亦惟日本國民負之耳。

（錄一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法日協定尚存在乎？

中日問題爆發以來，國際情勢日益陰晦，而每引起世人之注意者，厥為法日之關係。去年十月，倫敦泰晤士報曾載日本向法國提出正式締結同盟之消息，雖經否認，然因之世人對於一九零七年之法日協定是否繼續有效，認為問題。近據巴黎電訊，下院質問總理彭考，法國政府是否仍有意遵守關於管理中國勢力範圍之一九零七年六月十日之法日協定，或認該協定已為華盛頓條約所替代。彭氏答謂，此項問題之討論，應延至國聯應付遠東問題以後。並鄭重陳述，法國政府如先國聯陳述其立場，將陷於窘迫地位云。因將此問題延期討論。依此電訊以觀，法政府對此問題似不欲即為明白之表示也。爰就歷史說明此協定之真相，並於法理上研究其是否尚存在。

查法日協定締結於一九〇七年六月十日。其時正當日俄戰後。在此協定以前，有英日二次同盟，在此協定之後，有日俄協定及英俄協定，因而形成英日法俄兩大同盟之合作。此種形勢曾決定中國之厄運，同時亦為歐洲大戰之助成原因。以上數協定，均為直接處分中國者，法日協定實為其中之樞紐。此協定祗有一條，其文如次：

日法兩國政府，因尊重中國之獨立與完整，及各國在華商業與臣民同等待遇之原則，並因在與兩國所統治保護或占領土地接壤之中國地域內，對其秩序與事物和平狀態之保障，有特別之關切，故約定互相協助，確保該地域內之和平與安寧，以維持兩締約國在亞洲大陸各自之地位與領土權利。

此協定表面上雖謂尊重中國獨立完整及機會均等主義，實際已含有互相擁護勢力範圍之意思。日外相林董在其回顧錄中對此協定曾作如下之解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自為十分合理之原則，但於特殊關係及特殊利益存在之處，則別項意義亦須考慮。英國首先注意此點，並長期注意保護其在揚子江流域，廣東及九龍之特殊利益。德國在山東及膠州租借地鄰近之處，作相同之動作。依邏輯說法，約中雖無特殊勢力範圍之規定，但原則上則盡力保障其最大利益。法日協定序言中僅提及門戶開放主義，但在相繼之條文中，有些地方頗含有勢力範圍之意思。』細味林董之言，已知此協定含意之深遠。然在此公開協定之外，尚有一秘密換文，劃分兩國之在華勢力範圍。此換文之原文，迄今尚未正式公布於世，據施阿蘭之使日筆記(Gérard: Ma Mission au Japon)曾述及此換文之內容，節錄如次：

在談判結束時，林董子爵請余向畢勛(法外長)表示，互換文件，聲明兩國在華之權利及利益之勢力範圍，於兩國皆有裨益，畢勛並未與難此項建議，於是同意以簡單換文，確定該項範圍。關於法國者為廣東廣西雲南三省，關於日本者為福建及在東北日本有特殊權利之滿蒙。此外林董子爵並向余聲明，法國前此在福建既得之權利或利益，須嚴格尊重。

施氏當時為法國駐日大使，參與談判之一人，其言自極可信。據此，

足見此換文之意義，在法方得到越南之安全保證，同時規定兩國之在華勢力範圍。與公開協定中所謂之尊重中國獨立完整及機會均等云云，完全相反。此為當時最流行之雙簧外交。然自歐戰以後，世界情勢已由曖昧轉向光明，分贓外交已成過去，此項協定自隨時代巨流而逝矣。

就現代國際一般條約言，此協定雖無時限之規定，當已不能繼續有效。其故有二：第一，歐戰以後，有國際聯盟之產生，國聯盟約第十條明白規定：『聯合會會員擔任尊重保持所有聯合會各會員之領土完全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法日協定之旨趣，顯與此不符。又國聯盟約第二十條第一項云：

聯合會會員各自承認，凡彼此間所有與本盟約條文抵觸之義務或協商，均因本盟約而廢止，並莊嚴擔任此後不得訂立相同之件。

中法日三國同為國聯會員，法日協定在中國領土中劃分勢力範圍，自與國聯盟約條文抵觸，自亦因盟約第二十條而承認廢止，此當然之結論也。不特如此，一九〇七年之協定固應廢止，即此後亦不得訂立相同之件。故所傳日本向法國提出締結同盟云云，亦為違反國聯盟約之行為，不容其或有者也。第二，一九二二年之華盛頓條約，為各國對華問題之總解決，法日兩國亦為主要之締約國，法日協定之精神與華盛頓條約相較，亦完全不合。其較著者有以下各條：

第一條．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第二條．締約各國協定，不得彼此間及單獨或聯合，與任何一國或多國，訂立條約或協定或協議或諒解，足以侵犯或妨害第一條所稱之各項原則者。

第四條．締約各國協定，對於各該國彼此人民間之任何協定，意在中國指定區域內設立勢力範圍，或設有互相獨享之機會者，均不予以贊助。

法日兩國既簽字於華盛頓條約，則與其精神相反之法日協定，自然失去存在。若英日同盟及美日間之藍辛石井協定，均以違反華盛頓條約之精神而廢止，法日協定自亦同然。此法理上之當然邏輯也。法國為國際聯盟之主要會員，擁護國聯素力，對遠東一向採取和平政策，吾知其必不戀戀於此廢紙，而破壞國聯盟約及華盛頓條約也。

彭考氏答覆下院之言曰：『吾等所關切者，在於公道。』又曰：『若有一國，評判另一國，而受一種條約之拘束，則無公道之可能。』（昨日本報載哈瓦斯社原譯文有誤，原文為If one country, judging anot he is governed by a treaty, there can be no justice possible.）依吾人之解釋，彭氏之意，若謂：法國既關切公道矣，若為一種違反公道之條約所拘束，尚何公道之可能？若然，吾人固熱望法國政府不拘束於已失效之法日協定，而取公道。此不僅中國或遠東之利益，實世界全局之利益也。蓋一九〇七年之法日協定若尚存在，則現代文明寄託之和平機械，均將毀棄，世界大局亦將回復一九一四年前之情況，此豈法蘭西之所願哉？

（錄一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假如我是蔣介石

丁文江

（上略）我們主張抵抗，不是唱高調，是唱最低的低調，不是憑一時的

情感，是用十分的理智，不是謀自殺，是圖生存。把這個前題認識明白了，然後纔能有決心，有辦法。

假如有了認識，有了決心，辦法在那裏呢？要知道我們要提議具體的辦法，不但先要知道許多未經公佈的事實，而且要了解握軍政權人的心理和能力，不然，空言的辦法，是決不能實行的。不過假如我是蔣介石，我的辦法如左：

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自從九一八以來，南京政府常常以舉國一致相號召，並且對非國民黨的人表示願意合作。但是南京政府依然是黨的政府，黨的內部依然是四分五裂。在這種情形之下，非國民黨的人有兩種感想，使他不能充分的合作。一是覺得政府沒有誠意：政府當局和他們共過患難的黨人，在這種危急情形之下，仍然不能澈底的放棄私怨，謀國家的生存。非國民黨的人加入黨的一部分，是否有合作的可能。二是覺得政府沒有能力。當大難臨頭的時候，舉國一致來負責任，天下事還未可知。現在各人依然以各人的政治生活爲前提：你感伺我隙，我攻你短。非國民黨的人加入黨的一部分，于事有何裨益。這一次三中全會，在廣東的重要會員都沒有加入，加入的孫科和伍朝樞，還有一個置身事外。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謀澈底的抵抗，是極端困難的。廣東派和南京派的分裂，原因固然是很複雜，但是胡漢民和蔣介石的衝突至少是導火線。廣東派之至今不能合作，蔣胡之不能以誠相見，是最大的原因。假如我是蔣介石，我一定立刻使胡漢民了解我有合作的誠意，用極誠懇的懺悔態度，請胡到南京。天下惟誠可以動人，何況在現在的情形之下。縱然胡始終不肯來，至少使國人知道蔣有與胡合作的誠意。不來的責任，在胡而不在蔣。若胡眞能到南京，不但全國人知道國民黨又變爲完整的政黨，我們擁護牠，也還值得，也還可以希望發生效力，而且世界各國(日本在內)都知道中國的首領居然是「鬩于牆外禦其侮」的，于我們抵抗的能力，國際的形勢有莫大的影響。

第二我要立刻謀軍事首領的合作。曾經反蔣的閻錫山和馮玉祥在北方依然有相當的勢力。日本人終日放謠言，說某某要擁戴某某，推倒某某建設第二個「滿洲國」在北方，與南京對抗，我個人絕對不相信馮閻二人與這種謠言有任何的關係。但是要在北方抵抗日本，山西是我們眞正的後路。察哈爾是我們第二道防線。北方兵工廠比較的在安全地帶的是在太原。我們預料平津到山海關的區域是不能久守的，如果張學良或是任何其他的軍隊退出居庸關，他們和政府的聯絡，全要倚賴山西。所以第一步要與閻錫山有澈底的諒解，由中央儘量的供給他原料，日夜增加兵工廠的工作。在北方作戰所需要的子彈，當然要由山西供給。馮玉祥是提倡積極抗日的。看他在河南內戰的成績，他是壕溝戰術的能手。今日不妨給他一部分的軍隊，守一部分的土地。如是則全國軍人都了解這一次作戰與內戰完全不同。拚命不是爲個人而是爲國家的。然後軍隊的調遣，給養的供給，子彈的分配，纔不至于因政治問題而發生顧忌，發生障碍。

第三我要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如果共產黨不能同意，無休戰的可能，應該責成廣東福建湖南江西四省從速合圍，縱不能立刻澈底的消滅牠，至少要封鎖牠在一定區域之內，使牠在抗日期內不能做破壞的工作。共產黨與第三國際的關係，是大家都知道了。中俄已經復了交了。形勢與去年一月不同。爲抗日計，

與其與蘇俄訂不侵犯條約，不如與中國共產黨休戰，這是很容易了解的。

以上的三件事實上能做到如何的程度，雖然沒有把握；但是以蔣介石的地位與責任，是應該要做的，做到十分，我們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如果對于江西的共產黨有相當的辦法，長江以北的軍隊可以儘量的向北方輸送；把守衛南京及長江下游的責任交給剿共的軍隊。總司令應該來往于石家莊與鄭州之間。軍隊戰守的分佈應該打破防區制度，通力合作。如防守膠濟路固然可以交給韓復渠，但是蔣介石直轄的軍隊，未始不可加入。救援熱河，固然可以責成張學良，而馮玉祥何嘗不可以指揮。山海關以西一直到平津，用甚麼軍隊佈防，甚麼軍隊作戰，應該通盤籌算，由全國的軍隊在最經濟最有效能範圍之內，共同担當，夫然後可謀軍令的統一，勞逸的均平。

國家當然不是蔣介石一個人的國家，抵抗也不是蔣介石一個人的工作，這是不用說的。但因為地位的關係，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所負的責任，比任何人為重大，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今日已經到了死中求活的地步。無論內政的經過如何，在今日都不能算賬。當局的人果眞能為中華民國為最後的掙扎，國民當然要同他站在前線准備犧牲。要不然束着手等人家宰割，固然是該死，無計劃，無決心的對付，犧牲未必不大，而結果是不堪問的了！

（錄獨立評論第三十五期）

學誰？

小記者

△學張良的圯上納履

甲　張先生！你學的是誰？

乙　當然，學張飛沒有這膽力。學張邦昌也不敢。還是學學張良。

甲　張良是帝王之師。學起來談何容易！

乙　不錯，我不能學他的全部份。我祇能學他的一體。

甲　那末，你學他的博浪椎擊秦始皇呢？還是學他助漢高祖成帝業呢？

乙　不，不。都不是。我學他為圯上老人納履的一幕。叫做『忍耐到底。』

甲　這樣說來。你除了學張良之外。倒還是一個佛教中的『忍辱尊者』呢。

乙　豈敢！豈敢！

（新聞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泛舟至東流縣遂謁陶公祠東流舊爲彭澤屬地　纕蘅

泝江未百里言指東流城城中三百戶時聞邨雞鳴
長官解客意導我陶祠行陶祠何所有矮屋三兩楹
孤亭榜愛菊菊瘦詩逾清官田堪種秫酒熟知政成
三月掉頭去此意殊難明自詭爲折腰小節疑硜硜
先生古懷抱豈以寵辱攖我讀歸去辭乃知投劾情
北牕恣高臥東皋娛耦耕田家有至樂終歲無逢迎
安能老黃綬坐負松菊盟萬戶與千詩自較孰重輕
何當載酒來爲公晉一觥

再述近况答衆異仍次原均　秋岳

悲歡非更迭歡逝恒餘悲惟有百年心悄然常在茲
誰能用寂寞暫保露電姿道窮詩不昌昌者天偶遺
詩昌亦何好更與艱辛追我行江南岸每恨日影遲
春風胡不來起此蒲柳衰朝朝攬鏡意未惜朋友知
平生梁伯鸞鄰廡終相期
舊聞紫霞洞朱泉味如蜜比來對鍾山苦霧每坐失
山阿靈谷松五里非昔密棲霞况賓主牛首等姑姪
盈盈蔣家妹溪上待浣筆焉知定林老相對但捫蝨
我雖困僚底意與此老匹棲棲願飢死不夢飯甑溢
安能視羣枳鶃爾頌嘉橘

題卓君庸用筆九法　拔可

堯章論書有七譜酷愛風神忌纒裹子山寫貽王季
德絹本於今猶駮駁（吾家藏康里子山書白石論字一則白石集中所未載者）向
來殿體困童蒙幾欲奮飛便關鎖遂令毛穎不用命
受給時防筆相左君從八法演爲九章草入門謀貼
妥初摹頗似錐畫沙放手眞追箭脫笴立言雖與姜
異同要是解人無不可任呼柳腳歎誠懸直認來禽

當家果但教善學多得師作故何傷權自我吾方北面尊罍巢拂席期君東嚮坐（近闢一室專懸伊汀州眞蹟顏之曰罍巢）

散原八十生日寄贈　弢庵

平生相許後彫松投老匡山第幾峯見早至今思曲突夢濤特地省聞鐘眞源忠孝吾猶敬餘事詩文世所宗五十年來彭蠡月可能重照兩龍鍾

次答心研　什公

滬瀆話舊又燕京別境重追百感生山色皖公應不改月華江介儻逾明詩篇到眼如溫夢社事於今孰主盟禪味年來無可證固知佛要即身成

登景山　子威

縱目全城一望寬西風吹袂覺高寒荒亭地仄前頭敞古佛年深左胛殘有樹還堪餘涕淚無山即此當岡巒偶聞野老村姬語也作前朝掌故看

洮兒　老農

敢說盲翁百不堪初春生女仲冬男其兄若在今三十與姊安排第十三二老冥冥遺憾補一家處處災聲酬他時欲識吾言行汝父平生汝母諳

近來見事覺徒然老大咨嗟少小憐屈指思量吾幾歲癡心期待爾成年但求災難隨身免勿謂公卿是世傳教養兩端宜自任至於婚娶恐無權

宿小九華山九華禪院　步曾

池州九華不可攀携節且看衢州山著霜林果挂紅紫趁伴野禽時往還到門松頂月初上息影僧寮更向闌平明禮佛受五戒更仗悲智鐫癡頑

泛舟入東昌清遠門　鈍禪

一曲清溪帶郭流澹空微日作殘秋蘆花風起如飛雪爭怪游人不白頭

一萼紅（榆關爲舊游地近聞邊事日棘不可爲懷思悲調苦幾不成聲）　榆孫

指榆關認盧龍在望燕薊作屏藩寒雁孤飛明駝散牧笳管嗚咽聲殘又聽得琵琶古調胡語怨何事盡情彈東道驚塵北門傳警攻守都難　追憶松山淪陷悵乞師非計覆轍班班函谷誰封維州輕棄遺恨猶在人間問天醉幾時能醒怕冰蟾愁見舊江山爲語防秋健者努力籌邊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盛京通志三十三卷

雍正十二年

府尹呂耀曾、府丞王河修、承德魏樞纂、有雍正十二年甲寅王河自序、呂耀曾新安進士、雍正十一年任、王河山陰蔭生、雍正十二年任、魏樞雍正庚戌五經進士、新選永平府教授、纂修通志成、舉博學鴻詞、

首圖、(京城圖、大政殿圖、宮殿圖、輿地全圖、奉天府形勢圖、錦州府形勢圖、寧古塔形勢圖、黑龍江形勢圖、長白山圖、北鎮圖、萬壽亭圖、)卷一典謨志、卷二京城志、卷三壇廟志、卷四山陵志、卷五宮殿志、卷六苑囿志、卷七建置沿革志、卷八星野志、卷九疆域志、卷十山川志、卷十一城池志、卷十二關梁志、卷十三驛站志、卷十四公署志、卷十五職官志、卷十六學校志、卷十七選舉志、卷十八戶口志、卷十九田賦志、卷二十風俗志、卷二十一祠祀志、卷二十二物產志、卷二十三古蹟志、卷二十

北平寫本故宮嘉業

案是志除康熙通志已有外、奉天府增復州寧海、又於吉林設永吉州、(又寧古塔設泰寧縣、雍正七年裁、)白都訥設長寧縣、(俱隸奉天府、)錦州府增義州、乾隆元年志同、

四帝王志、卷二十五名宦志、卷二十六人物志、卷二十七孝義志、卷二十八列女志、卷二十九隱逸志、卷三十流寓志、卷三十一方伎志、卷三十二仙釋志、卷三十三藝文志、—

盛京通志四十八卷

乾隆元年

府尹呂耀曾宋筠、府丞王河修、承德魏樞纂、有乾隆元年丙辰王河自序、宋筠商丘進士、雍正十二年任、

首圖、（與雍正志同、惟奉天寧古塔黑龍江下、俱增將軍所屬四字、）卷一至四典謨志、卷五京城志、卷六壇廟志、卷七山陵志、卷八宮殿志、卷九苑囿志、（牧政附、）卷十建置沿革志、卷十一星野志、（祥異附、）卷十二疆域志、（形勝附、）卷十三十四山川志、卷十五城池志、卷十六關隘志、（橋梁、船艦附、）卷十七驛站志、（舖遞附、）卷十八公署志、卷十九二十職官志、卷二十一學校志、卷二十

北平原刊闕卷五至十、北京東方河北遼寧國學涵芬徐匯嘉業天春咸豐二年雷以誠重刊本、

案此雍正寫本、王河序、首句恭惟聖天子御極以來云云、乾隆刊本、首句恭惟世宗憲皇帝云云、後聖祖六十餘年下、寫本皇上統承丕緒云云、刊本世宗憲皇帝覲光揚烈云云、並首段外、大都相同、此序一署雍正十二年、一署乾隆元年、是寫本係初稿、刊本則據初稿增補成書、（王河自序言明、）其志目、寫本凡三十三、各自爲卷、刊本四十八々、志目仍同、（惟關梁改關隘、）而事實較增、此

二選舉志、卷二十三戶口志、卷二十四田賦志、(旗田、稅課附、)卷二十五風俗志、卷二十六祠祀志、卷二十七物產志、卷二十八古蹟志、(陵墓附、)卷二十九帝王志、(后妃附、)卷三十三十一名宦志、(忠節附、)卷三十二至三十四人物志、卷三十五三十六孝義志、卷三十七列女志、卷三十八隱逸志、卷三十九流寓志、卷四十方伎志、卷四十一仙釋志、卷四十二至四十七藝文志、卷四十八雜志、

實一書非二書、又咸豐二年府丞提督學政雷以誠重刊、有自跋、並非補修、

盛京通志一百三十卷

乾隆四十四年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三日上諭、舊本盛京通志、敘事簡略、體例亦多未合、著交

首圖、(三十五)卷一至七聖製、卷八九綸音、卷十至十七天章、卷十八京城、卷十九壇廟、卷二十宮殿、卷二十一山陵、卷二十二星土、卷二十三建置沿革、(

北平存卷一至四、卷十至二十、卷三十三至四十八、故宮淸華遼寧國學涵芬徐匯嘉業天春

案是志已於乾隆元年裁長寧縣、十三年裁永吉州、其餘與雍正十二年志同、

軍機大臣派員重行纂輯、書成後交武英殿刊刻、文武英殿大學士阿桂、文華殿大學士于敏中、東閣大學士梁國治等奉敕重修、禮部給事中劉謹之、吏部員外郎程維岳纂、有阿桂等進表、 阿桂滿洲人、平兩金川有功、謚文成、于敏中金壇進士、修撰、謚文襄、梁國治會稽進士、修撰、謚文定、

表一考、)卷二十四疆域形勝、卷二十五至二十八山川、(古山川考附、)卷二十九至三十二城池、卷三十三關郵、卷三十四津梁、(船艦附、)卷三十五六戶口、卷三十七八田賦、(旗田官莊稅課附、)卷三十九至四十二職官、卷四十三四學校、卷四十五六官署、卷四十七至五十選舉、卷五十一二兵防、卷五十三至五十七名宦、卷五十八至六十四歷朝人物、卷六十五至八十一國朝人物、卷八十二至八十六忠節、卷八十七孝義、卷八十八文學、卷八十九隱逸、卷九十流寓、卷九十一方伎、卷九十二仙釋、卷九十三至九十六列女、卷九十七至九十九祠祀、卷一百至一百四古蹟、(陵墓附、)卷一百五風俗、卷一百六七物產、卷一百八雜志、卷一百九至一百十四歷朝藝文、卷一百十五至一百三十國朝藝文、

隨筆

凌霄一士

同光間，鴻臚寺少卿梁僧寶，屢與磨勘，以剔摘嚴苛著聞，爲一時所側目，視若大厲，號曰「魔王」（以「磨」與「魔」音同），「隨筆」曾略述之。近閱李慈銘日記，言其事頗悉，因更輯錄，亦科舉之史料也。

同治癸酉順天鄉試，協揆刑部尚書全慶爲正考官，左都御史胡家玉吏部右侍郎童華戶部左侍郎潘祖蔭副之。揭曉後磨勘中卷，磨勘官梁僧寶摘徐景春卷之謬，於是景春革去舉人，四考官均降二級，薦卷同考官編修陸懋宗革職。慈銘是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記云『下午見邸鈔，以順天舉人徐景春磨勘事，主司皆被議，伯寅降二級調用。伯寅今春以戶部遺失行在印，堂官皆革職留任；向例革留者再獲處分，即須革任，則官職盡去矣。（按潘祖蔭革任後，旋賞給編修，仍在南書房行走，未幾以捐修圓明園賞三品京堂，補大理寺卿，署刑部右侍郎，光緒丙子四月補禮部右侍郎；復官甚速。）……徐景春者，直隸遵化人，中第十九名，爲胡左都所取。其策有「七十日老公」之語。蓋策題問，曲禮曰「七十日老」，公羊疏引作「七十日耋」，歧異之故。景春讀作「七十日老公」，以「羊疏」爲人名。此固可絕倒，然近來卿會中式如此類者，不可枚指，北五省尤十之七八。房官主考既例不看策，磨勘者亦不及之。此次房官陸編修懋宗以私屬磨勘官鴻臚寺少卿梁僧寶。梁素愎，即舉徐卷摘出之曰：「公羊二字拆開。」禮部侍郎黃倬欲繩以例，則徐當斥革考官皆當嚴議。全協揆私請之禮部，于是禮部

議上，徐斥革，陸降一級留，主考罰俸。朝廷下吏部嚴議。尙書寶鋆性忮，又以其子被放，怨主司，欲擠全而奪其位；（按全慶降後，寶鋆旋擢協揆。）郎中某者，夙與諸侍郎不平，遂據律爭；童潘兩主司，皆吏部侍郎也，（按祖蔭兼署吏左。）顧無如之何：因爲駁議移禮部，禮部乃更議以上，而諸公皆左降矣。順天比歲科場多故。庚午解元李璜綸及弟二名弟十六名，皆以抄錄舊文雷同斥革，主司房考亦皆議處。（按庚午第十六名爲張佩綸，辛未連捷入翰林。李記稍誤。又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云：『北場鄉試，●●●●庚午十八魁中，以錄舊自請註銷者四人，解元李璜綸與焉；亦所罕見。』）京師首善，粲厄文場，亦非佳兆也。』蓋深不以僧寶爲然，而於給事中郭從矩上疏爲景春訟冤，亦痛斥之。其十九日日記云：『郭爲徐訟冤，引乾隆二十五年上諭，「考官不得因求免吏議，轉取平庸膚淺之文」，又道光五年湖北舉人張衍豫首場文有「杞棘之荷龍光」句，僅罰停會試一科。其意以分開「公羊」二字，較輕于引經誤以蓼蕭爲杞棘也。蓋郭山西人？亦不知公羊爲何物，對策爲何事，謬種自護，笑柄滋多，輕汚臺章，貽羞翰苑，不學之弊，一至此乎！』則僧寶之舉，又似非過當矣。

從矩爲景春爭而不獲，翌年復以爲言。諭仍不許翻案，惟云：『嗣後鄉會試考官，當認眞校閱，不得以空疏之卷濫竽充數，亦不得因字句小疵，將佳卷屏斥不錄，致屈眞才。磨勘各官，仍當平心校勘，毋得有意吹求。』蓋此事寬嚴得中，亦正不易，諭若云，不可不認眞，亦不必太認眞耳。慈銘甲戌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記云：『其疏直參禮部侍郎黃倬之倡議從重，梁僧寶之妄事條陳；惟必爲徐景春訟冤，謂「公羊」二字拆開，是「疵謬」，非「荒謬」；則不必也。』又光緒乙亥正月二十二日補錄郭從矩疏一節，謂：『本年三月，分校闈中，因梁僧寶條陳磨勘有「禁用後世語」一條，皆兢兢以避處分爲重。試卷有用史事

者，概未敢錄。鄉會爲國家掄才大典，必須取博通經史之人，異日方期有用。若有心規避以爲去取，恐天下之士，皆可置史書而不讀，於造就人才之道，大有關係。至梁僧寶所陳各條，如磨勘官于所分各卷，均須籤出疵謬數處，持論甚屬不通。豈考官所中試卷，必須有瑕可摘，以爲磨勘地步乎？抑實無疵謬，而磨勘官必當吹求周內，故入人罪乎？』（僧寶亦上疏聲辯，謂其誤會。）

是科（癸酉）江南鄉試，正考官爲左副都御史劉有銘，副考官爲編修黃自元，亦因中卷磨勘被糾而獲咎。有銘自元均降二級，薦卷同考官朱泰修革職，舉人楊楫斥革，與北闈正同。慈銘甲戌正月二十五日日記云：『楊楫卷爲黃編修所取，其五經文皆集各經傳成語。春秋題爲「春王正月」，其文雜湊不貫，有曰：「歲云秋矣，春者何？」磨勘官梁鴻臚僧寶摘出之，云：「文不副題，多作不可解語，應嚴議。」磨勘大臣寶鋆遂簽批云：「雜湊成篇，文理紕繆。」侍郎夏同善等力爲調解，而不得也。禮部照文體不正例，議以斥革，主司降調。』是發之者亦僧寶也。楊楫無錫人，中式時年甫二十，其經文弄巧成拙失之。其晚年所作「七十自述」有云：『癸酉舉於鄉，座師爲南皮劉緘三先生有銘，安化黃覲虞先生自元，房師爲海鹽朱鏡香先生泰修。北上，道出泰安，遇定遠何小山同年維楷，爲言磨勘被議事，幸能不以爲意，曾作游泰山詩百韻以見志。仍兼程進至京邸。同人齊集相慰問。知以經藝襲用成語，爲議者所持，嘗爲不成句讀，益用坦然。朱酉山編修福基王莘鉏農部錫兩先生，咸以大器目之，竊自愧恧。以余方及冠，即未青一衿，亦尋常稚子。縱不能文，意不如議者之所稱也。旋以原名應試，是年秋再入郡庠。學使爲長樂林錫三先生天齡，有「靜氣迎人」之譽。會德宗登極，起用廢員，單列千餘人，圈出者僅十有一，而黃先生以檢討用，朱先生以知縣原官送部引見，皆得與其列，亦可見當時公論之所在矣。』楫二度入泮後，

已卯得優貢，未能光復舊物也。有銘降二級調用之前，先升二級，即緣順天鄉試磨勘案。左都御史胡家玉既降調，翌日以刑部左侍郎賀壽慈升補，有銘則遞補壽慈之缺。甫月餘，而江南鄉試磨勘案處分發表矣。（又閱三月，授太常寺卿，遂以是終，視前官猶爲左遷也。）

甲戌二月初八日上諭，可僧寶所奏「磨勘鄉試中卷，應議過多，請飭申明定例」，並以所擬十一條交禮部議。慈銘是日日記云。『十一條皆極瑣屑。如承題必用「夫」「蓋」「甚矣」字，起講必用「且夫」「今夫」「意謂」字，尤爲可笑。又文中禁用「後世語」，「異教語」，雖非無理，而奉行之過，必至抉擿六經，且金銀伏獵之流，何由分別古今，甄綜內外，勢將盡禁古書而後已矣。梁僧寶者，廣東人，本名思問。咸豐戊午，中順天鄉試弟三名。是科文題「吾未見剛者」，其文中二比以乾坤分股，士林傳爲笑柄。未幾，科場事發。梁卷中疵繆百出，自計必被議，遂逃歸；幸而得免。次年入都，乃改今名，竟連捷，爲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入軍機處，由御史至今官云。』亦足見「魔王」不理於人口之一斑。（慈銘論其條陳處，可與郭從矩疏合看。）

光緒乙亥僧寶磨勘順天鄉試中卷，又多所簽糾。御史周聲澍以「逞臆行私」劾之。諭命覆勘大臣察核具奏。慈銘九月三十日日記云：「梁僧寶此次磨勘順天卷，於第一名張彭齡五策簽云：「十不憶一」。向例策問十不對五者罰停一科，是「應議」也。又，主考同考批語一手所書，是「違例」也。同考於卷面不親書「薦」字，亦「違例」。其餘擿出疵病甚多。然聞禮部司官言：批出一手，「薦」字不書，近來習爲固然。至鄉會試五策十不對一者，不可勝數，順天尤十人而九。惟彭齡之策，五道皆直謄題目，而加一結語，太覺可笑。之所議，不得爲苛。且有某卷，於經題「夾谷」誤書「夾各」，梁簽云：「此非尋常筆誤，惟其文尚暢滿，應免議。」又有某卷，經文破題用「胸

羅武庫」語，梁亦未簽出。是尚未爲已甚也。聲澍疏言：「僧寶所分七卷，每卷皆簽，簽皆「應議」，率皆深文周內，如某卷首題文有『以全後進』句，簽作『全字費解』之類，使通榜盡歸其磨勘，必使人人被議而後止。又乾隆五十九年順天前十本進呈時，有姚宋才等三卷，經軍機大臣奉首校閱，簽出疵纇，是張彭齡卷果有疵，進呈時亦必難逃聖明洞鑒，乃梁僧寶仍多方摭拾，是以欽定之卷，尚爲未能允協也。嘉慶五年御史辛從益以批抹試臣策題，仁宗傳旨申飭，撤出磨勘班，今梁僧寶意存傾陷，較辛從益殆又過之」云云。』又是「魔王」一場是非。覆勘大臣寶鋆等覆奏後，諭謂僧寶所簽『不無是處』，『惟科場文字，無關弊竇者，自應從寬免議』。並誡嗣後。磨勘者「務當一秉至公，不得含混塞責，亦不得有意吹求，致形苛刻」慈銘十月二十一日日記云：『原奏頗列僧寶之苛刻，且謂，主考房官批出一手，各省久延爲成例。僧寶曾充丁卯順天房官，不容不知，乃援引「同僚代判文案」之律，意欲比照加重；是周聲澍所糾不爲無因。云云。』僧寶以見惡於時，集矢者衆，不自安，因引疾開缺。慈銘二十九日日記云：「聞寶鋆等覆議磨勘，本欲嚴劾僧寶，後知聖意不然，始援嘉慶五年御史辛從益戴璐撤出磨勘班爲比，而詔旨又不同，蓋兩宮以僧寶重愼公事也；故僧寶此疏，有「粗諳舊典，未達時趨」及「訓其不逮，保其孤危」之語。』於是「魔王」去矣。（辛從益者，嘉慶時所號「魔王」。其疏論闈藝中笑柄，「隨筆」前亦略述之矣。更早則乾隆時御史朱丕烈，亦有「魔王」之號，皆磨勘官之以辣手著者。）



大公報出版書目

書名	著作者	譯述者	實價	掛號寄費	本數	頁數	提要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王芸生		每本一元	一角三分	每卷一本	已出四卷	歷述六十年來中日外交出同治八年至九一八止
日本軍人眼中之日美危機	所墝胤次	楊敬慈	一元	一角三分	一本	四六〇頁 圖九幅	根據日美兩國權益的衝突判斷有不可避免的戰事危機
日美太平洋大戰	白華德	楊歷樵	一元	一角三分	一本	三七六頁 圖十三幅	日美競爭太平洋的霸權結果必致戰神降臨作者本其海軍知識斷定日本必敗
日本的農業恐慌	稻村隆一	艾秀峯	六角	一角	一本	一九〇頁	日本政治給與日本的農業恐慌是日本的致命傷其侵略中國是無補的
日本改造法案	北一輝	艾秀峰	四角	一角	一本	一三二頁 圖表五幅	日本改造法案是少壯軍人的聖經寶典是九一八事變的一顆大炸彈
蘇俄視察記	曹谷冰		一元	一角三分	一本	二九〇頁 圖二一幅	詳述蘇俄政治軍備五年計劃之狀況及一切制度與一般社會情形
蘇俄的外交秘幕	貝司杜夫斯基	楊歷樵	四角	一角	一本	一三六頁 圖二一幅	對蘇俄政治人物的性格及外交的秘密叙述無遺
五千年來中華民族愛國魂	徐用儀		八角	一角三分	第一卷一本	三〇四頁 題詞十七幅	叙述五千年來我國文臣武將與平民之愛國精神
小說 大街	劉易士	白華	八角	一角三分	二本	七五八頁 圖一幅	描寫一條大街上的社會
采風錄	國風社		二元	二角一分	二本	三六六頁	集近年來名家詩詞之大成

大公報發行書目

書名	著作者	實價	掛號寄費	本數	頁數	提要
韓國文苑	趙素卬	一元五角	一角五分	一本	三六八頁 圖詞三幅	自紀元九年之韓國文獻搜集無遺中國書中所未見者甚多
新聞學集	王淡如	八角五分	一角	一本	二一二頁	所輯多有名新聞記者之言論補白有新聞界的趣聞逸事
蘇聯五年計畫奮鬭成功史	王印川	一元二角	一角一分	一本	三五四頁 圖六幅	蘇聯自實行五年計劃障碍重重經過許多奮鬭得告成功
潛水艦的大活動	哈漢儀	五角	一角	一本	二一六頁 圖六幅	德國潛水艦縱橫海上，其破壞敵艦如探囊取物
美英日大戰爭	劉式華	七角	一角一分	一本	三六六頁 圖一幅	美日終不免一戰，戰則英必牽入。
日本的新滿蒙狂	徐羽氷	六角	一角	一本	二二〇頁	叙述日本人的移民狂，建國狂，就職狂，與經濟統制狂，
海外軍事寫眞	周氏	八角	一角一分	一本	一八四頁 圖一九七幅	各國的陸空武器海陸武器一切的軍備無不詳加剖解誠軍事鉅著也
警察效用	邵清淮	一元	一角	一本	一八〇頁	警察的沿革性質，行為，系統，組織，及一切設備皆有精詳叙述
科學之軍事陸軍編	謝承瑞	八角	一角三分	一本	一九六頁 圖七五幅	本書所叙注意於科學戰器的運用與構造
科學之軍事海軍編	謝承瑞	八角	一角三分	一本	一五八頁 圖七一幅	注意於海軍科學戰器的運用與構造
東北鐵路問題彙論	金士宣	五角	一角一分	一本		東北鐵路建設是中國的生命線日人深恐我生命線之鞏固，故有九一八之變
鐵路運輸業務	金士宣	一元五角	一角五分五	一本	四七〇頁 圖表甚多	對於鐵路之功用，經濟，義務，系統，業務……均有詳細討論

如承購讀請將書費直寄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大公報出版部

刀 (The Knife) (續)

Henry Arthur Jones原著

賽羊改譯

琳：（走前一步）什麼？

金：今天早晨沒接着你，就寫了這封信。你自己——（把信給琳黛。正巧雷大夫進來了。他倆嚇了一跳，信落在地上，琳黛用足將信踩住。雷大夫看見了，但是沒說什麼。他一邊說一邊走。）

雷：豈伏，還沒去預備？

金：我有點膽怯，所以在這兒同琳黛閑談。

（雷一轉身琳黛就將信拾起放到大衣袖裏去，她向右方走開。）

雷：我們全在等你呢，你快去預備吧——不要躭誤時候了。

金：再見，雷太太！

琳：再見。

（金由左門下。雷望着他走了，過去把門關好。）

這到底危險不？你相信他準能活嗎？

雷：（一聲，響不走到她面前，沈靜堅持地說：）把那封信給我。

琳：什麼信？

雷：他剛才給你的那封信。

琳：他沒有給我什麼信。是一張我要買的東西的單子，你進來時我正在看。

雷：（仍然是沈靜而堅持地）把那封信給我。

琳：我不是告訴你不是信嗎？

雷：如果不是信，更用不着不肯給我看了。

琳：你總不會糊塗到要看我的私信吧——

雷：但是這封信我非看不可。

琳：（想走出門）你沒有權利——（攔住了她）讓我走！

雷：先把信交給我。

琳：你難道不信任我了嗎？

雷：不，剛才我在手術室的時候，何小姐問我一件事。

琳：問你一件事？

雷：她膽子小，金豈伏怕他過不了這一關，拿一封信叫何小姐替他送。她怕這事不大正當問我怎麼辦？

琳：你怎麼說？

雷：我不能說服她；所以我要自己替豈伏送這封信。

琳：你去替他送吧。

雷：假如你那封信不是他的，他的那封一定還在他身上。我不願意在這種時候打攪他，可是你要是不聽我的話，把信拿出來，我就叫他來看信還在不在他身上。如果還在，那萬事俱休，如果不在，那我非看你這封不可。（走去按電鈴）我叫人叫他嗎？也許與他有危險的？我叫人叫他？

琳：（稍頓）不要叫！

雷：那麼把信拿來。

（他走向她去。其時門開看護忽入。琳黛擧出信來。）

吓，我猜得果然不錯。

（看見了看護，陡然停住了，裝作不動神色的樣子。琳黛忽然轉過身去把信撕碎了藏在袖子裏。）

看護：大夫，桑大夫問您他還要等多久，他十二

點鐘還要到江灣去下藥，他說他要知道他得等到什麼時候。

(琳黛走到爐旁，把信扔到火裏。雷大夫看着她，他的背向着看護。)

雷：告訴他要不了幾分鐘就來。決不會叫他誤了那邊的事。

看護：噯。(下)

雷：這事弄到什麼地步了？

琳：什麼事弄到什麼地步？(坐在爐旁小椅上面對觀衆。)

雷：你和豈伏的事。

琳：我和豈伏什麼事也沒有——就是朋友。

雷：(譏刺她)朋友！(走到琳黛面前)

琳：朋友，就是朋友。(直視雷。)

雷：(直視琳黛。略頓)，不止吧？

琳：沒有別的關係。

雷：琳黛，我能相信你嗎？不，不呵；你近幾個月來對我態度大變了。

琳：你胡想。

雷：你爲什麼忽然不上漢口半夜爬起來趕到這兒來呢？他爲什麼一清早溜出去呢？我吩咐了他千萬不要起來的。你爲什麼跑來裝作有事找我呢？

琳：裝作有事！

雷：你有什麼事？

琳：弟弟叫我跟你借點錢 ， 他要去從軍。你肯嗎？

雷：你的弟弟不會到要跟人借錢的。琳黛，看老天的面子告訴我眞話吧！我受不了啦！呵，不會是眞的！不能有這回事！豈伏，我的好朋友！不對，不對！不會是他—不會是他！你，你也—(提住琳黛兩臂對她眼睛注視)不是個壞女人——

琳：那你爲什麼懷疑我是呢？

雷：你？你是不是……？呵，告訴我吧！我不能這樣懷着疑悶上山東去，告訴我吧！你們做到什麼地步了？

琳：我告訴過你了，你不肯信。我看你永遠要懷疑我了。

雷：唔—不！你對我起誓你和豈伏就只是朋友。

琳：你不信我，我起誓也沒用。

雷：你肯起誓嗎？

琳：當然。只要你能安下心去施你的手術。

(雷走到沙發後面。)

很危，你這是不對的。你不該拿你朋友的性命當兒戲！你先信我的話，去行手術，完事之後隨你怎麼問我。我準有什麼告訴你什麼，雖然本來沒有什麼事，那時你要後悔不該錯疑我的。你不該先去行手術嗎？你不該拿這當兒戲吧？(銳利地注視着他。)

雷：(坐在沙發後小椅上。)這手術是要行的——我不能讓第三者來就誤了。好吧！可是我先得知道定了——

琳：什麼事？

雷：你不是對我撒謊？

琳：不是！

雷：(如釋重負)謝天謝地！現在我能動手了。(他一轉臉時琳黛也緩了口氣。她向他走去。)

琳：好了。我去買東西。我等你吃午飯，你來告訴我豈伏怎樣了？我希望沒有危險——

雷：你不是在騙我吧？

琳：你看。我說你永遠要懷疑我的。

雷：好，我不提了。可是你記着回頭我要問你，我一定要弄清楚——

琳：好吧。

雷：你走吧。讓我定一定神。(走到窗前)

琳：好，我等你吃飯。（她剛要走，老巴拿了一封電報上。她看見了站在門口不走。雷看到她的神氣搶到老巴面前。）

巴：金先生的電報，您哪。昨天夜裏來的，我沒拿上來。今早剛想起來。我給送給金先生去吧？

雷：（他注意到琳黛神色不安的樣子）不用。給我。（他拿了電報，老巴下。他看了看報皮，走向琳黛道：）你還等什麼？

琳：不等什麼，你肯借錢給弟弟嗎？

雷：好吧你叫他來個信。（敲着電報看着她。）你還等什麼？

琳：你幾點鐘回來吃飯？

雷：一完事就來。（拿電報翻來覆去地看；忽然逼到她面前。）你昨天晚上給豈伏打電報了嗎？

琳：沒有。

雷：（欲拆電報。）那麼我可以看這封了。

琳：（逼近一步）爲什麼？

雷：豈伏好像沒有和別的女人有什麼關係——這種時候最好不必攪他——（又裝作要拆電報。）

琳：不要拆（搶上一步。）

雷：那麼果然是你的了！（拆開電報屏住氣讀了一遍。抬頭含了無限藐視和怨恨地看着琳黛，怒呼道：）豈伏是你的情人！

琳：是的。

雷：你的姦夫！

琳：是的。

雷：你騙了我！

琳：是的。

雷：你把我們的婚約毀了！

琳：是的。（走向沙發前，聲調很恬靜地說。）你知道了也好。這樣騙着你也太苦了！現在乾脆明白了！我再不必對你撒謊捉弄你了。是的，你知道了倒好。

雷：（悲恨地）也許吧！

琳：我早該告訴你，可是我一個女人家總怕自己名聲壞了——而且我也怕你痛苦。

雷：（冲到她上手）你怕我痛苦！

琳：的確是的。你一向待我那麼好——

雷：對呀？那你爲什麼騙了我？你爲什麼毀了我？毀了我的家？

琳：我那時沒有想到會這樣。我沒有想到會毀了你——一年以前要是有人告訴我會做出這種事來我是不信的。

雷：今天早晨人要是告訴我我還不信呢！呵，這是不可能的！不會是你！——告訴我吧你爲什麼作出這事來呢？我虐待了你嗎？我冷淡了你嗎？

琳：不，不能說是冷淡——

雷：那麼爲什麼呢？你說我應該怎樣的呢？

琳：你常不在家—他和我湊到了一起——

雷：我在外面一心一意。爲你勞碌，我的朋友就一心一意偷了我的老婆—你就一心一意——

琳：你不要駡我們了—我們已經駡了我們自己不知多少！

雷：「我們！」

琳：我們並不快活——我們受了無數良心上的責難。你信我——

雷：「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你還同他說這個！你們還可憐我！

琳：這本無可說的。我們不能原諒我們自己。我們也不求你原諒。我們不求人饒恕——

雷：你不求饒恕？

琳：誰能饒恕呢？你就是饒恕了我，我心裏還是愛他。

雷：你愛他？

琳：當然。你看我這一趟來就看出了。呵，我眞對你不起——哦我眞對你不起！（他注視着她。）可是，請你相信，我們如果有個孩子就不會有這種事了。（聲調漸低，）

雷：（受了致命傷，）不要說謊話。你愛他的！

琳：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你幹嗎還要問？

雷：但是你早先愛我的，你愛過我的。

琳：是的——在某些點上。

雷：你愛過我的！我覺得出你近來才變了的。你自己也說在一年以前不會有這種事的。呵，

要不是他來拆散了我們——

（看護由左門上，金豈伏隨上。看護走去開開右門等着金。右門內有穿白衣的助手和看護等。金只穿了一件寢衣，預備受治。）

琳：Sh！（坐到爐旁去。）

金：哦，雷太太還在這兒？（雷大夫對琳黛警告地看了一眼。）再見。纖危，來吧。

雷：好！就來。（金由右門下。門閉。）要不是他來拆散我們！要不是他來拆散我們！混旦！混旦！（怒氣沖天地跑向右門去。）

琳：（趕快追上，）你要幹什麼？就要動手了，是不是？

雷：是的。

琳：誰動手？

雷：我。

琳：你？

雷：是的。

琳：你「現在」就要去動手嗎？

雷：是的

琳：你敢相信你自己嗎？

雷：敢。

琳：你能說準嗎？纖危，這妥當嗎？你想他會死嗎？

雷：死的不止一個了。

琳：你想他活不了啦？

雷：（舉起手來看看牠是不是發顫。）就怕——

琳：就怕什麼？

雷：就怕我的手不巧發起抖來。

琳：你這是什麼意思？（偵詢地注視他。忽然地，）你要害死他呀？

雷：胡說！不要把我弄昏了。你走吧！

琳：你要害他了！他早知道了的！他說他知道他活不了了，果然是眞的！

雷：去吧！家裏等着去！

琳：（猛然捉住雷。）不許你礙他！不許你礙他！（纏住他。他把她推到左邊開着的門前。）

雷：你安靜一點好嗎？回家去！

琳：（仍不放他。）你敢害了他，我就把事實向大衆宣布！我宣布你的罪狀！

雷：你就是宣布你自己的罪狀，（想擺脫她。）

琳：我不在乎！我替你宣布！

雷：（甩脫她的兩手，）你放開我，讓我定一定神好動手！

琳：我把事實對大家宣布！

雷：（冷笑）宣布你的去吧！（把她推出門外把門關好。看護從右門入。）

看護：全預備好了，您哪，（下。）

雷：好我就來。（他走到屋子正中定了定氣，伸出手來看看抖不抖，然後向右門走去。在門前略停一停，鼓了一口氣，開門入。裏面上鎖有聲。）

（全場靜默許久。左門忽啓。琳探入，傾耳靜聽，躡步至右門前，伏門上聽者久之，又徘徊許久，坐沙發上搓手，又徘徊許久，跪地上若求神祐。

幕落半分鐘。啓時琳黛又伏門上聽。又徘徊如上。鐘鳴。

久之，手術室內有傢俱移動聲。琳黛若驚弓之鳥奔據書桌。

雷大夫由右門上，白衣上徧灑血漬。他脫下來交給看護，到臉盆邊去洗手。）

琳：（略頓。）怎樣？他死了嗎？他死了嗎？

雷：（洗手。）沒有；這是我割得頂好的一次。四禮拜後他就另外是個人了。

琳：呵，纖危！（他洗完手走向左門欲下，背向觀衆。）我錯看了你了！你要怎樣處置我呢？（倒在桌上。）

雷：放你自由。

琳：你呢。

雷：我上前線去伏侍傷兵去。這兒用我不着，（悲恨地）這兒用我不着。再見了。

琳：（哭。）纖危！纖危！你饒恕我嗎？請你饒恕我！

雷：（略頓一頓後藐視而又憐憫地說）我饒恕你了。再見。（出左門下。）

（幕落）

二十一，十一，三，

附錄

十九年二十年財政報告（續）

（財部向三中會報告全文）

關務

二十年一月一日，修正海關進口稅則，開始施行，二十年六月一日起，出口各貨皆依修正出口稅則征稅，緣舊出口稅率係依照一八五八年之估價釐訂，久欠公允，同時明令將各地常關悉行裁撤，以利工商。本年內政府為增進稅收計，對於進口貨一部份（大半為奢侈品）之稅率，稍為增加。政府財政雖甚拮据，而對於國內行商所負之各種捐稅，多所豁免。二十年一月一日，政府裁撤厘金，修正關稅後，又明令撤銷五十里外常關稅，五十里內常關洋貨稅，內地子口稅，復進口稅。同年六月一日，又撤銷五十里內常關稅。此皆政府澈底裁厘之明證也。現國內貿易所納之關稅，祗來往國內各口洋土貨稅一項而已。政府裁撤上述各項關稅後，國庫損失至鉅，際此國計枯絀，百廢待舉之時，政府之毅然行此者，實望此舉之終有裨益於國內之商業也。據十九年稅收統計，政府除厘金損失年八千萬元外，其他稅收上之損失約二千萬元，觀左列十九年之諸項收支可知。

復進口稅	國幣六，二九八，〇〇〇元
內地子口稅(入)	二，三〇五，〇〇〇元
內地子口稅(出)	九四三，〇〇〇元
常關稅及船鈔	九，九〇八，〇〇〇元
合計	一九，四五四，〇〇〇元

國務行政力求去繁就簡，一部分內債，原以百五關稅償付外債與賠欵以後之餘欵擔保。本年二月之內債整理方案，將上述內債改為關稅普通擔保之一部分。百五稅與新增關稅以後，既無區別之必要，遂於本年三月將此項區別剔除，以求簡明。近來日金暴跌，且日本為謀對外貿易求出口總數超過入口數計，不惜狂削貨價，傾銷各國，而我國工業受日貨傾銷之影響尤甚，因呈不支現狀，請求政府救濟者，已不在少數矣。走私漏稅之風，近且變本加厲，香港與廣州間私運尤熾。自傀儡國成立，偷運至冀魯各口之貨，亦極可觀。海關當局現已添造巡艦，以供防緝之需。近數月間，關務最劇之變化，厥為日方強攫東省海關。本年三月，日方強迫停匯哈爾濱牛莊安東各關稅欵後，竟再進一步違犯一九零七年之國際公約，實行奪占關政。（大連口租借地之海關在內）各關存欵，亦被日本強占，至今猶未發還。自東北各關稅欵被攫以來，對於關稅擔保各項債務之負擔，因是驟增。政府對日方此舉，認為破壞我國主權之完整，侵犯我國債務擔保之規定，與國際門戶開放之原則，迭經提出抗議，倘未獲完滿之答復，茲將民國元年至二十一年間，海關稅收總數按年列表如左。

年份	稅收總數（連船鈔在內）
民國元年	國幣六六，四〇〇，〇〇〇元
二年	七二，六九三，〇〇〇元
三年	六五，五七六，〇〇〇元

四年	六二，八二五，〇〇〇元
五年	六四，二四二，〇〇〇元
六年	六五，〇四六，〇〇〇元
七年	六二，四九四，〇〇〇元
八年	七八，二八〇，〇〇〇元
九年	八四，〇一八，〇〇〇元
十年	九一，四二七，〇〇〇元
十一年	九七，五七六，〇〇〇元
十二年	一〇五，三九一，〇〇〇元
十三年	一一四，四六一，〇〇〇元
十四年	一一五，六二七，〇〇〇元
十五年	一二八，〇七二，〇〇〇元
十六年	一二一，四〇四，〇〇〇元
十七年	一三三，二五二，〇〇〇元
十八年	二四三，九六六，〇〇〇元
十九年	二九〇，一九九，〇〇〇元
二十年	三八四，九三五，〇〇〇元
廿一年(預算數)	二八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十一年之關稅預計，遠遜於二十年之收入，日方強佔東北各關，截留稅款，爲本年短收主因之一。查二十年東北各關稅收總數，約共四千萬元，(附註)包括進口正稅出口正稅復進口稅內地子口稅，惟附徵賑捐在外。

鹽務

鹽務行政，循序進步，管理區域，亦逐漸推廣。但自二十一年三月，日人在東三省強行接管鹽務稽核各機關以來，侵害我國稅收至鉅，三省全部稅收，連同外債攤額在內，均被截留。惟除東三省外，全國所屬各鹽務稽核所，均按期匯解外債攤額。湖廣債額項下欠款，由鹽務稽核所擔負撥還者，已於二十年撥清。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兩年中除借款協定內規定鹽務應攤之數外，又另撥款項若干，爲償付每年六月到期息票之用。本年度最重要鹽務行政改革，厥爲多數省份鹽務行政與稽核兩機關之合併，合併以後各省之稽核所長，均令兼任鹽運使或榷運局長，此種改革，不特統一事權，便於防杜走私，革除漏規，又可裁撤閒冗人員，撙節支出，最後復能將鹽稅徵收管理之權，置諸服務於保障制度下人員之手。黜陟遷擢，一以勞績爲標準。今本部三大稅收機關中，已有兩機關實行服務保障制，餘一機關（稅務署）亦可於最短期內實行，此制一應步驟，已籌備就緒矣。

、鹽稅收入之進步，可於下列逐年稅收表見之。下表自鹽務稽核所成立之年起，(民國二年)迄民國二十一年止，二十一年預計稅收總額，較之二十年實收數目銳減，亦因本年初日人在東三省強行截留稅收故也。

年份	（稅收總額）
民國二年	一九，〇四四，二〇〇元
三年	六八，四七五，三〇〇元
四年	八〇，五〇三，四〇〇元
五年	八一，〇六四，八〇〇元
六年	八二，二四五，八〇〇元
七年	八八，三九三，七〇〇元
八年	八七，八二二，五〇〇元
九年	九〇，〇五二，四〇〇元
十年	九四，八八三，一〇〇元
十一年	九八，一〇六，七〇〇元
十二年	九〇，五〇六，七〇〇元
十三年	九七，九〇八，六〇〇元
十四年	九一，九三〇，六〇〇元
十五年	九二，〇五八，六〇〇元
十六年	八二，九〇六，二〇〇元
十七年	六五，五六四，五〇〇元
十八年	七八，七六二，七〇〇元

十九年	一二七，八六一，九〇〇元
二十年	一六二，八七五，〇〇〇元
二十一年	一四九，〇〇〇，〇〇〇元
	（預計尚收數目）

（附註）二十一年稅收短少原因，以東北稅收全為日本截留之故，

稅務

本部政策，自始即為劃一稅制，歸併各項稅收，以求去繁就簡，本期內仍循此政策，進而不懈。二十一年七月，將菸酒印花稅處與統稅署歸併，另設稅務署，以總其事。自此印花菸酒雪加捲菸麪粉棉紗水泥火柴等稅，概歸稅務署辦理，而歸併與劃一之工作以成。今除省稅地方稅猶未能盡上軌道外，各項國稅已成劃一單簡之制度，極易施行，與前之疊床架屋，苛細繁雜之制度比，已不可同日而語。以前苛捐雜稅未除時，局所林立，章制紛亂，今則所有各項國稅，悉已歸併於關務鹽務及稅務三大機關。

統稅署組織，素稱完善，故併入稅務署後，該署舊有之良好習慣，仍行之於稅務署。將來文官制度及保障制推行後，優良舊制，參以新猷，必能益增鞏固。吾國情形，異於他國，直接稅法幾完全不能採用，因之本部惟有循以下原則，向改良間接稅一途努力。（一）減少稅收之種類，（二）實行劃一稅率，（三）裁廢各種重稅，（四）歸併各項稅收機關於關鹽稅務三大機關，（五）裁減冗員，（六）實行文官制度及保障制度，使服務人員之薪給地位，得以穩固，黜陟昇遷，一以勞績為標準。以上應行興革之事，雖尚不少，然千百年來，積習相沿之秕政弊端，在今日已剷除八九，不特風紀因以整飭，即民衆對於執掌度支者之信任，亦因之逐漸增加。

△**捲菸稅** 此稅成立以來，等級稅率已幾度變更，目的在使菸業得以不衰，稅收亦能增進。原定之七等制度，自十九年十月一日起改為三級制，二十年進口稅則，增捲菸稅率為從價百分之五十，將進口貨統稅併入關稅，然新增稅率，若立以金單位征收，或有搖動菸業及影響稅收之虞，故政府明令變通，對於此項進口貨，暫征統稅，不照原定進口稅五分四征收。同時將統稅稅率增至百分之四十。至是年十一月一日始取消進口統稅，明定進口捲菸稅全部，以金單位征收又以統稅時代之高級捲菸限於舶來品，故將國貨捲菸稅率，重行釐訂，改為兩級。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起實行。舊日捲菸商，巧於避稅，每利用地點難覓，便於遷移之小菸廠，私製各種捲菸發售，本部為取締此類菸商計，已設法嚴查捲菸紙料之入口數量，及入口後之分配方法，以便取締。又製造捲菸之機器，亦係舶來品，現亦在設法查檢裁制中。

十九年秋，國內和平重現，捲菸稅收入激增，夏季本非旺月，二十年度夏季收入，以受水災影響，更形減少，至九月間始復原狀。

△**麪粉稅** 此稅成立於民國十七年，代麥類厘金之統稅也。此稅稅率低於昔日各地厘卡所征之總額，而收入自始即倍之。二十一年初期數月中，此項稅收稍減，今已漸復舊觀。

△**新舉辦之統稅** 棉紗水泥火柴等統稅，成立於二十年二月一日，新稅施行見效，自需時日，然自二十年四月起，此項收入，已漸可觀。惟以東北淞滬事變迭起水災又接踵而來，此項稅收終受影響不少。

△**菸酒稅** 十九年度中，本部與國內啤酒商（租界啤酒商在內）訂定辦法，年納從價稅二成，藉租界而抗稅之廠商，亦從此就範矣。

本部對於菸業稅事，特加注意，徵收辦法，已重行釐訂，以前恒有以製造捲菸之燻菸，混充

十貨釐金，藉此以納低稅者，今已加以取締矣。

本年八月，洋酒內地稅歸併於關稅，由海關徵收，此項辦法，不特劃一稅率，且可減省徵收費用，以後收入，當可激增。

菸酒稅行政之權，自十七年起始屬本部，以前數年，此項稅款大半由各省用包商制自行徵收，十九二十兩會計年度中，本部厲行取銷包商制，，代以直轄政府之代徵機關。

△**印花稅**　自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來，印花稅行政日見進步，本部循下列諸原則，力謀此稅之發展。

(一)全國一律領用部製印花。

(二)取銷包商制與攤額制。

(三)採有效之方法，使租界商人一律購買印花，自組織特務警察巡查隊後，租界貼花一事，已見實行。

債務

過去二十年間內戰迭起，政府為圖存計，不得不迭舉內債，計十九二十兩年中發行之各項債券，其名稱數額如左。

十九年短期關稅庫券，國幣八○，○○○，○○○元，十九年短期善後庫券，五○，○○○，○○○元，二十年捲菸庫券，六○，○○○，○○○元。二十年短期關稅庫券八○，○○○，○○○元。二十年短期統稅庫券，八○，○○○，○○○元。二十年短期鹽稅庫券，八○，○○○，○○○元。二十年短期金融公債，八○，○○○，○○○元。合計五一○，○○○，○○○元。此外尙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發行之江浙絲業公債六百萬元，及同年九月一日發行之二十年賑災公債二千萬元。

十九年度債券借款，收入總數為國幣二一六，七一四，三四○，八一一元，二十年度債券借款收入，減至一三○，○一四，四六九，六九元，本年正月一日以後，政府已不復舉債，且收支相抵後，尙餘二，四五三，一八五，一九元，其情形可見下表。

時期	借款抵補
二十年七月至十二月	一三·四六七·六六四·八六元

時期	收支餘額
二十一年一月至六月	二·四五三·一八五·一九元

政府所以能力革民元以來募債為政之積弊，置財政於正軌，實由於施行內債整理方案及實行限制軍費二端。

截至二十年底止，債券借款收入，與付出償還債務之數約可抵銷，計十九年度債務支出總數為一五○，○○○，○○○元，內撥還內債一○○，○○○，○○○元，撥還外債五○，○○○，○○○元，二十年度債務支出總數為一六○，○○○，○○○元，內撥還內債一一○，○○○，○○○元，撥還外債五○，○○○，○○○元，每年償還庚款之數悉未計入。

債務問題之遷延未決，此為短期債務之整理。十九年十一月間政府曾召集各債權人代表會議原則適當辦法，得以切實施行，不幸二十年間，災禍相乘，日人犯我東北，強攫關政，致整理債務之進行，大受打擊。今國家財政，適足自給，且在世界經濟恐慌之間，債權人亟欲詳訂整理方案，實為事勢所不許，雖然，債務之整理，向為政府之懸慮，一俟財政經濟狀況漸趨穩定，自應繼續商訂，以符初衷。

賑災

去秋江淮流域，被水災民達四千三百餘萬，災形之慘重，亘古所無，政府眷念災況，特向美國貸購賑麥四十五萬噸，週息四厘，價款總額美金九，二一二，八二六．五六元，訂明分三期，在二十三年至廿五年，每年年底償還，賑務之得以完

成，有賴於美麥者實非淺鮮。

賑麥之運輸保險儲運諸費，給養災黎之急需，與夫修築堤防之經費，為數至鉅，每月需數百萬元，政府為籌謀救濟計，議決發行賑災公債八千萬元，第一期擬發三千萬元，為時值外侮侵襲，市面枯窘，新債未能銷出，乃改徵海關賑災附加稅一成，除條約規定豁免之各項貨品外，餘俱在附徵之列。

賑務支出之總數，約計七千萬元，內各界捐欵約估七百五十萬，泰半由國人踴躍輸將而來。賑費之用於急賑者約佔三分之一，用於工賑者約三分之二，工賑築成堤防七千四百餘公里，僱用災民人數，在工作緊張時期達一百四十萬。國府救濟水災委員會，得技術人員與義務賑員之協助，策羣力以將事，操萬難而不餒，卒底於成。本年夏秋之交，江湖暴漲，而沿江各地，不獨得免暴洪之患，且獲豐收，即該會賑務之成效也，抑猶有足道者，日人侵滬之際，賑務未見稍懈，甚至匪共蔓延之區，工程人員亦不避艱險，前往工作，而國難方殷，庫藏枯絀，雖山窮水盡，政府未嘗以涓滴賑欵，撥充軍政之需，此政府賑懷人民福利之表現，更加以災區善後工程之及時完成，必能增進國民對政府之信仰也。

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自成立以來，向為國民政府極有實力之後盾，多難之際，功效特著，該行進行之速，及其現今穩固之地位，均可於附列各表見之，計自成立以來，流通兌換券數目已增至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而資產總數，則增至二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鉅，日軍襲我淞滬之時，該行竟未受絲毫影響，可見其實力之雄厚矣。（附資產負債表從略）

收支之趨勢

往年收支不能適合，悉賴借債維持，茲為明瞭計，將政府最近數年借債情形列表如左。

會計年度（每年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支出總數 元	舉債總額 元	百分比例
十七年度	十七年七月起十八年六月止	四三四,〇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四
十八年度	十八年七月起十九年六月止	五三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七
十九年度	十九年七月起二十年六月止	七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四
二十年度	二十年七月起廿一年六月止	六八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

（附註）十七年年度舉債總額，創辦中央銀行所借之資本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不在內，

二十年會計年度，雖有一萬三千萬債欵，惟悉在上半年度，（即二十年七月至十二月）至下半年度，（即二十一年一月至六月）則未舉一債，而自六月以後迄今，亦未舉債，十九二十兩會計年度，（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借債數目，驟視之似甚可懼，然此數包括歸還債欵本金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內，以此項鉅欵，皆於兩年中撥付者也。

近來財政問題，多集中於軍費及還債兩項，可於下列一表見之。

年度（每年截至六月卅日止）	支出總數 元	軍費 總額 元	軍費 百分比例	債務與賠欵 總額 元	債務與賠欵 百分比例
十七年	四三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八·三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六·八

十八年	五三九,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六·五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一
十九年	七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三·七	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六
		(包括歷年付欵合計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十年	六八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四·四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九·四

二十年冬季以前，國事蜩螗紛紜，致前次財政報告中，所擬之逐期減支軍費計劃，未能實行，其原擬之計劃如下。

二十年七月至十月	月支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十年十一月至二十一年二月	月支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十一年三月至六月	月支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此項計劃，雖未實行，而自二十年冬季起，減支軍費，已有顯著之成效。二十年十一月，在南京舉行之財政委員會會議規定軍費月支一千八百三十萬元，二十一年又將軍費再行核減，就目前狀況而論，每年之軍費支出，已在十八年編遣會議中所規定歲支二萬一千六百萬元之下，初意編遣會議規定之數，斷難於到，今竟低於此數矣。日軍侵犯以後，中央各項政費，亦已核減，顧非各部一律削減也。教育外交經費，以及其他重要用途，仍均照舊撥付，中央財政雖支絀萬分，猶能籌劃鉅欵，用以建設各省道路，以及完成揚子堤工。總之，今日政府之財政狀況，仍未脫離困難時期，稅收之起色，(尤以關稅為甚)端賴全世界經濟之轉機。今軍政費之支出已減無可減，公務人員亦已感受痛苦不少，此後財政上之穩定，當視能否避免內戰及消弭外侮為斷，惟就兩年來過去事實觀察，如世界經濟一有轉機，而國內臻於昇平，則財政之循序進步，非無希望也。所有十九年二十年兩會計年度，暨本年七月起至現在止財政狀況報告如右，謹請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鑒，財政部長宋子文(完)